

國聞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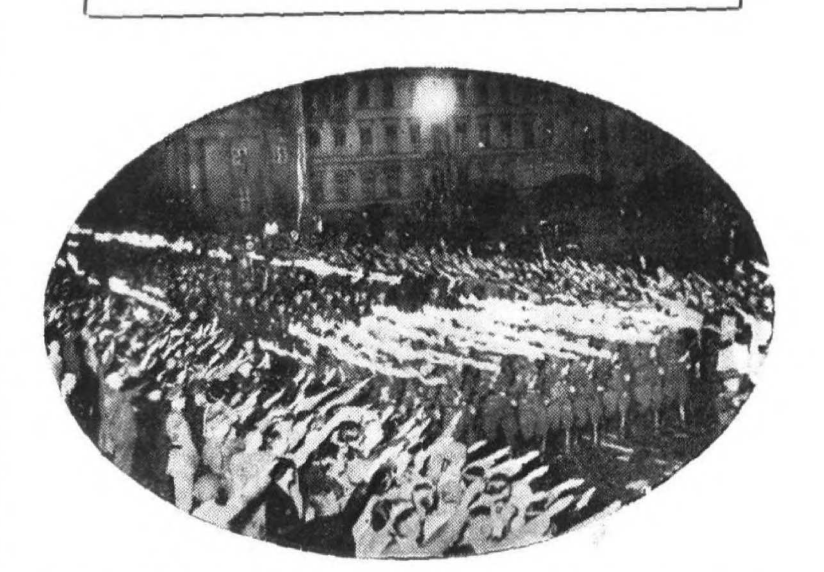
第十一卷 第三十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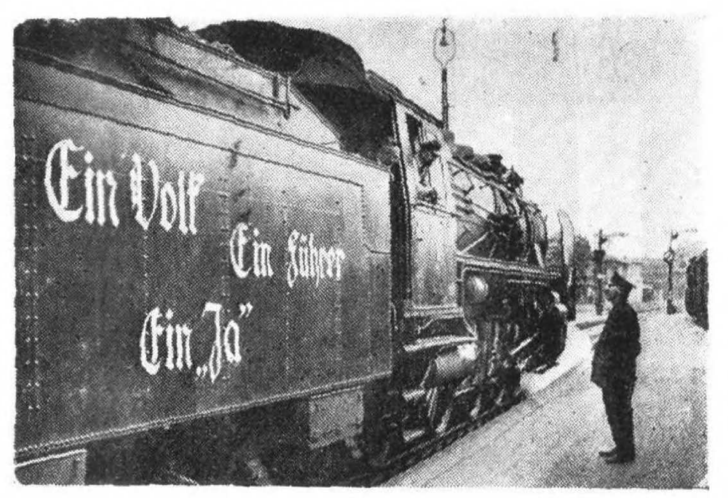
民國廿三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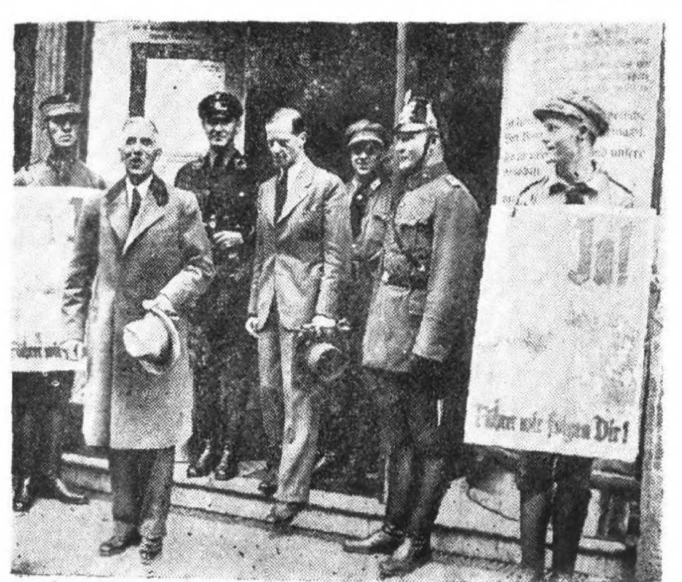
要目

德公民投票

（右上）衝鋒隊火炬遊行，（右中）宣傳列車，（右下）巴本赴票匭投票，（左上）病婦被抬前往投票，（左下）漢堡市政廳之燈火，時希忒拉正在內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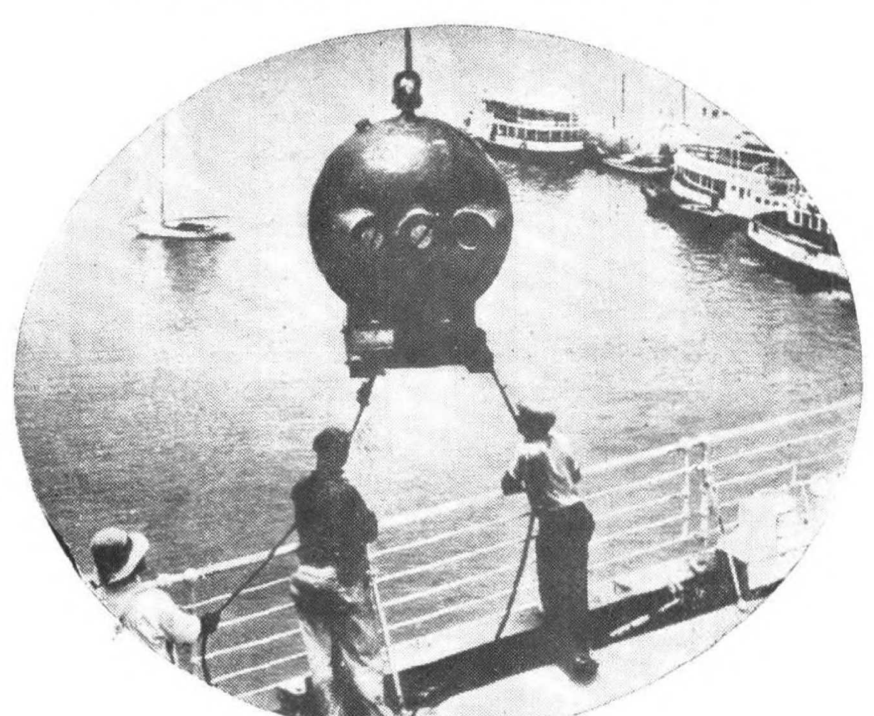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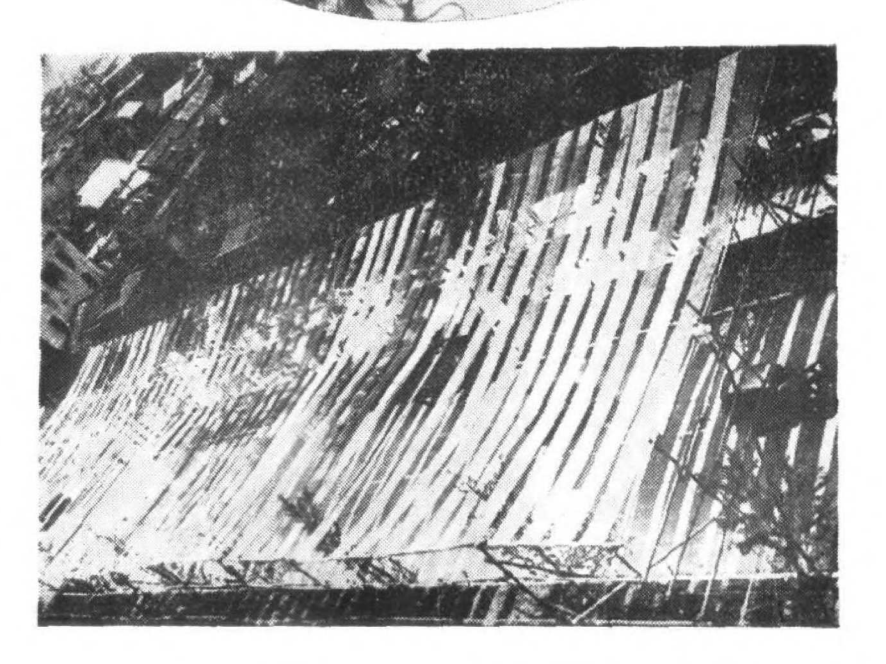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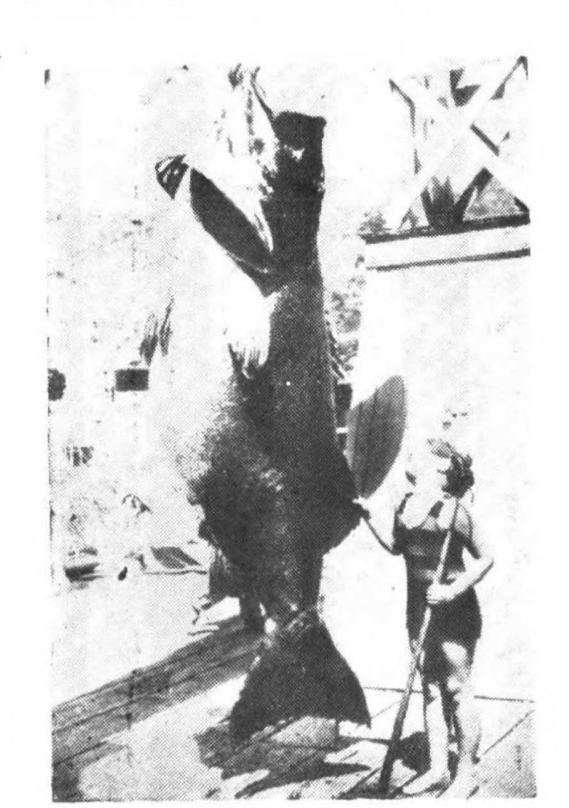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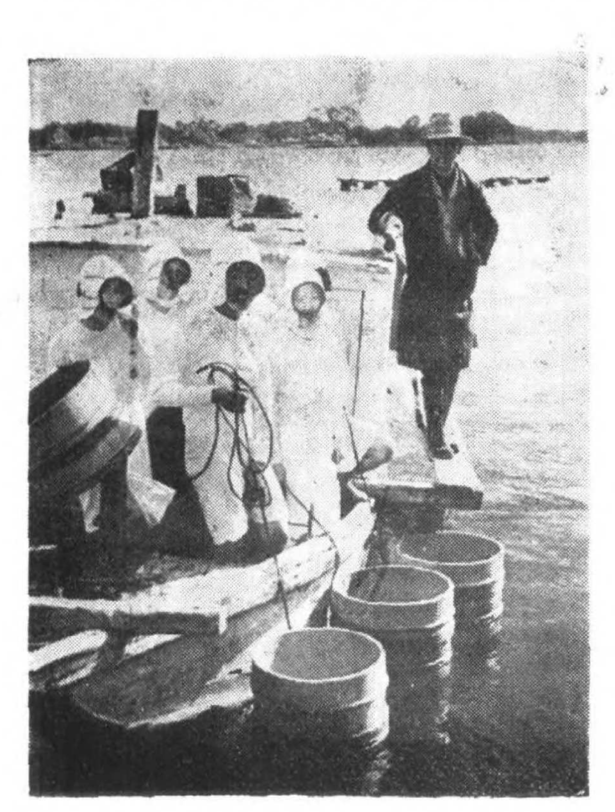
寫眞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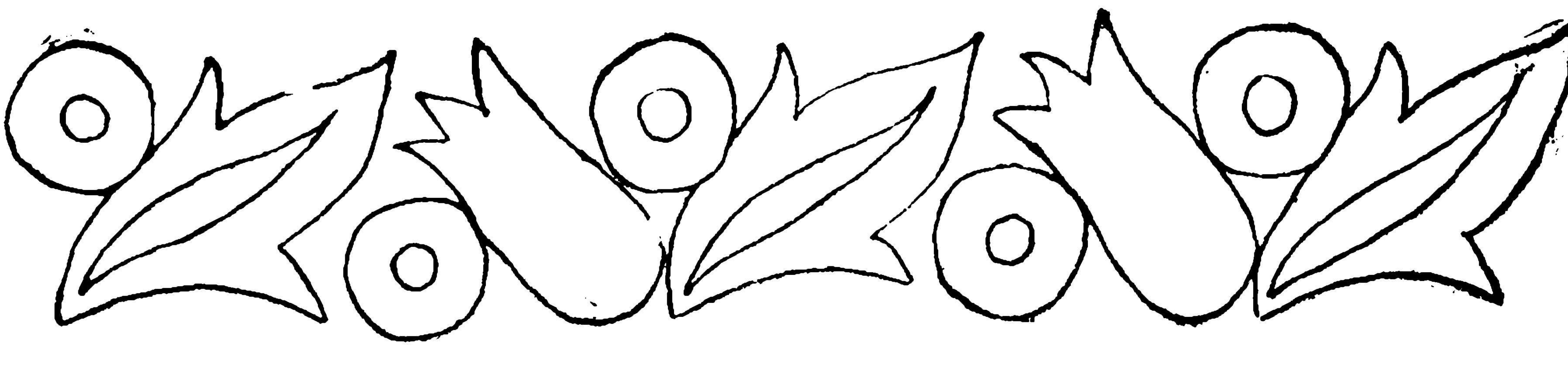
（右上）八月十五日美科學家比伯在波茂達羣島乘圓球沈洋底探險，造成二〇二八英尺紀錄，圖爲下海前情形，（右下）日本大阪，西京，神戸三市演習空防，參加者一千八百萬人，圖爲繁盛街市用布條遮掩，避免空襲狀，（左上）美加州沿海捕獲之海大魚，體重四百二十二磅，（左下）日本海岸採蚌珠婦女工作之一斑。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七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論評選輯

一周簡評

九一八三週年

中國近世史上最大之國難紀念：九一八，現在已到三週年！

東四省的同胞，完全喪失政治上的自由，被迫自承屬於僞國。吉黑多少人民，不斷地在流着血，幾十年來新興的民族經濟勢力，這三年的光陰，已經萎縮殆盡，多少萬勤勞農民的墾植權，剝奪一空，而四省農村的自衛槍枝，業已被攫奪以去。

更進一步，要從思想上敎育上，敎我們四省的兒童，喪失了國家民族的意識！

在這九一八三週年，證實我四省同胞，在政治上經濟上，同陷於亡國民的境遇！

全國同胞，尤其各界有力分子，在這國難三週紀念日，都應當虔誠致悼九一八以來爲國犧牲之軍民；同時當堅決立志，救我四省同胞，恢復統一的領土！

全國人更應懺悔反省，怎樣國難三年，而不能有長足進步？

孫科回國

孫哲生先生，夏間有檀香山之遊，最近業已歸國。孫先生出國之時，頗惹起許多注意，因爲聽說他要晤會美總統。

現在孫先生回來了，證明確曾見過羅斯福。但完全爲旅行者的私人談話，毫不接觸政治問題。

其實這並不足怪。中國今日對美國並沒有何種特別話可說。美國呢？對於這樣倒霉的中國，心理上正惟恐受累，更當然沒有特別交涉。至於經常外交，現有公使在，孫羅有何可談，何況孫之出遊本是純粹的私人休假旅行呢？

大概在經濟恐慌不能實際改善以前，美國外交，實質上是消極的，因爲實在不暇對外。講到遠東，更有幾成怕意，對日本，是但願無事的態度。孫先生遠遊新歸，不知是否如此感想？

四川問題

四川問題，聽說政府最注意，這不是憂愁徐向前股的擴大，是焦慮四川軍隊本身的糾紛。

本週形勢，劉湘經中央慰留，各軍挽勸之後，辭意已不

甚堅，不過還不肯復職，但事實上業已往開江督師去了。劉既不走，川局現狀當無重大變化，至於能否勦匪，又爲另一問題。

最奇之事，劉從雲還運動復前線委員長之職。劉湘本人似乎已沒有從前那樣迷信，但其部下依然有一部擁「神」。

軍人本身的蕪雜，是四川足以致命之病根，匪禍不過是發病時一部分附帶的現象。病根有無治療之望，誰也不敢樂觀，恐怕眞只有「神」才能知道！　（榆民）

日本決定海會方針

日本對於海軍會議問題的根本方針，已於本月七日決定，大體不出我們的意料。蓋華盛頓及倫敦兩海軍條約將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根據條約規定，在滿期之前二年如無一國通知廢止，該約仍將繼續有效。日本現既以此兩約爲贅瘤，自必於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通知廢止，已成既定之勢。不過在通知日期一點上海軍派與外交派主張微有不同。海軍派主張在今年海軍預備會議前即發通知，如此在預備會議席上可以毫無拘束，否則仍須從五·五·三比率談起，在形勢上先已吃虧。外交派則主張在預備會議後發通知，則預會時日本可以廢棄比率的條件，臨時因應，在折衝上較有伸縮。這次日閣訓令案採取了外交派的意見，可算是比較和緩的。此外如廢棄比率主義，不提政治及遠東問題等，皆是他們近來的一貫主張。這兩點當是此次海會的爭論焦點，尤以前者爲最。日本挾其海軍現狀的優勢及造艦的能力，英美在海會中如不能密切合作，說不定要使日本占些便宜。日本在表面上已充分做出不惜決裂而訴諸自由競爭的氣勢，假使英美一意持重，便不免墜日本術中。海軍問題的本身便是一個政治問題，日本偏說不談政治問題，還是極大的矛盾。她所以如此主張，實際上是盼英美不過問中國問題，甚至要她們退出遠東市場。我們以爲這是英美所不甘心的。我們中國尤其要向列强質問，九國公約是否尙存在？五國海軍公約與九國遠東公約同出一源，拋棄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軍縮的精神便根本不能存在！

日本的滿洲政制改革案

日本在滿洲的統治，表面上駐「滿」大使兼任關東軍司令官及滿鐵總裁，較以前統一了，在內閣方面事權分屬於陸軍外務及拓務三省，故仍是多元的。軍部方面感覺事權不專，故提改革案，主張將這三種職權完全統一於軍部的組織之下。外務省方面，則以爲「滿洲國」的獨立形式應予保

存，主張大使文官制，反對軍部案，以致相持不下。最近日內閣擬定一折衷案，內容：㈠駐「滿」大使仍為外交官，而以關東軍司令官兼任，得遵奉外務大臣命令。㈡大使有行政監督權，但在總理大臣命令系統之下。㈢內閣內設對「滿」事務局，並置對「滿」事務參與會議，直轄於總理大臣。這個折衷案表面上像似容納了外務省的意見，實際還是軍部得了勝利。以關東軍司令官兼任的駐「滿」大使，雖說遵奉外務省的命令，事實上等於空話。這樣在事權上自然增強了軍部的根據，但所謂行政監督權以及對「滿」事務局，又分轄於總理大臣，在組織上仍然是支離破碎的，並未澈底去除多元的病根。又因為廢棄了關東廳長官的名義，並冷落了拓務省，故關東廳職員發生罷工風潮，內閣方面亦尚有相當的暗潮。不過這些都是枝節，最後的勝利是屬於軍部的。而真正的結果自然是偽國一步步走近朝鮮的命運！ (芸生)

蘇聯入盟波折

蘇聯入盟已經徵得國聯大會委員三分之二大多數的同意，重要難關可算渡過，不意在愛好和平人士欣幸之餘，有英、外長西門建議刪改邀請書一舉，引起俄外長李維諾夫的忿怒，又有愛爾蘭代表凡勒拉反對邀請手續的公開指摘，無異再投巨彈，於是蘇聯入盟問題暫時發生了波折。

截至本期齊稿時為止，這問題的演變如何，我們還無從判明。回溯半年來，蘇俄入盟問題，由醞釀以至於成熟，其間是由法國一手提携的。法俄關係密切，一方面固可以暫遏歐陸戰機的爆發，在他方面，却又恐怕難免引起以維持均勢自居者的猜忌，我們所認為難於樂觀者，癥結在此。

瑞士，葡萄牙各小國因為宗教甚或政治的理由，反對蘇聯入盟，那是無足深慮的，我們所怕的就是，反對運動當中含有第三強國的背景。

法義妥協？

現在法國對歐洲的外交關係，和德國對立的程度，甚於對義；和蘇俄的親交，甚於對英。至於義大利近來則因為和奧國獲有諒解，勢力伸展到中歐，和德國利害衝突，日見顯明，一方又因羽毛日形豐滿，不甘像以前處處仰承英國的鼻息，所以外交方針的轉向，並非沒有可能。法國為團結對德的陣線，交懽義國，以謀取得歐洲的霸權，也是意中之事。法國前此派精通義國情形的約文納氏做駐義特使，就是帶着聯義的使命。

法義諒解的可能性，我們是承認的，所不可知的是程度

問題。報紙所傳軍備和政治協定等等，恐怕還言之過早，所以法方有否認的宣言。

此外本週又有德國拒絕參加東歐羅迦諾公約的聲明，這事在蘇聯入盟瀕於實現的時會發表，誠如法方所言，「其中意義，深足玩味」。據以上種種觀測，我們恐怕法國勢力最近的膨脹，不免要影響到英國大陸政策的轉向。

美工潮裏因

近月來美國工潮風起雲湧，範圍擴大，叫不明內幕的人們，深資駭怪。

據熟習美國勞工情勢者的觀察，現在美國一般工潮的勃起，癥結並不在工資，而在組織問題。勞工們所爭的是要當局在正式工聯會以外承認勞工們組織的特種工會。一向對資本界同情的工聯會，現在很有被推翻的形勢。從這一點看起來，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是愈益深刻化了。（縣樵）

「新聞的新聞」二則

蘇俄報紙，取材標題，態度一秉嚴肅，甚少生動有趣。共產黨人雖目之為「普羅階級之惟一喉舌」，然在旁人視之，固沉悶難讀也。該邦有兩大報：一為眞理報（Pravda），其一為新聞報（Izvestia），乃代表黨政之兩大刊物。識者因其紀載乏味，曾有「眞理報無新聞；新聞報無眞理」之譏。惟自進入第二期五年計劃後，蘇俄人民生活，較前大為活潑。報紙取材亦稍輕鬆。從前蘇俄報紙對于爵士音樂，莫不認為資產階級之專有享樂品；屢取反對態度，予以攻擊。日來言論已不復如此。有時亦稱「善良之普羅同志，亦不妨學習西洋舞術……」然所謂西洋舞術，固非福克斯，湯戈，華爾玆等莫屬也。

※　※　※　※　※　※　※

美國紐約泰晤士日報姊妹刋，「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撮述世界時事，精詳可讀，遠東方面之紀述，向由普林施登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譚涅脫（Tyler Dennett）編輯。該氏現應威廉大學之聘，任校長職。該欄事務遂無暇兼顧。聞接手者為克拉克氏（Grover Clark），克氏留華多年，前曾為英文北平導報（現英文時事日報）主筆，對于東方政情素稱諗知云。（微）

贛行雜記（上）

芸生

我當了八九年新聞記者，大概都是坐在屋裏抹桌子，出門訪新聞，這是破題兒第一遭。這次奉命到江西旅行，由八月八日出發，至九月九日歸來，共用三十三天的時間，在牯嶺住了二十四天，其餘的時間大都消耗在火車輪船上了。這次旅行經過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七省，見過不少的朝野要人。汪蔣林段是國家先後四位元首，這次都見到了。餘如各部部長，各省主席，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各地學者，就是我們同業也會見了幾位。旅行的見聞，除了簡單的函電，已陸續在大公報發表外，現在想試將旅行經過做一個較有系統的報告。只是途中沒有詳細的日記，多半靠事後的追憶，述寫當時的事情，自然疏漏不免。玆謹鄭重聲明，假使我這篇雜記記述有誤，當由我個人負責。

由天津到牯嶺

八月八日下午六點二十分平滬通車在微雨中自天津車站開行。這時的天氣本還很熱，因在陰雨中，所以未曾感到炎威的壓迫。車過德州時，雨下得很大，車中大有冷意，臨時須加重被始溫。中國旅行社滬社襄理胡時淵君與我同車，胡君新從關外歸來，談起在僞國的所見所聞，彼此都有無窮的感慨。據胡君言，在關外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僞國的官吏連鷹犬爪牙的資格都夠不上。最痛心的是一班甘心做漢奸的人，欺凌同胞，更加酷苛慘虐。山海關是所謂國境，日本駐屯軍關東軍以及僞國的國境警察，佈滿要津，而我們的實力只有二十枝步槍，還有些是不適用的，簡直不成比例。胡君拿出僞國的兩種錢幣給我看，一種銅質的當一分，一種銀質的當一角。承以相贈。據說僞國只有這兩種錢幣，一元以上便是鈔票了。東北的幣制向來是複雜的，現在日本統制之下居然統一了。我這次在內地數省旅行，南北鈔票不相通融，冀魯鄂用兩枚銅元，蘇皖贛用單枚銅元，河南用當五十大銅元，除單枚銅元外，又皆不相通融，既感不便，尤受損失，我小心在意的結果，篋中還賸下不少的廢錢。只就這一端

想來，使已令人悚然盜懼。車到泰山時，正清晨五時，夜雨新霽，遙望泰山，彩雲絢爛，山色天光，蔚爲奇觀。這時大概正是泰山觀日出的時候，此景雖未親蒞，現在從火車中看日出時的泰山，已覺得是空前的眼福了。車行魯皖蘇三省，沿途青葱，高粱穗已紅，有的已在忙於收穫，可見今年的旱災是以長江爲界的。下午八時半車抵浦口，天已大黑，渡江後，覓妥旅社， 即乘車入城訪友。 我本打算在南京略事勾留，到紫金山上去訪問訪問愛國猴。進城後，知道汪院長已於昨日赴贛，黃膺白委員長亦於今日過京西上，我在職務上不容久停。且聽說自從藏本事件發生後，紫金山上的猴不斷傷人。牠對自家人既不很客氣，也未免有些膽寒。所以我雖夜入國門，仍忽忽而別。十日的早晨即登太古公司的吳淞輪西行，十一日下午四時到九江。因爲天氣很熱，夜間不能入睡。我在下關旅館已經一夜不睡，現在實實不能支持，我雖比較矜持，也不得不赤膊裸足躺在客廳中電扇底下去找睡神了。在九江登岸後，坐長途汽車至蓮花洞，這是二十二里的半山路，在此換籐轎登山。至牯嶺尚有十八里。我因爲受入山登記處的特別招待，乘轎登山時已在下午六時餘，是那天登山的最末一個人。走過好漢坡天氣即已黝黑，到達牯嶺，已是將近十點鐘的時候。我既是夜登匡廬，且正當月晦，所以那「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的奇景，簡直未曾領略到，只覺沿途迎面青壁，下臨深壑而已。

黃委員長的兩次談話

一月來的廬山所以被人注意，大半是因爲華北政整會委員長黃膺白先生在那裏的原故。我在牯嶺上與黃先生見面過五六次，比較具體的談話有兩次。這兩次談話的內容，都曾簡單在大公報發表，這裏只做些補充。黃先生在牯嶺住在特區二三一號，與段合肥比鄰，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十三日上午十點半鐘，因爲他所處境遇的困難，及其談話的沈痛，使我得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說北方人士多盼望先生早去，冀以減少「戰區」民衆的痛苦。黃氏很感慨的答道：「恐怕無補於大局呵！』接着說：『這一年來的經過，在明瞭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爲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了什麽事，却須時時對內做解釋工夫，眞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儘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後有什麽善後辦法？爲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我現在好像打tennis的ball、日本人說，「黃先生你若是沒有辦法，還不如請你趁早躲開，免得礙我們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來。到了南方，逢人便問，

「膺白，你什麼時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談到辦法便好像我是向中央討價 。夾在這兩種心理的中間，能辦出什麼成績來？對方的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慾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我的困難可知。且掛着華北政整會的招牌，辦理對日本關東軍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 ，無論什麼都可以找到頭上來，（甚至整理直隸省鈔的事也來同你吵）但結果是什麼事都管不了。」黃氏的談話，感慨甚深，尤深憾於國人的不諒解。我引陸奧宗光接受三國干涉和小村壽太郎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的故事，兩人都曾爲國人罵爲賣國奴，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爲了國家的利益 ，而不計個人毀譽的。有這種犧牲精神，才有他們的功業。我常說『外交家在勝利中求收穫易，在失敗中而不償事難。』外交家尤須具有政治家的風度。黃氏說：『王先生的安慰話，我很感激 。爲我個人設想，絕無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齣戲 ，只得犧牲個人以爲之 。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過，尙復何求？顏駿人先生說，中國外交有三條路可走，實則仍須自己有本錢。我以爲國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訣，㈠放大眼光，㈡咬定牙關，㈢勒緊肚帶。大家能本此三點奮鬥下去，國家前途才有希望。』從這一段談話裏，很可看出他那種悲憤而仍願犧牲的精神。第二次談話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點多鐘，這次談話的印象，覺得黃氏的態度比較上次積極多了。他開頭就說：『我在廬山住了許久，覺得這裏確是在熱誠努力的幹，這或者是中國前途的一線曙光。』這話我很有同感。二十三日晚上在楊暢卿先生的召宴席上，黃先生開我的玩笑，說：『我每次見到新聞記者，好像犯人見法官似的被稱稱盤問，今天我要掉轉頭來盤問盤問新聞記者。請問王先生在廬山住了多日，你的感想如何？』我的答覆是：『很有朝氣。』黃先生以爲華北的最大危機，係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將華北放棄，認爲已無可救藥，一切皆趨消極。故欲挽救華北，首應革除這種心理，盡心盡力去做，而歸結於中央與地方應該共同努力。黃氏此次到莫干山歇夏，原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其近友也覺得以黃氏的資望才力，儘可以爲國家做些其他的事，何必坐在北平去敷衍日本關東軍。但是國家需要這樣一個人在北平，黃氏遂亦犧牲一切，這一點是應該值得我們同情的。黃氏現已下山，不日北來，我們並不奢望他施展新猷，但使北方少些國際糾紛，減些民衆痛苦，說來雖似平常，實是不朽功業！

熊宅會談中的汪院長

汪院長是十四日早晨下山，十三日晚七點約我到熊宅去談話。我到熊宅的時候，汪正同黃膺白，殷桐聲諸氏談話，先由熊天翼主席出見，略談贛省政況。大概對勦匪很樂觀，對於匪區收復後的整理，匪區逃出人民的撫輯，都在盡力的做，但限於財力，難期周到。贛省的財政本不能自立，今年又遭旱災，其窘更甚。我在廬山共見熊氏兩次，另一次是在科學社年會席上聽他演說。我的印象，覺得他是一個新軍人，具有政治頭腦，言語沈著，態度誠懇，當是一位幹練有為的軍人政治家。旋汪院長出見，態度極和易，談話時頻頻翕目搓手，使人發生一種親切之感。汪先生此次到廬山，係對二期軍官訓練團訓話，順便與蔣委員長一談中央政務，並促黃膺白氏早日北行。因汪蔣聚首，中央各部長又多集於此處，外間遂以為廬山上有重大會議。實際上蔣因事繁中暑，素勤牙背夙疾，大家為免勞其精神起見，皆未多談。汪在山五日，與蔣僅忽忽兩三面，並未深談。記者與汪院長的談話，僅三十分鐘，多關外交問題。大體中央對目前的外交局面，均極注意，至於如何應付，則視環境的推移而定。談次，孔黃朱曾各部長，張劉兩主席，楊暢卿秘書長等相繼至，均係應汪之約而來，因知是晚有一度會商，遂告辭。汪先生在送別時尚對我說，此後編書如需要部中檔案做研究材料，必予便利。虛衷盛情，殊為可感。

合肥座上論人才

今年江南酷暑，段芝泉先生亦在匡廬避暑，此一代重鎮，豈可不一瞻丰采？十四日午前十一點乘輿往訪，段宅在特區二三〇號，其地為牯嶺高峯的半山，較之牯嶺正街高出數百尺。是日天氣晴朗，而雲氣甚濃，乘輿登山，白雲行於轎底，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廬山的佳勝。先至二〇八號訪梁衆異先生，請為紹介。十一點半，與梁先生偕往謁段，首見段氏之姪公子宏綱，芝泉先生時正晨寐，在閒談中，得知段在上海時曾患很劇烈的胃出血症，現雖漸愈，而體質仍弱。段在山上，每日晨興，先作禪課，然後略進茶點，午前須睡眠片時，午飯後則著棋看書以為消遣。稍頃段醒，梁先生將記者的名片傳入，即行出見。段氏着藍綢長衫，面容瘦削，精神仍甚矍鑠；耳略重聽，應答毫無鈍滯。略道起居之後，記者即請詢對國事的感想，段答：「吾覺得治國之道很簡單，「維持人民，提倡商業」八個字足以盡之。看現在的政令，那一件不是剝削人民的？商業情形，入超年年加增，平津一帶的商店，多少家關門，不關門的也多賠累不堪。這樣下去，國那能好？所以在蔣先生給我第二封信的時候，我寄給

他一首詩，是：「發樂與好惡，願盡與民同。三章法定漢，民足國不窮 。與邦用順守，世民竟全功。提倡與百業，四海揚仁風。」其大旨便是吾方才所說八個字的意思。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我覺得現在的政府是議論多而效果少。』段氏又道：『現在中國無第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蔣先生是站在二等邊上的。就治軍論，蔣先生當然是個人才。但歷時數年，將兵數十萬，還未能將江西的匪肅清，則中國事之難爲可知。』談次 ，侍者遞進一張三個字的名片，說：『蔣委員長送來一籃奉化桃。』段霽然色喜，說：『好，拿來大家嘗嘗。』記者分得一枚。此桃體質雖較北方產者略小，而水多味美，的是名品。記者尙未飲蔣邸之茶，先於合肥座上啖奉化之桃，可謂奇遇。食畢，段氏續道：『中國事，壞在一般人的我見太深，所以汪先生到上海去看吾的時候，吾對他說，「現在不是講吾的時候了！」』復顧記者笑道：『現在不講「吾」的，除了吾還有誰？』又道：『治國如防水，大堤一決，就難再防堵了。吾在民國九年打曹錕的時候，就覺得中央的紀綱失墜，以後將難收拾。吾追和徐友梅（東海之弟，已故）自挽詩的末二句，是：「庚申大防決，十載海揚波。」即指此事而言。自民九到現在，豈止十載，而仍擾攘不寧！』段言至此，似深感慨。談及記者所編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謂：『已看過，很好。』因深感於中日關係局面的闊大，富有世界性，而非中日間局部的事。記者因謂：『參戰一役，爲中國外交一大轉機，此後在華盛頓會議的收穫，完全種因於此。』段道：『外交貴坦白，不尙詭詐。在吾們將與德國絕交的時候，德國公使特別來看吾，問，「中國將與德國絕交，是否有此事？」吾便說，「是的。在中德兩國的關係上，吾們不應該絕交，就吾兩人的私交言，也不應該絕交。但中國是個弱國，如果不與德國絕交，國家便將不能存在。」吾這樣坦白對他說了，他毫無話說，很諒解的和吾握握手便下旗回國了。』曾文正與李文忠論外交之道，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段氏這節話便是這個意思了。最後記者問道：『據芝老看來，中日關係將推演至何種地步？』答道：『這話很難說。中國本無亡國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却向亡國之途以趨。中國吃虧在「大」字上，日本却得力於「小」與「窮」。中國惟其大，故一切不在乎；日本惟其小與窮，故拚命苦幹。日人的妄念太重，當然有碰釘子的那一天。不過中國人若長此泄沓，前途實難樂觀。』至此談話時間已歷三十分鐘，恐老人過勞，因握手請辭，段氏退入內室，在記者與梁先生段公子閒談之際，侍者忽持『馬占山』三字的名片入告，謂『馬

將軍來。」見一著軍服而身形瘦小的人進來，知道他就是在嫩江抗日的馬將軍，因與握手，互道姓名，並約後會。段氏復至客廳見客，當記者辭出之際，馬將軍正向段氏行三鞠躬敬禮。及歸至旅舍，回顧段廬，已爲雲封，古人詠山居詩有「遠望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之句，今於匡廬見之。

一位治河專家

此次在牯嶺上無意中邂逅一位佳士，爲此行一大快事。斯人即湖南漢壽游允白先生（洪範）。先生湖南世家，文采贍富，向服務於外交部，十七年濟南五三事件時，先生正任北京外交部總務司第一科科長，當時曾根據正式情報著了一部「濟案備覽」，可當這幕兇劇的信史。書成後，並未付梓，至今置之篋中。此次相逢，承允借閱，並許作拙輯第八卷之史料，雅人高義，謹當永誌不忘。先生現任訓練總監部秘書長，因朱部長之約，來牯議事，與我同住一個旅館，居處僅隔一室，朝夕過談，盤桓數日，儼然故交。承以所著「省園類稿」一冊見贈，誦讀一過，文章造詣極深，可當瑰麗典雅四字而無愧。

十六日午前，承游先生紹介得識黃河水利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棻庭先生（應棆）。王氏粵人，東江之役任師長，與蔣共事頗久，廣西無烟火砲廠係其手創，善工程，尤精於治河，曾遍歷歐美各國，視察各名河工程。此次到廬山，請謁蔣委員長，有一治河意見書呈蔣。談起黃河問題，王氏以爲黃河本身不足爲患，人事不臧，乃更推波助瀾。午後答訪，承以呈蔣委員長的治河意見書見示，玆節錄如次，以告關心黃河問題者：

查黃河之患，原因爲沙泥太多，河口淤塞，河槽不定，森林稀少，水無節流。其大規治理計劃，昔年奉派視察，曾將意見貢陳察核。自去歲河決，地方損失至鉅，而中央支出亦數百萬。其致力於加高培厚，苟安一時，終則增變於異日。應棆不揣冒昧，謹將現時救治辦法，敬陳如下。

一、關於人事，現時治河機關重床疊架，制均合議，不特經費繁多、道旁築室，其力悉相消失，過則推諉，責則衆負，似不如以現支之經費，選簡異實之人才，集中設計，而以實地責成，分工負責，層層督促，敷納以言，明試以功，以事績爲攷成，以效能計功過，則智愚勤惰，貪廉學識，不難察而知矣。

二、關於事業之費，無米作炊，固所不可，然有款用之失當，其害更烈。故於治河工款，不宜畀工程機關單自管理，宜另組織委員會司其事。既免國人視河工為優差，致啓紛擾，復免從事者陷罪罹刑，而人材損失。

三、關於工程，大規實施，以現時財力，固處困難，而實心實作尤屬不易。然若以單簡方法，減少沙泥來源，疏通河口，分年造林　，開闢新道，用之得宜，則事亦易而功倍也。

甲、減少沙泥　查沙之來源，以河套為最大，蓋黃河流經河套沙漠凡二千餘里，每遇洪漲，則捲沙而下，至河南沖倒邙山之土，水行平地，於是河床培高，　河槽改變。若於寧夏石嘴附近築一欄河之壩，引水灌沙，沙漠內多乾低之湖，可以容納多水，沙漠經水，可變草原，進為林地農地，不特黃河下流免害，而陝北之沙源中止，亦受其益。其築壩工料費約一百萬元　，另運稅費約二十萬元。

其邙山護岸，由孟津至古柏嘴，半土石束隄者，約一百五十萬元。

乙，河口疏通　河口無隄束水，蘆葦叢生，沙泥淤積，冀魯豫水患多由於茲，誠宜速築隄坊，束水入海，免除水患，而闢大宗農田。其土壩工程雖估計工料需一百五十萬元，但當去歲河決，山東韓主席表示可徵調民兵工作，津貼伙食及購料三十萬元，可再加石壩約多一百萬元。查河口淤積地面有五百萬畝，除二百萬畝為沮洳蘆葦地外，餘三百萬畝可供農田。其地產魚鹽　，有下窩海口，北至天津五百里，東至烟台七百里，可行吃水七尺輪船，與滄州陸距一百一十里，將來滄石路可由此出海。如於此地水道　建設公路電話，其單簡工程費約一百五十萬元，三共二百八十萬元，其利益每畝每年徵收五角計，則年得一百五十萬元，其他尚未計入。

丙，造林　西北氣候土壤宜楊松椿柳等，本年西北農林專校植樹成本，每萬不過一百元，每年種五千萬株，　計五十萬元，十年之樹，　每株以三元計，則年得一萬五千萬元。

丁，河槽固定　利用舊河槽築隄束水，取土為難，底沙不固，不如由鄭州鐵橋起至壽張止，作一舉

理新河槽，以滾水壩與舊河相接，俾大部澄清之水入之，以小部之水由舊河而下，以為灌溉水源之用，其利益，河底降低，減少危險，一也。利用舊河底以為南面護堤，洪水漲溢，江淮可保，二也。舊河寬而新河狹，可得餘地為田，三也。高其北岸，以之避防北決，並利用為鐵道路基，四也。河槽緊束，水深便利航運，五也。此項工程預算，僱工約一千萬元，使用徵工可省一半，分十年完成，每年五十萬元。

以上各項工程預算：

一、引水入沙，一年完成，約一百二十萬元。

二、邙山護岸東隄，分兩年完成，第一年七十五萬元，次年如之。

三、河口第一年築土隄，第二三年護石及經營，計支出，初年三十萬元，次年一百二十五萬元，三年同之。

四、造林每年五十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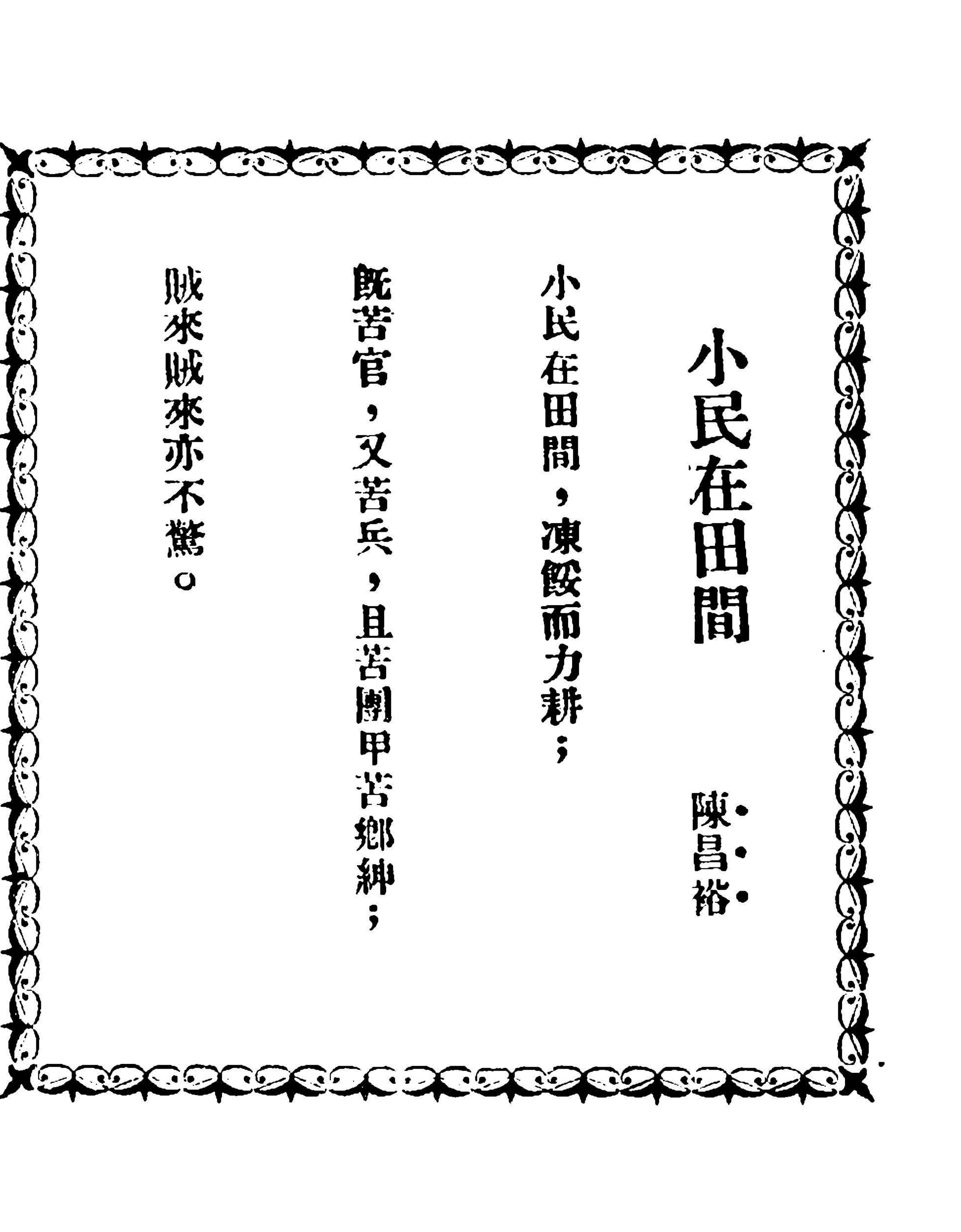
五、新河槽每年五十萬元。

則是第一年須欵三百二十萬元，第二年三百萬元，第三年二百二十五萬元，以後每年一百萬元。

其功效㈠免沙泥，㈡免泛溢，㈢便航運，㈣得河口田賦每年一百五十萬元及魚鹽之利，㈤得河南新舊河槽比餘之田約七十萬畝，㈥十年之後每年得成材之樹五千萬株。

越數日，黃河決口的消息到牯嶺，再見王氏，深歎黃河出事之快，尤深致慨於加高培厚的舊法之不足恃。

（本節完全文未完）



小民在田間

陳昌裕

小民在田間，凍餒而力耕；

既苦官，又苦兵，且苦團甲苦鄉紳；

賊來賊來亦不驚。

大戰危機與日本財政

阿斐孫著
陶羨敏譯

> 這篇文章係俄國阿斐孫所著，他是蘇俄世界經濟研究所一個最主要的分子。因其論說淵博，已成國際論壇上之健將，此文實有介紹之必要。譯之以饗讀者。
>
> 譯者識

一，日本財政的工業基礎

財政問題為日本最危險的一個致命傷。這種致命傷是由以下許多的原因為條件。在國內巨大封建的殘滓下，於是產生國內市場的狹隘，對外國原料強度的依賴，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戰爭『景氣』的暴風時代極執拗的遺產。

在戰爭的期中，日本的公司對各股東，從事巨大的紅利的分配。在鑛山業方面，百分之三八乃至百分之四七（前者的數字為一九一六年，後者的數字為一九一九年），在製紙業方面，百分之三三乃至百分之五六，纖維工業方面，則已達百分之五二乃至百分之一二〇了（一）。此外還有對於『高級』經理及顧問莫大的紅利和向大政黨巨額的報効，也應該要附加上的。這些在日本比較其他諸國是有更大的規模。類似這種事情實踐的結果，而表現工商企業莫大的負債。

根據『金剛石』雜誌的材料，日本商業及工業的企業負債，在十一年半之間（由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增加了三十五億四千一百萬圓，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這些企業實收資本的總額，已達百分之八一。在固定的資本雖然是非常的超過評價，可是負債的增加，早已大大的超過實收資本的增加了。例如在這個十一年半之間，個個產業部門的實收資本及負債的增加如下（百分率）

部門	實收資本	負債
綿織業	五七	七七

麻織業	三二	七四
毛織業	四六	八〇
製糖業	五二	七〇
煤油業	六二	九九
製紙業	七二	八三
鋼鐵業	七	二〇
造船業	三三	六七
肥料業	七三	九二
電力及電燈	八六	九六

依這許多部門的借入資本，是早已超過實收的資本了。在毛織工業實收資本爲百分之一〇〇，造船業及製紙業方面，爲百分之一二四，化學肥料工業爲百分之一四二，麻織工業爲百分之一四三，製粉業方面實在是百分之二二六了。因此，在日本最困難的恐慌年度一九三一年，當時暴發的貨幣信用恐慌，有將轉化爲可怖的一般崩壞危險的這事，是不足驚異的。只是因爲滿洲佔領的開始和日圓的暴落，在暫時即足以將此成熟的崩壞防止了。

總之，在工業方面巨額的資本是已經『固定』了。要之，日本財政經濟最强大的基礎的工業財政，已爲國民經濟最弱部分之一。

二，農業的基礎怎樣？

廣泛的日本農民大衆的極度的貧窮化，是爲衆所周知的。農村的負債（包含地主及富農），大約可推定的爲百億圓。在許多縣崩壞的農家大衆的負債，已超過他們所有經營的全價值。地租的預算收入，由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間，由七千四百六十一萬四千元，減少爲五千八百四十八萬二千元，即是說低落了百分之二二，理由也是很充分的。在一九三〇年對於直接稅的方面，每一經營須六十二元二角一分。對於國庫的農村負債，一九三〇年已增加了百分之九．一，在年終減少爲四千六百五十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元，即等於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徵收的地租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了。

如根據『經濟』雜誌的材料，小地主的租稅交納總額，在一九三〇年平均爲他們總所得百分之二二．一乃至百分之二六．四，佃農方面的百分率還要更高。

莫大的地租的滯納，在最近數年間愈發的增大了。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內地租的估計是六千七百七十五萬四千元，但是在一九三一——三二年此項爲六千四百七十八萬九千元，在一九三二——三三年竟低落爲五千八百四十八萬二千元。不僅如此的，雖有通貨膨脹和繭價若干的騰貴，可是

一九三二—一三三年的徵收地租額比諸前年度，如認爲減少一百二十萬元，則此足以表現由日本農民所能剝奪的一切，已經由日本農村吸收完了。

以上，爲日本財政體系根據於農業上的一種單簡的特徵。

三，貨幣——信用市場的特質

假如我們直接轉目觀察日本的貨幣——信用市場組織的自體，則不能不指示日本資本集中過程的速度，已經是繼續超過生產集聚的速度了。使用五八以上的勞働者的企業和銀行數（除去地方支店），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五年之間，有如以下的變化(2)。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工業企業數	五三·六八〇	五五·九四八	六〇·二七五	六二·六三四	六四·九六五
銀行數	一·四二七	一·一六三	一·〇〇七	九一三	八一一

在一九三二年之初，這個八百一十一家銀行的公稱資本是二十五億九千三百萬圓，實收資本是十七億三千九百萬圓，公積金九億八千一百萬圓。但是全存款的總額爲一百零九億九千六百萬圓。因爲要決定能動員的資本總額，對於銀行系統的存款，不能不把以下各款計算上：即郵政儲金制度的存欵二十六億八千七百萬元，信託銀行的存欵十二億二千萬圓，交通部保險制度的基金二十四億一千一百萬元，其他保險公司的基金十六億三千七百萬元等是。如把這些數字總計起來，則爲一百八十九億二千一百萬圓。但是如把這些全金融施設的最近狀態分析而考查之，則有極不良的現象，將要表現於吾人之前。日本發現最深刻的經濟恐慌之一九三二年，銀行制度的狀態，最爲惡劣。生產的收縮，比起美國，德意志等諸國雖然所差甚遠，但是不僅個個的大企業，即全金融的體系都爲之震動。如就日本全銀行制度而觀之，放欵已是超過存欵了。在一九三二年放款超過存款的數字，一月爲百分之二·二，二月爲百分之一·二，三月爲百分之三·一，四月爲百分之三·七。因是到了八月之末，竟達百分之九·九。

在集中一切主要銀行的東京中央金融市場，情勢更愈發的危險。在該處由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二月和一九三一年十月到一九三二年九月，放欵仍是超過存欵。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這種的超過，已達到了百分之九·八。目下的情形，和通貨膨脹的展開關聯着，貨幣金融市場的緊張雖緩弛下去，但是其一般的特徵，依然存在而未嘗變更。

如就郵政儲金制度而言之，則不能不指摘許久以前大戰

省存欵部吸取了的全資金，而換替成國債和大藏省證券。在一九三三年之初，大藏省存欵部的借入金額，是三十六億三千三百三十七萬八千元，但是其中的二十七億八千一百十五萬五千元，是由郵政儲金制度所借入的。假如考慮郵政儲金制度以外的其他資金，爲數既甚少，並且帶有非流動的性質，則不能不指摘在一九三二年人民的全貯蓄，已經被國庫消費了的那件事。

這是表現着現在日本的特徵之貨幣信用市場一般的情形。這種特質，可以說是爲日本財政基礎極端貧弱的點。日本帝國主義，僅由銀行制度强度的集中和並行了的資金極度的動員，勉强的渡到現在而已。

四，國家財政的惡化

在國家的財政上，一國全般的狀態，是像焦點一樣地集中着——尤其是考慮日本强硬的對外政策，則更覺如是——這國家的財政，更不能不呈現不利的情形，乃是很明顯的事。

世界戰爭的蓄積，僅日本銀行和大藏省，在一九二〇年最高的數字，曾達二十一億七千八百六十二萬五千元(金)，但是我們應指示出這種蓄積，被消費的可以說是一文錢也沒有殘餘了。

在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無形的貿易」的支付差額，是不斷的支付超過了。這二年間的支付超過，已是一億六千三百九十四萬七千元。如把這個數字和貿易差額支付超過的三億一百九十三萬四千元，合計起來，則支付差額支付超過的總額，可以說是有四億六千五百八十八萬一千元之多。因金輸出禁止及元暴落而發生的大規模貨幣的傾銷，傭船市場的繁榮，也並不見有特殊的改善。一九三二——三三年的支付差額，據說是八千七百萬元的支付超過。

日本，由世界戰爭的終了到滿洲的佔領，總計十一年之間，損失的金爲二十二億四千一百四十萬元。在一九二九年，「因爲高等政策上的動機」，全準備內容的發表雖中止了，但是在當時，財政部全體所有金已經不到一億一千五百萬元(一九一九年十億五千一百萬元)，又日本銀行，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之末，全體所有金不到四億二千五百萬元，所以在日本莫大的金的準備中，很明顯的只是殘留着一小部分了。即根據官廳的計數，在一九三三年末的金準備，全部只占發行(銀行券)的百分之二七。預算也是呈現了同樣的情形，在世界戰爭中，日本蓄積了許多的預備金、六億四千六十七萬四千元的預備金，由一九二〇——二一年的預算，轉

賬至下年度。但是由是以後年年便減少了。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該數已經變爲五億四千六百三十八萬元，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全部已經快要變爲三千九百十萬八千元了，此時以後的預算，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赤字。一九三一——三二年以來，因爲填補赤字，於是開始迅速的增加公債：在一九三一——三二年一億二千二百萬二千元，一九三二——三三年六億八千四百萬六千元，一九三三——三四年九億一千九百零八萬四千元，一九三四——三五年（由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開始）的公債，預計是七億八千五百三十三萬五千元，但是在實際上不下九億元。

在這種赤字內軍事預算的地位是非常之大。軍事預算的比重，在一九二〇——二一年已達到了最大的規模（百分之四七・八），其後則顯著的低落。但是由一九二六——二七年以後，又明瞭地增加了。以下的赤字乃軍事比重佔全預算中的情形（單位千圓）

預算年度	陸軍	海軍	總計	對全預算的比重（%）
一九一三——一四年	九五・四四〇	九六・四四四	一九一・八八四	三三・四
一九一五——一六年	九七・七九〇	八四・三七六	一八二・一六六	三一・二
一九二〇——二一年	二四六・五五六	四〇三・二〇一	六四九・七五七	四七・八
一九二六——二七年	一九六・九四〇	二三七・三〇七	四三四・二四七	二七・五
一九二八——二九年	二四九・一〇五	二六八・一三〇	五一七・二三五	二八・五
一九三一——三二年	二二七・四八七	二二七・一二七	四五四・六一四	三〇・八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三九〇・四一五	三〇六・七六五	六九七・一八〇	三四・六
一九三三——三四年	四四八・一二三	四〇三・七七〇	八五一・八九三	三六・九
一九三四——三五年	四四九・四六一	四八七・八七一	九三七・三三二	四五・九

這種數字僅不過表面上的支出。實際上的軍事預算則更要多。例如按日本人自己的預算，在一九三四——三五年對於軍事上必要的事實上的支出爲十五億元，已達到了全預算的百分之六三了。

國債，在戰爭前爲二十九億八百三十三萬三千元（合地方債爲七十九億五千六百十萬元），一九三三年末約達百億元（包含十七億元的外債）。在此百億元中，還有總額約達五億元的大藏省証券沒有計算上。現在對於外債的利子每年的支付額約五億元，但是每年租稅的收入不過七億元。

國家的預算，對於廣泛的大衆，實際上有甚麼意義？這在租稅負担的增大上顯著的表示着，各種租稅的總額，在世界戰爭前每人是八元九角一分，一九一八——一九年是十四元二角九分，一九二五——二六年竟成爲二十二元九角六分。此時以後，雖然猛烈的征收租稅，可是租稅的機構，已

經成爲發着火的車了。事實上租稅的征收，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是二十三元一角九分，一九二七——二八年爲二十二元四角七分，一九二八——二九年是二十二元九角六分，一九二九——三〇年爲二十二元八角四分，一九三〇——三一年則是二十一元一角七分。

日本財政的貧弱，在下述各點上也表現着：即，日本雖然在戰後蓄積了巨額的準備金，可是恢復金本位制則較遲。金本位制的恢復，乃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才開始的。但在彼時日本的運氣也不見得良好。因爲正在深刻化的恐慌，爲通貨緊縮的政策，愈發更深刻化了。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開始佔領滿洲，但一九三一年九月二一日美國便放棄了金本位制。

維持了一年又十一個月間的金本位制，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日元和民政黨同時再瓦解了。因爲金本位制日本約損失金五億元之多。在此短期間該數的金完全流入於美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以後，日元慘落。在一九三〇年平均有一二・五一法國佛郎市價的日元 ，到一九三二年末僅爲五・〇二佛郎了。就是平價下降到百分之六十。

日本的輸出工業部門，現在只是依匯兌傾銷而獲利。但同時匯兌傾銷和與其關聯的通貨膨脹的增大，把狹隘的國內市場更加狹隘化，使日本國家財政基礎的後支柱瀕於崩壞。對於『滿洲治安的維持』，蒙古及華北的侵略及『更大戰爭』的準備，不得不使通貨膨脹。

把現在的預備金極度的利用，以抑制通貨膨脹增大的速度，一時曾經作到。日本全發行券銀行的表面發行額，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末十二億一百五十四萬八千元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末增加了十二億八千三百八萬三千元。這種發行額的細目，日本銀行是三千七百五十一萬九千元，朝鮮銀行是三千三百四十一萬四千元，台灣銀行是一千零八十萬一千元。

但是，以下的事情是很明顯的，第一，在國內市場狹隘化的條件下，事實上的發行額過多；第二，財政部爲避免公然的通貨膨脹的增大，把牠在殖民地銀行，特別是在朝鮮銀行，從事辦理的情事，更是一目瞭然。關於公債也是同樣的情形。財政部一九三二年發行了總額六億二千五百萬元的內債，但是其中六億一千四百萬元是拖延到一九三三年第一四半期的——按此乃一九三二——三三年的預算年度的終了——而且就在一九三三年的上半期，其三分之二是通過銀行制度，根據所謂『公開市場政策』及根據銀行券發行方法而施行的僅不過三分之一。

在一九三三年最初的三四半期，又發行了十六億三千一

百九十六萬二千元的內債。一九三二年同期間內債的發行額是五億四千七百十八萬六千圓(3)。現在，最後預備金的缺乏，是無容疑慮的。這種的基金已經殘餘的很少了。因此，假如日本侵略的冒險繼續下去，日本無疑地要走到，除了一九二三年德意志的實驗以外，無可比較的通貨膨脹的實驗能。

日本的支配階級，很明瞭有這樣財政的基礎，不能作重大的戰爭。因此，不論怎樣高率的利息也好，頑固地企圖借入外債。在一九三三年的六月間，日本已向倫敦，巴黎，紐約及其他諸銀行叩門，但是美國人很不客氣的拒絕了，英國人謂『目下的情形』是不行，法蘭西人在最初雖然沒有甚麼表示，可是後來仍然是拒絕了。一直到現在，日本認為到手而成功的，只是對於歐洲諸國的軍需定貨的短期信用。國內財政的狀態和外債獲得的失敗，日本金融資本代表者中，觀察敏銳的部分，不得不將好戰爭的空氣使之鎮靜，對於他們強要『更大的負擔』的露骨的軍閥，取着某種程度的反對立場。其主要原因之一，無疑地是在這裏。這個反對派，不消說對於戰爭是不反對的，不過主張為戰爭預先要有強固的準備。他們主張先要準備強固的財政。但是強固的財政的準備，若不借入巨額外債的幫助，又是不可能。列寧謂『日本支配遠東諸國是可能的。但是日本若不由另外一方面的支持，決不能有財政上及軍事上獨立的能力』(4)，對於現在的日本，我們認這句話依然是適當的。但是，即使日本由外部受強力財政的支持，但其獨特的國內財政的狀態，對於重大長期的戰爭，是不免仍然要引導日本入於完全的破滅。

(1)根據日本『東洋經濟』雜誌的材料。

(2)東京工商會議所的統計年報，一九三二年一一八頁及一八七頁。

(3)不包含縣債，如把這個總計算起來，對於一九三二年的五億九千一百七十六萬六千元，共為二十一億二千四百三十三萬八千元。

(4)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三四〇頁。

永樂大典纂修之經過

廉君

明成祖勅修永樂大典之經過，世不乏其記，然有時以所根據之史料之不同，致每有異議。今讀成祖實錄，乃得其詳。緣成祖舉兵靖內難，即帝位之後，宇內粗安，乃於永樂元年七月丙子朔，諭翰林院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務散載諸書，篇秩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務，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以至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解縉等奉命纂輯，凡一年有餘，書成。於二年十一月丁巳進呈，賜名曰：「文獻大成。」計當時參與纂輯者凡百四十七人，皆賜鈔有差。並賜宴於禮部。是爲永樂大典之胚胎期焉。既而成祖以此書仍未臻善，復諭重修，除舊有人員外，另勅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輔縉總成其事。並以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五人爲總裁。總裁之下，以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異溥，李貫，楊觀，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賜，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僉事晏璧，共二十八人爲副總裁。同時勅命禮部簡中外官員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更簡國子監及在外部縣學能書生員，充繕寫。蔚蔚大觀，一時之盛，即設館於文淵閣。由光祿寺備諸人朝暮膳。

重修文獻大成於文淵閣，其內部規模，較前爲大，自總裁以下，參與工作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據成祖實錄）此二千餘人之題名，除見於上述者外，餘不可知。惟實錄載永樂五年十一月戊寅，南陽等府郟縣等縣生員，高明等，曾上言：「初以楷書選入文淵閣修永樂大典，今書成，願就學國子監」之事，則當時繕書者復有高明之人，此外，則不可考見矣。

永樂五年十一月乙丑，書復成。得二萬二千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賜名曰「永樂大典」。成祖親製序文，冠其端。（據成祖序中稱係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七卷）而序中之「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實爲成祖之目的所在也。

綜計永樂大典之成，自元年之秋，以迄五年之冬，歷時凡五十二月，參與工作者，共二千三百一十六人。此種盛舉，與有清之四庫全書，可相媲美，然恐不可復見於今日矣！

由華盛頓會議談到明年海會（三）

楊敬慈

二 日內瓦海軍會議之失敗（承前）

（九）會議破裂與共同宣言

上述日本最後協妥案中所述之美國政治條項，亦稱為達列氏案，為美國顧問達列氏所起草，美代表於七月三十日發表者也。達列氏案中，對於輔助艦限制協定，附加條件四條，使協定得有伸縮之餘地，意在促成協定之成立。條文如次：

一、締約國中之任一國，對於他締約國巡洋艦之噸數及比率問題，認為有再付審議之必要時，得由該締約國於六個月前通告，召集締約各國會議，再審議之。

二、如會議協定不成立時，締約國得通告廢棄此次之裁軍協定。

三、該廢棄通告，各締約國接受後，滿一年發生効力。

四、本條項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年為有効期間。

其實，美代表發表達列氏案之眞正用意，蓋企圖緩和八吋砲問題，減少英國方面之反對。最後結果，日本不加可否，英國則毅然拒絕，妥協既歸無効，會議遂無挽回之餘地矣。

八月四日末次大會，先由三國代表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委曲求全之苦衷，開卸會議決裂之責任，是是非非，各執一詞，其言娓娓動聽。最後發表三國共同宣言，美其名曰「延期」，措詞之工，誠不愧外交文書之名作也。

茲錄其宣言全文，作為日內瓦三國會議之總結算。

一、英日美全權承美大總統之提議，討論輔助艦限制問題，於六月二十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

二、本會自開會日起，至八月四日止，各國全權顧問，對於達到本會目的各方法，詳細考慮。其一部分同意案，另載專門委員會報告中。此等同意諸點，僅為驅逐艦潛水艇之限制，此議至巡洋艦，即為一大難關。茲為予各國以考慮機會，俾對此次困難問題

，早日提示解決方法，故以延長現在會議為得計。

三、美國全權最初所提出之巡洋艦案，英美各二十五萬噸乃至三十萬噸，日本十五萬噸乃至十八萬噸。在此限制內，各國均自由建造適合本國要求之隻數及種別之艦艇。同時在華盛頓條約限制內，各國有自由施設認為適當之武裝。

四、英國對於美全權限制艦艇種類之提議，以為但從總噸數方面限制，則此後各國代艦及最大備砲可以自立標準，理由上應予以反對。英國全權首在嚴格限制一萬噸級八吋備砲之巡洋艦隻數，次為要求六千噸級六吋備砲之巡洋艦之建造。實為事實所迫，多數小型艦艇為不可缺，故必求達到所主張之點。

五、日本全權，對於輔助艦限制問題，重在總噸數之低減。至於八吋砲巡洋艦問題，日本政府雖不能同意如何限制，然如日本水上輔助艦噸數，比率，不被決定為三十一萬五千噸之時，除依現定計畫外，不難聲明：至一九三六年止，以後不再建造八吋備砲巡洋艦。

六、為調停以上意見，雖曾考究種種方法，已可以減少各方之爭執。然卒因英國欲得六千噸備砲六吋多數艦艇，美國主張依華會條約力求減低噸數，終未能發見適當調和之方案。

七、三國全權鑒於右項困難諸點，先行停止會議，各以所見，將問題委諸各本國政府加意研究，以求得達到解決之目的。

八、三國全權相約各進言於本國政府，擬定次之主旨，根據華府會議海軍條約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應行召集之會議，由締約國間協議預定各條項，於一九三一年以前，舉行會議，俾該年十一月實行主力艦建造計畫，發生效力為適當。各國各就以上各個之進言，並提出關於各國間意見已歸一致之諸點，及未見一致之上述各項報告。三國全權，不因此次之遭遇障碍，終止其對於限制軍備之努力。

三　倫敦海軍會議

（一）倫敦會議前之英美平等原則

日內瓦三國海軍會議，因英美日三國間之意見，互相鑿枘，遂至分道揚鑣，不歡而散。「維持和平」「和平方法裁軍」之假面具，全然剝去，各國乃各自按照預定計畫，建造新輔助艦。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美海軍部長韋爾伯在下議院

提出用十五億元經費，新造一萬噸巡艦二十五艘，驅逐艦九艘，潛水艇三十二艘，航空母艦五艘之大擴充案。經過上下兩院減削，至一九二九二月，始成立造艦經費五億四千八百萬元，新造一萬噸巡洋艦十五艘，航空母艦一艘之擴充案。美國原有大巡洋艦八艘，加以新造之數，共計二十三艘，較諸日內瓦會議英國提案之英美各十二艘，日本八艘，幾倍之。至此以後，美國大巡洋艦之威力，遂有「世界第一」之稱。美國人固躊躇滿意，英日法義四國更寢饋難安，憂心如搗矣。

英國目覩美之擴充海軍，旣憤且懼，乃連絡法國，成立密約，規定英法兩國之裁軍方針。要點有三：㈠六英寸口徑砲在限制以外，㈡沿岸潛水艇在六〇〇〇噸以下者，得無限制的製造，㈢在總噸數之內，各種艦艇噸數可作相當通融。意在合力以抵制美國也。不料事機不密，爲美國探悉，乃將原案公布於世，同時對英法提出「此項協定，不能適用於美國」之抗議。英法密約遂至無形消滅。

美國又運用外交手腕，收買法國歡心。美國務卿開洛克與法內閣總理白利安，對拒絕戰爭問題，往復交涉，最後成立「否認戰爭」條約，爲非戰公約之雛形。條文雖簡單，但不失爲增進各國國民間和平意識之一步階梯。

第一條　簽字國各以其人民之名，嚴肅宣言：解決國際糾紛，而訴諸戰爭者爲非理。且其相互關係，須拋棄以戰爭爲國家政策之手段。

第二條　簽字國約定：相互間可起之一切紛爭或爭議，不問其性質及原因如何，不得在和平的手段以外，求處理或解決。

同時，英美兩國，對於未來之裁軍問題，亦有平均勢力之協商。適兩國又發生政治的轉換。即胡佛繼任美總統，麥克唐納又繼包爾溫而執英國政柄。麥克唐納宿以熱心裁軍事業，見稱於世，胡佛在大選中，即宣言將作裁軍新活動。此兩大政治家就任以後，裁軍聲浪，遂又高唱入雲矣。

且根據華盛頓條約第二十一條，在該約實施後之第八年，即一九三一年，應召集會議。此新形勢之醞釀，促成英美兩國續開海軍會議之決心。遂由美國駐英大使道威斯與麥克唐納談判裁軍問題。往復磋商，歷時三月之久，始成立英美平等原則。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英美兩國，同時發表原則大綱如次：

㈠第三次裁軍會議，在一九三一年召集，以代替第二次華盛頓會議，研究全部海軍裁減問題。並以一九三六

年爲實現英美主力艦及巡洋艦平等原則之標準年度，同年並召集裁軍問題，作裁軍總決算。

㈡英美兩國，在原則上承認兩國海軍力之平等，確信可以實現。

㈢英美平等原則，不受五國會議之拘束。

㈣主力艦一項，將此次代用艦建造休息日，延長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爲止。

㈤巡洋艦問題，大體上原則成立，惟保有量之隻數及噸數，尚未決定，俟今後交涉確定之，如若不能，可提出五國會議决定之。

巡洋艦原則

英國		五十艘	三三九，〇〇〇噸
內計	八英寸砲巡洋艦	十五艘	一四六，八〇〇噸
	六英寸砲巡洋艦	三十五艘	一九二，二〇〇噸
美國		三十六艘	三一五，五〇〇噸
內計	八英寸砲巡洋艦	二十一艘	二一〇，〇〇〇噸
	六英寸砲巡洋艦	十五艘	一〇五，五〇〇噸

英國認爲上項原則之中，美國八英寸砲巡洋艦二十一艘，爲數過多，要求減少爲十八艘，美國不同意，故巡洋艦問題成爲懸案，留待大會解决。

驅逐艦及潛水艇原則

㈠驅逐艦總噸數，英美保有量相同，由十二萬五千噸至十五萬噸之間。

㈡潛水艇一項，英國仍固執全廢論，美國主張，舊艇廢棄後，不許再造新艦代替。

（二）英國召集會議之經過

英美協調既成，英當局認爲裁軍會議已有充分把握，乃對美日法義駐英代表，用外長韓德森名義，發出開會請柬，請柬首述三個月以來，英美非正式會商經過，臚列英美平等原則，歸納其意，如下述四項：

㈠此次會議，係繼續一九二八年在巴黎簽定非戰公約未竟之志，

㈡以英美平等原則，爲協商之基礎，

㈢主力艦問題，如簽字國同意，對於華盛頓條約之代用艦規定，可以再行致量，加以較嚴之限制，

㈣廢止潛水艇問題，須各海軍國同意始能實行。

最後又謂：「華盛頓會議未規定事項，非指輔助艦一項而言，各國如有新提案，亦可提出討論」云。

各國對於召集第三次裁軍會議之態度，各不相同，美國因已與英國成立平等原則，故對此事除贊成而外，當然無別話可說。日本之答復，除贊成外，並提出三項希望條件：㊀以英日預備會商，達到英日妥協地步，且明白表示，希望追蹤英美平等原則之成績，㊁以非戰公約爲討論基礎，爲此次裁軍會議之基本觀念，宜率先裁減威脅他國之攻勢的軍備。㊂各國民衆所企求者，不止於限制軍備，實爲裁減軍備。同時，日本又用外相幣原名義，發表聲明書，表示日本意思，其中以「日本政府所注重者，爲使任何國家不受威脅之海軍協定，且減輕各國國民負擔之協定」數語，爲最漂亮。

法國答復，並無正式保留條件，但一再聲明法國自有其裁軍之原則，並希望此次裁軍會議，能與日內瓦裁軍機關發生關係。義國復牒，亦寥寥數語。惟主張規定之總噸數及義國裁軍後，須不低於歐洲大陸上任何國家云。

(三)倫敦會議前之五國海軍實力

倫敦會議開幕以前，五國現有主力艦及補助艦之實力，究有若干？此爲倫敦會議之基礎，及各國提案之標準。在敘述倫敦會議經過情形以前，對此宜先有明確之認識，庶不至茫無頭緒也。

茲將一九三〇年一月末爲止，五國海軍所有實力，表列於次：

(一)主力艦

	現有實力 隻—噸	華府條約規定數量(一九四二年以後) 隻—噸	比率(百分比)
英	二〇—五五六,三六〇	一五—五二五,〇〇〇	五·〇〇
美	一八—五〇六,一九八	一五—五二五,〇〇〇	五·〇〇
日	一〇—二九二,四〇〇	九—三一五,〇〇〇	三·〇〇
法	九—一九四,五四七	六—一七五,〇〇〇	一·六八
義	四—八六,五二八	六—一七五,〇〇〇	一·六八

(二)航空母艦

	隻—噸	噸	
英	七—一一〇,三五一	一三五,〇〇〇	五·〇〇
美	四—九〇,〇八六	一三五,〇〇〇	五·〇〇
日	四—六八,八七〇	八一,〇〇〇	三·〇〇
法	一—二二,一四五	六〇,〇〇〇	一·七五
義	一—三,三一六	六〇,〇〇〇	一·七五

(三)大巡洋艦(八英寸口徑砲，艦齡二十年)

	既成 隻—噸	建造中 隻—噸	計劃中 隻—噸	合計 隻—噸
英	一二—一二〇,〇〇〇	六—五六,〇〇〇	十—一〇〇,〇〇〇	六—一六八,〇〇〇

美	一——一〇,〇〇〇	一三——一三〇,〇〇〇	一〇——一〇〇,〇〇〇	二四——二四〇,〇〇〇
日	八——六八,四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		一二——一〇八,〇〇〇
法	三——三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
義	二——二〇,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〇

（四）輕巡洋艦（八英寸以下口徑砲，艦齡二十年）

	既成	建造中	計畫中	合計
	隻　噸			隻
英	四三——二一七,〇〇〇			四三——二一七,〇〇〇
美	一〇——七〇,〇〇〇			一〇——七〇,〇〇〇
日	二一——九八,〇〇〇			二一——九八,〇〇〇
法	五——四九,〇〇〇			五——四九,〇〇〇
義	九——四〇,〇〇〇	六——二九,六〇三		一五——七〇,〇〇〇

（五）驅逐艦（艦齡十六年）

	既成	建造中	計劃中	合計
	隻　噸	隻　噸	噸　隻	噸
英	一五〇——一五七,五八五	二〇——二六,七六六	九——一三,二五〇	一七九——一九六,七六一
美	二八四——二九〇,三〇四			二八四——二九〇,三〇四
日	一〇三——一〇八,九七五	六——一〇,二〇〇	六——一〇,二〇〇	一一五——一二九,三七五
法	六一——七〇,七五二	二一——四四,八六四	六——一五,四一三	八八——一三一,〇二九
義	七八——七四,三九九	一一——一四,六二〇		八九——八九,〇一九

（六）潛水艇（艦齡十六年）

	既成	建造中	計畫中	合計
	隻　噸	隻　噸	噸　隻	噸　隻　噸
英	五三——四五,三一四	一〇——一四,二五〇	六——六,八〇〇	六九——六六,三六四
美	一〇八——七七,〇六二	二——五,五二〇	三——四,六五〇	一一三——八七,二三二
日	六四——六六,〇七七	七——一一,七五六		七一——七七,八三三
法	四四——三二,八七三	四七——四八,七八〇	一二——一二,三三五	一〇三——九三,九八八
義	四五——二七,八四〇	一四——九,八二四		五九——三七,六六四

（七）補助艦總噸數（航空母艦不在內）

	既成	建造中	計畫中	合計
	噸	噸	噸	噸
英	五三〇、二三〇	九八、三三六	二八、四七〇	六五七、〇三六
美	四四七、八六六	一二五、五二〇	一〇四、六五〇	六七八、〇三六
日	三四一、六八七	六一、九六六	一〇、二〇〇	四一四、〇三二
法	一八二、一三七	一二四、六四四	三六、六三八	三四三、四一九
義	一六三、二〇七	九四、〇四六		二五七、二五三

綜計以上各表，倫敦會議前五國海軍各種艦艇之總噸數，如下表所列：

	既成艦	建造中者	計劃中者	合計
	噸	噸	噸	噸
英	一、二〇六、九三〇	九八、三三六	二八、四七〇	一、三三三、七三六
美	一、〇三〇、三五〇	一二五、五二〇	一一八、四五〇	一、二七四、三二〇
日	六九五、五三七	六九、五六九	一〇、二〇〇	七七五、三〇二

法	三九八、八二九	一三四、六四四	三六、六三八	五七〇、二一一
義	二五五、〇五〇	九四、〇四六		三四九、〇九六

（四）開幕典禮與各國代表演說

美日法義四國代表，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左右，行抵倫敦。五國海軍會議，即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在英京上議院，英皇幸臨　，舉行莊嚴瑰麗之開幕典禮，在歷史上，永留重要之一頁。

首由英皇致開會辭，大致為獎勵勸勉之言。繼由英相麥克唐納陳述英國對於此會之意見，大意謂：會議之目的，在謀得軍力平衡之諒解，以停止軍備競爭，節省海軍經費。並擬將各國現有海軍大加裁減，俾能成立一種協定，移交日內瓦裁軍預備委員會，以促進裁軍大會之召集。又謂：欲使會議成功，須顧及各國不同之需要，英國之國防及食物運輸，多賴海上交通之維持，故英國對海軍最為重視，欲英國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亦以在海軍方面為最有效云。其言雖為原則之陳述，其實已隱示英國對於海軍問題之具體的主張，預留提案之地步也。

次由美首席斯蒂生演說，因英美當局已有諒解，故斯氏演說，大致贊同麥氏意見，略謂裁軍之進行，宜以國際安全情形所能應許為限，更用好意及實際方法，求其實現。措辭極為圓滑，頗獲得各國代表之好感。

法首席代表演說，捉住麥氏「顧及各國不同之需要」一點，發揮自己主張，謂各國之需要，為其地理形勢，歷史環境，及其他政治經濟國防等情形所決定，為一國生活之表現。故欲謀裁減軍備，必須以此等需要為出發點云。其言外之意，在於打消法義平等之說，故反覆就各國需要不同，遠徵博引，以預留自己地步，可謂外交辭令中之妙品也。

日代表若槻禮次郎陳述日本願意裁減海軍之意　，最後謂：「關於裁減兵力，日本所最系念者　，為對於攻擊的作戰，總須保有足以防禦日本帝國之實力　，以免國民安全念頭，為之動搖」云，則預為日本提案留地步也。

義代表葛蘭蒂陳述義大利之兵力，已至最低限度。希望各國對於裁軍之期望，予以具體的左證。最後謂：「各國代表，如假借名義，口舌相爭，以謀維持其現有軍備，則會議必歸於失敗」，將後來情勢，一語道破，可謂快人快語也。

（五）二次大會經過情形

一月二十三日在聖雅各宮，舉行第二次大會，各國代表相繼陳述各自國家國防之需要，大率屬於理論的及抽象的方

面，並無一語及於政治的根據及比率問題。

各國代表議決設立一委員會，名爲第一委員會，以決定議案程序及裁軍方式。另設分委員會，以考慮一切專門問題。

一月三十日，開第三次全會。首由義代表提出包含㈠各國海軍比率之決定，㈡各國海軍總噸數之決定之提案，葛蘭蒂說明此兩案係決定裁軍原則，應儘先討論。英國提議，按照等級限制五國海軍。法國提案，較爲廣汎，包含下列三項：㈠限制總噸數，㈡艦類等級，㈢噸數轉換，及其數量條件。各國代表就英法義三國案討論義代表聲明保留原案。英代表說明提案，謂在不損害原定比率之範圍內，不妨將各級艦艇之噸數，稍行轉換。惟是等轉換，祗限於戰鬥力較小之艦隻，而其每隻之最高噸數，尤須嚴加限制。至於巡洋艦問題，英國主張分爲兩種：㈠砲徑六英吋以上者，㈡六英吋以下者，另成一種。

美代表斯蒂生提議，將英法兩案交由第一委員會研究審查。

二月四日，第一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審查英法提案，最後決定，採用法國提案爲討論之基礎。

所謂法代表之折衷案，係將所有海軍艦艇，分爲六種：㈠排水量逾萬噸，或砲徑超過八英寸者，㈡普通艦砲徑逾六英寸者，㈢普通艦砲徑不及六英寸者，㈣潛水艇，㈤飛機母艦，㈥特種艦艇，如設有水雷之艦及訓練艦等。在以上大等等級之間，其噸數之轉換，並不限於戰鬥力較大之艦艇。惟關於轉換之噸數，則定有限制。且欲使用此項權利時，須在一年以前，通知各國云。

英國對法案提出之對案，須將軍用艦艇分爲五種：㈠主力艦，㈡飛機母艦，㈢巡洋艦，又分爲砲徑八英寸或八英寸以上者，及砲徑六英寸或六英寸以下者二種，㈣驅逐艦，㈤潛水艇等五級。關於㈠㈡兩級，不得轉換噸數。㈢級大巡洋艦亦祗能與下級艦隻，作有限制的轉換。其他小巡洋艦與驅逐艦之間之轉換，則幷無限制。潛水艇與其他艦隻之轉換，則未提及，蓋英國始終主張將潛水艇全廢也。

二月六日，美代表斯蒂生發表重要宣言，七日，英國發表重要覺書，涵義極爲重要，與日本之提議案，同爲倫敦會議之重要文件，即倫敦海軍條約之基礎。

(六)英美日三國重要提案

美國提案

一，主力艦

	現有噸數	照美案廢棄數	餘存噸數	選擇時之噸數					十五隻四七一·四〇〇
	隻　噸	隻　噸	隻　噸						比較廢棄 二六·三三〇
英	二〇—六〇八·四〇〇	五—一三三·九〇〇	一五—四七四·五〇〇	同上	日	一〇—二九二·四〇〇	一—二六·三三〇	九—二六六·〇七〇	新艦一艘 三五·〇〇〇
				Wyoming廢棄 二六·〇〇〇					新造九艘二七四·七四〇
美	一八—五三二·四〇〇	三—七〇·〇〇〇	一五—四六二·四〇〇	新艦一隻 三五·〇〇〇	日對美比例	〇·五五		〇·五七五	〇·五八二

二，補助艦

	英國	美國 選擇		選擇	日本	日對美比例	選擇
	隻　噸	隻　噸	隻　噸	隻　噸	隻		
大巡洋艦	一五—一四六·八〇〇	一八—一七六·八〇〇	一八—一八〇·〇〇〇	一五—一五〇·〇〇〇	一二—一〇八·四〇〇	〇·六〇二	〇·七二三
小巡洋艦	一九二·二〇〇	一五〇·二〇〇	一四七·〇〇〇	一八九·〇〇〇	九〇·二五五	〇·六一三	〇·四七七
驅逐艦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〇·六
潛水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〇·六六七
合　計	五九九·〇〇〇	五八七·〇〇〇	五八七·〇〇〇	五九九·〇〇〇	三五八·六五五	〇·六一一	〇·五九八

英國覺書要旨

（一）協定效果

此次會議之協定，至一九三六年止為有效，各國於是年以前，按照協定，就其計畫及現有勢力，加以必要修正。以一九三五年開下期會議。

（二）艦類轉換

㈠主力艦，航空母艦，潛水艇不得轉換，

㈡由八英寸型至六英寸型，承認一定百分比之轉換者時，用Valuating Focter.

（三）主力艦

㈠在條約批准十八個月之後，辦到華府條約規定之主力

艦隻數。

㈡至一九三五年止，不可再造現有艦艇之代用艦，在此期間內，主力艦全部問題，各國協商解決之。

㈢英國希望至相當時期，可締結主力艦全廢之協定。

（四）航空母艦

一萬噸以下之航空母艦，亦在限制項內，英美各為一〇〇，〇〇〇噸，其餘三國之分配量，照既定比率決定之。

（五）巡洋艦

㈠英美協商之巡洋艦保有量五十艘，三三九，〇〇〇噸，由軍艦艦型限制協定，為最後之決定。

㈡八英寸砲巡洋艦之軍艦排水量限制，如華府條約所規定。

㈢輕巡洋艦之最大排水量為六〇〇〇或七〇〇〇噸，

（六）潛水艇

關於潛水艇限制問題，悉依華府條約辦理。

（七）特殊艦艇

各國每年公布其就役或建造中艦艇之排水量。

日本提案

（一）主力艦

㈠至一九三五年止，不得起工建造新艦。

㈡成立關於主力艦之艦型（二五，〇〇〇噸為止），備砲（口徑至十四英寸為止），年齡（二十六年）之協定。

㈢華府會議協定之艘數，不變更之。

（二）航空母艦

由華府條約航空母艦定義中，削除一〇，〇〇〇噸之限制，此種艦艇，不問其排水量幾何，使悉在全部該條約航空母艦限制量內。

（三）輔助艦

	日本 第一案 隻—噸	日本 第二案 隻—噸	美國 第一案 隻—噸	美國 第二案 隻—噸
八英寸砲巡洋艦	一二—一〇八•四〇〇	既成艦 一二—一〇八•四〇〇 新造 一七•六〇〇	一五—一五〇•〇〇〇	一八—一八〇•〇〇〇
輕巡洋艦	既成艦 一七—八一•四五五 新造 二六•三〇〇	八一•八〇〇	Omaha級 一〇—七〇•五〇〇 新造 一一八•五〇〇	同 七〇•五〇〇 新造 七六•五〇〇
驅逐艦	一〇五•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潛水艇	七七•八〇〇	七七•八〇〇	八一•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
合計	三九九•五五〇	三九〇•六〇〇	五七〇•〇〇〇	五五八•〇〇〇

（附註）美潛水艇為六〇，〇〇〇噸時，則驅逐艦為一七一，〇〇〇噸

（未完）

甲午戰爭中之俄國外交（五）

蔣廷黻先生選（赤檔）
張祿譯

（七十四）駐柏林大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俄曆七月十一日）

昨日電已收到。我已將其內容轉達羅敦幹男爵。他回答說，德國政府於四日前已致電其駐東京與北京的公使，令其參加一切強國代表為維持和平而採用的步驟。此項訓令已將本問題取消了。柏林內閣繼續聲言，好像對朝鮮問題缺乏興趣，雖然英國已在此作了種種企圖。他還不知道那因無法可想而提出的延長佔據的計劃，他也不注意日本的海軍力量。

查雷利夫。

（七十五）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俄曆七月十一日）

查貝來電言，「友誼的調停沒有成功。日本軍隊佔據了城門。戒嚴狀況，物品缺乏，恐慌與逃跑都已開始。國王與人民之惟一的希望，就是俄國之仲裁」。中國方面還希望我們的有力的外交活動，能免除戰爭。同時，看到最後明出日本之過份挑戰而狂大的行為，中國也不得不準備那不可避免的衝突。明日將有一萬人送往朝鮮。中國軍官一再嚴令，自方不得開始衝突。在北方幾個口岸上還準備着一萬人。九個兵船的艦隊在護送軍隊。中國人認為，日本既不願採納一切和平妥協而決然地走向戰爭，中國人就不得不運用所有的方法以迫日本放棄其挑戰的路線。無論如何，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不論其結局如何，對我們的遠東政策之進行都是不利的。急待閣下之指示。

喀西尼。

（七十六）駐中國軍事諜報員之報告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俄曆七月十一日）

第一九六——二三四號。

中國現在準備撤退其在朝鮮的軍隊以等待談判，同時又加緊了軍事準備。現在在天津準備了五千兵，在旅順口九千，在上海一萬。準備以三百萬兩集合五萬兵。中國人認為日本弱於他。決定不放棄在朝鮮之權利。如談判不能成功，秋季即開始作戰。其計劃大概是，以滿洲為根據地，而佔領朝鮮北部。日本說，如暴動停止，他即可撤退軍隊，同時卻向朝鮮增兵，現在已有一萬六千人。秋間日本即可準備好一個嚴重的行動。其廣泛的警備，證明其欲在朝鮮取得實在的結果。英國想使中國信他那俄國幫助日本的話。英國艦隊在哈米爾頓港（巨文島）。

大家都以為戰事甚難避免。

佛卡克大使。

(七十七)外交部之備忘錄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俄曆七月十二日)

英國大使轉來下面的通知：「金伯雷爵士作他的建議時，並不要中日兩國軍隊在朝鮮維持其原有的地位，而是要日軍放棄漢城與濟物浦而退到南方去，中國則退到北方去，以避免敵對的接觸。」英國的提議所採取的方式，爲對有關係列强之通電。

大不列顛政府認爲，如上述提案能被採納，即可從容佈置談判事。拉謝爾又說，其本國政府甚願我們同意於共同行動之參加。他以爲，這些行動愈快愈好，且以絕對均等爲原則，以求得到成功。(註)

(註)在原文有吉爾斯的小註：「我將以此通知轉告我們駐北京，東京巴黎與柏林的代表們。」

(七十八)駐倫敦大使致外交大臣書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俄曆七月十二日)。

閣下寄來的一些外交文件以及七月十八日(六日)的信都剛剛收到。關於朝鮮問題的文件也非常完備而可注意。但我的意見已述於前日之電報中(註)，現在幾乎沒有什麼新意見了。

我在那電中約略的指出，金伯雷爵士非常感謝我們給他的通知。他非常滿意地指出對於本事件意見之一致，並希望共同製定行動辦法，以排除朝鮮現狀之危機。他同我們一樣，認爲這次衝突之結果，對於遠東之利益有很大影響，同時又覺得在北京與東京所提出之溫和與聰明的忠告，已足使衝突消滅。他懷着這個目的，邀請與此事有關係之列强參加我們的外交行爲。我聽金伯雷爵士說，列强並列有義大利，這一點使我很驚訝，因爲他開始時並沒有把義大利列入共同行動者之數。與我接談的人對我解釋，所以請義大利加入者，由於義國大使之詢問，他認爲我們忘記了羅馬內閣，所以有些不大高興。這位外交大臣，很容易解釋，他所邀請的列强，或是按照其地理的地位，或是因爲其重大的商業利益能直接感到中日衝突之重大影響；但是沒有方法能拒絕其他國之參加，而且義大利的合作亦可幫助問題之解决，所以就歡迎他參加了。金伯雷向我解釋了這個動機之後，又添上幾句，說，依照駐北京的英國公使所提出的意見，列强之公同壓迫還是阻止流血衝突以挽救中日兩國陷入火坑之惟一辦法。

不幸這種可能沒有實現出來。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昨日報載，大家所担心的衝突已經發生。日本砲艦轟擊了一個朝鮮港口，互相仇視之兩軍已在漢城開始衝突。

截至今晨止，外交部還沒有得到任何消息以証報載新聞之確否。而大體說來，這新聞是根據既已發生的事實。

如果這是實在的，惟一的步驟只有設法使衝突不致擴大。

斯台爾

(註)根據內容來斷，好像是檔案中所藏的七月二十四日(十二日)的電報。這電的結尾爲下面的通知：「他自己——金伯雷爵士——業已邀請巴黎，柏林以及羅馬內閣，後者好像是自願參加本問題之解决。」

(七十九)駐巴黎大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俄曆七月十四日)。

今天在接到閣下的電報之前，漢那陀向我指出兩種見解之不同，一種是我們的觀點，是要維持佔領之現存狀況；一種是英國的觀點，是要衝突之雙方各自撤兵以成立中立區。法國將以調和的精神協助兩者，不特別傾向任何一方面，除非是帝國政府認為必須選擇一方的時候。他認為對敵行為將不可免。他希望能更完備地知道帝國政府所能採取的辦法。日本向法國要求，如戰事發生，法國能保護在中國的日本臣民。總長準備作一肯定的答覆。他又懇切地詢問我們對於這一點的態度。我答覆他請示政府後再說。

莫倫根。

(八十)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俄曆七月十四日)

七月十日電已收到。

中國已同意在某距離地點，中日兩國軍隊暫駐朝鮮境內；但要求日本退出漢城(註一)，同時答應自己也不佔據他。我已通知希特羅渥(註二)

喀西尼。

(註一)「要求日本退出漢城」一句下面，原稿上有鉛筆線。

(註二)在本文末尾有吉爾斯寫的一句話：「我看中國的要求很和平，我想應該通知希特羅渥。」下面亞歷山大第三批個「是」字。

(八十一)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俄曆七月十四日)

中國兵船三艘行近牙山時，未經宣佈戰爭，即被砲擊。一船被擄。另一艘是懸掛英旗的商船，載有一千五百中國兵士，已被擊沈。其他一艘則帶着此種消息之報告，急行逃歸威海衛。我看在東京提出有力的共同行動，已是必要(註)。

喀西尼。

(註)在本句下有吉爾斯用鉛筆寫的小註：「馬上通知希特羅渥(不知英國政府對此問題發表宣言沒有？)」

(八十二)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俄曆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日(二十二日)電已收到。

英國代辦於幾天前，已提議把中日兩國軍隊隔開，日軍退出漢城與濟物浦，已退到南部，中軍則退到北部，以避免戰爭。關於退出漢城及其港口的問題，日本人的答覆是含混的，同時又說，現在中國軍隊在南而日本軍隊在北，所以很難改變現在的位置。英代辦已將此覆文轉呈倫敦，他正等待答覆。昨天才接到訓令，令與我磋商。因為外相病了，所以我今天與外次談了一談。林權助答應我，在與陸奧宗光商量之後，可以給我一個答覆。林權助又說，除了英國提議兩國軍隊之外，還有別的主張，就是奧康諾在北京所提出的，那不過是日本向中國所提原案之修正，保留了關於朝鮮經濟組織與商業組織之全部而去其政治部份。林權助說，日本不能不拒絕此種計劃，因為這等於承認中國對朝鮮之宗主權。意大利公使告

許我，他已得到政府的命令，要他協助英國的提議：隔離兩國軍隊，以免除衝突。

希特羅渥。

（八十三）亞洲司長之報告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俄曆七月十六日）。

中國公使（註一）根據李鴻章的訓令，作下面的通知。

喀西尼伯爵已執行他所接得的訓令，對朝鮮問題與英國共同照會。並詢問中國政府的意思，中日兩國軍隊離漢城後，應退到何處以避免衝突？李鴻章答覆，日本軍隊應退至釜山（朝鮮南部之海口），中國軍隊應退至平壤（漢城西北方平安道之道治）。喀西尼伯爵已將此事電告希特羅渥。

我問，根據以上所述，是否即証明中國已接受俄英的共同提案，公使的答覆是肯定的（註二）。

卡卜尼斯特。

（註一）徐佘壁

（註二）此處吉爾斯批有「呈上批閱」字樣。

（八十四）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俄曆七月十七日）

日軍於七月十日攻克漢城王宮。國王，太子，與全家都作了日本使館的俘虜。

喀西尼。

（八十五）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俄曆七月十七日）

夜十二時後接日本外交部一個照會，內容約略如下：

「朝鮮王父大院君已攝國政，並將實現大鳥圭介所建議的各種改革。日本曾屢次向中國提議，以共同實現此項改良，但中國拒絕這種提議。現在，所希冀的改良，皆可望實現。現在，因國王之意志與大院君之努力，朝鮮獨立問題與中日兩國在朝鮮之商務的與政治的均等問題，皆無須討論，因為日本與朝鮮已可直接解決這些問題。日本政府已接到確實報告，知道中國於七月二十五日由陸路進入朝鮮之軍隊，顯然挾有仇視日本與朝鮮的目的。中國好像準備接受列強之勸告，但這不過是個詭計，用以延緩時日，以作戰備。中國軍艦於牙山附近轟擊日艦。日本政府因友善列強之示意，而向中國提出的建議，在此種狀況之下，不能不撤回。」

這照會之末尾，對於中國倔強，因而使列強愛好和平之努力皆歸無效，表示遺憾。並斷言，日本政府在任何時日，都準備接受不反現狀，不傷帝國威德的和平提議，他的愛好和平，是無可懷疑的。

希特羅渥。

（八十六）駐華盛頓大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俄曆七月十七日）

十日的通知電早已收到。

昨天才看到美外交總長。他同意我們的見解，但美國政府根據朝鮮之

請求，只能在北京與東京提出切實而溫和的勸告，而且這樣已經自己滿意了。格雷森（註）深恐，因日本內部糾紛正在威脅着，其政府爲着轉移注意力，一切事情都能做出。

康太庫辛。

（註）美外長。

（八十七）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三十日（俄曆七月十八日）

昨日電發後，始收到七月十三日電。

現在應該預告閣下者，除了根據金伯雷的請求參加談判，以隔離中日兩國在高麗的軍隊而避免衝突外，我又準備，更加重要的談判。日外次（註一）今天接見我時，告訴我說，意大利公使與英國代辦昨天向他提出下面的建議：爲着達到中日兩國之直接協商，日本應改變其對中國之原來提案，而增加下面幾點：（一）應派定中日兩國代表以協商朝鮮應行改革之各項問題；（二）各項工作皆應先取得國王之准許；（三）各項改革皆應在前述代表監督之下執行。意大利公使與英國代辦居然認爲沒有將此事通知我的必要。如前電所言，意大利公使所通知我者只限於他已接到令他協助英國提案之訓令；但自此之後，他即以意大利外交所特具的熱心而活動起來。

林權助告訴我，日本人在答覆馬丁諾（註二）與巴芝德（註三）時，將不談他們提案之本質，而希望將此項提議先通知中國　，如中國已經採納，日本人就可以商量。

希特羅渥。

（註一）林權助

（註二）意公使

（註三）英代辦

（八十八）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俄曆七月十九日）

中國公使（註）在訪問我的時候告訴我，他已於今晨接到本國政府令他回國的命令，因日本已開始軍事行動。他已把這種意思通知日本外相，將趁最早的輪船歸國。

希特羅渥。

（註）汪鳳藻

（八十九）外交總長致駐意代辦門道甫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俄曆七月二十日）

從格雷的議會聲明中，我們知道英國要求意大利對朝鮮問題之共同行動。請你告訴意大利政府，如意國代表能接到同乎英法德等國代表所接到之訓令，我們即將訓令，我們駐北京與東京的代表邀請他們參加朝鮮問題之行動（註）。

吉爾斯

（註）在八月二日（七月二十一日）的覆電中，門道甫報告，意國駐北京與東京之代表們已接命令，令他們與英國與其他强國代表共同行動。

（九十）日本公使之通知書（註一）

七月三十一日(俄曆七月十九日)，駐東京之各國代表得到日本外相之下面的通知○日本政府用盡了自己能做到的與公道的努力，以求中日兩國間的誤會能夠確切地並長期地消除(註二)，但這種努力却沒有得到任何結果，所以外相不得不執行自己的職務，而宣佈戰爭狀況已存在於中日兩國之間○

(註一)在原文之題下，還有個小題：「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七月二十日)從東京發出的電文之翻譯」○其下部左角有亞歷山大第三閱過之符號○

(註二)自「日本政府」到「消除」一段之下有紅鉛筆所畫的線，並已畫有沙皇已閱過之記號○並有疑問號與驚訝號○

(九十一)駐倫敦大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俄曆七月二十日)

金伯雷剛才接到駐東京英國代辦之電報，報告日本政府已以中日間戰爭狀況之存在，正式通知各國代表○金伯雷希望英俄兩政府間之同調，雖在環境變遷時，尚能繼續維持○他想知道我們對於目下日趨複雜之局勢之觀點，他將以此意電告拉朗爾○他認為我們尚可採取若干共同步驟，以求戰事之迅速的結束○他又認為兩政府之意見交換，還是不無補益的○

斯台爾○

(九十二)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俄曆七月二十日)

七月十七日來電之答覆(註)○

必需派"Koreetz"號艦到濟物浦○天津居民十分恐慌，應派艦至大沽口○請電轉海軍上將，因天津與海參崴之間，已不能通報○至於漢口，現在還沒有派軍艦去的迫切需要○

喀西尼○

(註)卡卜尼斯特於七月二十九日(十七日)所發一〇六號電報中通知，砲艦Koreetz號已到濟物浦，並問喀西尼是否要他到漢口去○

(九十三)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俄曆七月二十日)

續昨日電○

關於海戰之消息，業已完全証實○據日本新聞說，七月二十五日，豐島附近之中國兵艦，不答覆日艦之敬禮，而逕行開砲○日艦遂擊沈其運輸艦，內有一千五百名士兵，並俘虜其砲艦「操江」，獲步槍三千桿，大砲二十門，水手八十二人，內洋員二人○其他兩中國艦逃走○

希特羅渥○

(九十四)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俄曆七月二十日)

今天夜間接到日本外交大臣之通電，言對中國之戰爭已經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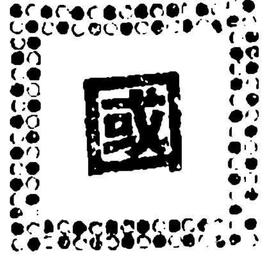
希特羅渥○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九月七日起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止

（金震）





比國專使來華報聘

比國報聘專使辭生銜新王命於前月二十七日偕隨員等由歐抵滬，旋即北上，遊覽洛陽，北平等地名勝古蹟，隨回南京，覲見國府林主席訪問行政院汪院長等，並躬謁中山先生陵寢。事畢赴滬，於十一日啓程返國復命，茲紀其覲見經過如次：

專使夫婦到京情形

南京七日電，比報聘專使辭生，六日晚六時，偕夫人隨員及比使紀佑穆夫婦等一行，乘泰山號藍鋼車，附掛平滬通車，由津南下，七日晚八時四十五分准時到京。國府派參軍田士捷，典禮局科長劉迺瀋，上校股長李存厚，外部交際科長林桐實，副科長瞿常，秘書汪延熙，王讚祖等，到浦口車站歡迎。專使等抵浦後，即乘津浦路局預為備妥之澄平號輪渡江，乘外部所備汽車入城。由往迎人員陪赴馬台街三十一號我政府設備之行館休息。該處係新式樓房一幢，樓上下共十二間，並有網球場及花園，原為全國經委會外籍顧問宿舍。近由外部派員重新布置，一切傢俱，均係新購，計樓下左方為大客廳，右方為小客廳，後為食堂，樓上為寢室，陳設極整齊美觀。比專使到達後，即由外部派職員三四人，常川照料。專使八日起，依外部所定接待日程，分別覲謁我國府主席及外交部長，並出席各處宴會。專使此次來華報聘，並携帶比王贈送我國林主席汪院長蔣委員長及外部次長徐謨等之勳章，於八日晨覲謁主席及汪院長等時，分別當面呈遞。又各處招待專使之請柬，七日均已發出。

覲林主席謁汪院長

南京八日電，比專使辭生等一行，八日依規定之招待日程，於晨十時赴鐵道部一號官舍，拜謁汪兼外長。先由外部秘書汪延熙，乘坐外部汽車，赴高樓門駐京比使館迎接比使紀佑穆，即與紀使同乘汽車赴馬台街三十一號專使行館，陪同辭生專使赴鐵部官舍謁見汪兼外長。專使與紀佑穆抵官舍時，外部交際科長林桐實，已在門前肅立迎候，即導入會客廳內休息。林科長入啓汪兼部長後，汪至客廳接見。由外部科員王遂徵担任翻譯。行握手禮後，互相問候，並進香檳，約談一刻鐘，專使及紀使告辭退出。汪兼部長送至客廳門首，即由林桐實科長送至官舍門前，仍由外部汪延熙秘書，陪同乘原車返行館休息。南京八日電，比專使覲見禮，按大使覲見儀式舉行，十一時四十分，國府派參軍毛仲芳乘汽車赴行館迎迓。專使佩我國七日晚所贈之采玉大勳章，偕參贊秘書等，由毛陪同赴國府，至十一時五十分到府。沿途安加警戒，國府大門內馬道，列步兵一排，軍樂一隊，專使到時，舉槍致敬，並奏比國國樂。國府科長劉迺瀋，外部科長林桐實，在大禮堂門外下車處迎接，呂參軍長在會客室階下迎接，導入會客室休息。典禮局長入啓主席出臨禮堂。文官參軍兩長，率文武官員分列左右兩行。外次及譯官立主席左右。布置畢，典禮局長請專使入室。行禮如儀，專使致頌詞。譯官譯畢，專使呈國書。主席接收交外次。主席朗誦答詞。譯官譯畢，主席與專使握手談話：先問比王陛下健康，寒暄畢，專使引隨員覲見，一一握手如儀行禮。退出，由典禮局長導入接待室。外長文官長參軍長入室周旋，主席仍回辦公室。繼宴專使，與宴人員汪兆銘，居正，葉楚傖，陳紹寬，王世杰，魏懷，呂超，石瑛等到齊後，即入啓主

席蒞臨會客室，與專使並行至宴會室，入座。筵爲中餐，宴畢，至廊前攝影，同會客室，主席與專使握手後先返。旋專使告辭，外長送至門首，文參兩長送至階下，劉林二科長送至大禮堂門前，仍由毛參軍陪送返行館。

呈遞國書　互致頌辭

南京八日電，祥生專使謁林主席前，先由比使紀佑穆，於八日晨十一時半謁林主席，呈遞比新王國書，及賚呈大勳章。紀使按時偕駐京代表譚伏爾，乘自備車赴國府，沿途加派之軍警致敬。國府大門內道旁列步兵一排，舉槍行禮。國府典禮局科長劉迺藩，外部秘書汪延熙，王纘祖，在紀使下車後，迎入接待室稍息。由典禮局長入啓主席出臨第二會客室。就座前向外立，外次徐謨立左側，傳譯官立右側，文官參軍兩長左右分列，佈置既定，由劉科長導紀使入室，向主席行一鞠躬禮。主席答禮畢，紀使進呈國書，主席接受後，交外次，紀使再呈大勳章，主席接收，交文官長。紀使與陪見各員握手。主席邀紀使晤談，進茶烟後，紀使告辭，由劉科長導入會客室，參與祥生專使覲見禮。南京八日電，比專使呈遞國書頌詞云：「主席閣下，本使奉大君主之命，以特命專使資格，恭呈國書於貴大主席之前，無任榮幸。本國前君主亞爾培一世之薨，閣下與比利時全國及其君主，同表哀悼，並派代表參加殯禮，本國君主五中銘篆，特命本使代表，敬致感謝之忱。本國與貴國歷來幸有之邦交，深願維持，而使之更加親善，命於通報登極之時，鄭重申述，並祝貴大主席政躬康泰，貴國國運日昌。本使膺茲使命，代表來和保三世陛下，向貴大主席閣下，傳達此意，實爲莫大光榮，謹致最深敬意，恭請仁察。」林主席答詞云：「專使閣下，貴專使以大比利時國特命全權資格 ，呈遞貴國大君主通告登極國書，本主席接受之下，深爲愉快。貴國前君主亞爾培一世，我國人士素所景仰，所有良好友誼之紀念，必能垂留永久。中比兩國固有之邦交，本主席實與貴國君主意願相同，盡力使之益加親善 ， 祝頌大比利時國國運昌盛，貴國君主政體康豫，務將此意轉達，有厚望焉。」

瞻謁孫陵　親獻花圈

南京九日電，比專使祥生九日晨九時，偕比使紀佑穆及參事秘書武官等，由國府典禮局股長李有樞・外部秘書汪延熙王纘祖，陪同分乘外部所備汽車，赴陵園謁陵。時外部交際科長林桐實及陵園管理委員會所派招待員，已在祭堂門前恭候。祥生等行抵陵墓祭堂，林科長趨前迎接，即導入休息室內休息。全體至祭堂總理遺像前行禮，祥生獻花圈後，全體行最敬禮，禮畢，至墓內瞻謁總理遺容， 然後出祭堂， 拾級而下。行至中途，褚民誼亦到，爲祥生等攝影，即相偕出陵墓，分赴各處遊覽。專使與紀使由外部汪延熙秘書，陪同赴靈谷寺譚墓。其餘人員隨褚民誼及國府典禮局股長李有樞・外部秘書王纘祖，赴明陵。 專使等遊譚墓畢， 亦至明陵，與其隨員會合在明陵祭堂稍息，並略進飲食。全體赴紫金山天文台，參觀該台各儀器，至十一時許下山，返行館休息中午十二時一刻，林主席派參軍長呂超，偕典禮局科長劉乃藩乘汽車赴專使行館，代表答拜。由專使及紀使親出招待，互談十餘分鐘，呂參軍長即興辭而退。

離京赴滬　發表談話

南京九日電，石瑛九日午，在市府宴比專使夫婦。午後三時，比專使夫婦偕紀佑穆夫婦，由褚民誼等陪同前往參觀我國寧海軍艦。陳紹寬親到艦招待，並鳴禮砲十九響示敬。五時半出席中比庚款委員會之招待會。晚八時，紀佑穆在京比使館宴專使及我國各部會長官，以資聯歡。晚十一時半，乘國府所備禮車赴京滬車站，在站與歡送人員略談，即登附掛平滬通車之泰山號花鋼車。十二時離京赴滬，外部派林桐實汪延熙隨車照料，褚民誼亦陪同前往，林汪特備花籃數座，分贈專使夫人及紀使夫人。又比專使祥生臨行時，發表書面談話，大意如下：敝專使團此次報聘貴國，承熱烈歡迎，感激莫名，由此可見兩國友誼更爲增進。敝國唯一之願望，在使中比兩國對於經濟和實業有一密切之聯絡。敝專使團遊歷貴國，自南而北，所見貴國富源文物，處處使人贊賞，尤重在美術方面，値得世人留戀。吾人對於貴國農業發展亦爲驚歎，因貴國農人極能耐勞，而愛護其土地。因此之故，工業方面無甚發展，此爲一缺憾，惟將來之發展，固無限量焉。吾人此次在貴國旅行中，見貴國鐵路管理之得法，及其充分之發展，實爲貴國之福利，吾人甚爲欽佩。總而言之，余此次所得印象，深信貴國前途未可限量。貴國如世界各國然，必須經過一過渡時期，吾人希望此時期早日完畢。屆時以地大物博之中國，其發展固無可限量。余素不喜發表談話，但余此次樂與貴記者發表余之觀感，同時敝國報聘貴國，受貴國

到處熱烈歡迎，敝國永遠不能忘，希望先代敝國深致謝忱。

酬酢既畢啓程歸國

上海十日電，比專使祥生夫婦，比使紀佑穆夫婦，總領譚爾伏夫婦，及陪同來滬之褚民誼，外部秘書汪延熙，交際科長林桐實等十四人，晨七時四十分，乘花車抵北站。滬市府特飭市保安處市公安局在站四週密佈崗位，嚴加戒備。專使抵站時，沿途斷絕交通，行人不得通過。到站歡迎者，計有吳鐵城，楊虎，文鴻恩及比正副領事等六十餘人。專使夫婦在軍樂齊鳴聲中出站，偕吳市長同乘吳之汽車赴華懋飯店行館，稍事休息。至十時，專使循國際慣例，偕比使赴市府拜訪吳市長敬以香檳。並由吳陪同參觀市府大廈，及市平心區各項建設，專使頗加贊美，約半時許返寓。吳市長定於十一時答拜。正午市商會等五團體，假銀行俱樂部歡宴比專使，至二時許始散。下午五時，比使答謝各界，招待茶會。晚八時，吳市長假華懋飯店歡宴。比專使夫婦及隨員等，定今晚登康特盧梭號輪，十一日晨六時啓航歸國。

財部穩定金融市面

美國宣布白銀收歸國有後，曾引起金融界之不安。最近財部孔部長爲安定人心計，特發表談話，一面頒布取締標金外匯投機命令，以穩定市面，其詳情如次。

孔祥熙之兩度談話

上海七日電，孔祥熙七日晨到滬。孔談：金銀具有神秘作用，供求關係，往往與人意相反，貴在流通，不在存積，銀去金來，與我無損，禁銀出口，不啻自墮國際貿易信用，雖下愚不出此。財部主管之糧食運銷局，已派員赴各地購糧，隨處堆積。俟秋收後，酌量災重地方，就近運去平糶，另組委員會管理之。銀行公會要求修改儲蓄銀行法，非無相當理由，已將原呈轉立法院核覆。上海十三日電，孔祥熙十三日下午在中行接見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略謂：㈠買賣標金，實際形同賭博，徒擾亂金融市場，且外匯權操自外人，以致轉瞬之間傾家蕩產者指不勝屈，故不得不加以取締。部令頒布之後，銀行界及交易所固已遵辦，即外商銀行亦已表示誠意合作。自今以後，非遵令辦理者，法律自予保護；反之，則無論盈虧，法令均無根據。人非至愚，當不致甘蹈法網。㈡各省市取締苛雜情形，已由本部地方稅捐整委會陸續公布，效果尚佳。㈢中央財政自本人就任一來，極力從事開源節流，成績尚佳。現新年度已開始，正極力謀收支之適合，以納國家財政於正軌。㈣財部刻因四川劉督辦請運現洋一千萬元至川，整理川省幣政，已由部發給輸運護照。

財部取締標金投機

上海十一日電，財部九日晚所發取締標金外匯投機令，因甚秘密，多數匯票商人及金業經紀人，均至十日晨閱報始悉，引起極大震恐。金業物品兩交易所，遂未能開拍，停市一天。拋出匯票之商人，利害最鉅，悽急尤甚。受打擊最重者，則爲套頭商，因其營業將全然停歇。金業交易所理事會，開臨時會，最後復召經紀人全體大會，結果要求展延結價日期，雖商及結價辦法，但未有決定。多數投機小商，未解財部用意所在，故有種種猜度。上午起少數標金空頭急於補進，在場外私商，多互結，暗盤初爲六十五元，繼增至七十元，嗣後抑至五十八元，又回至六十元。上海十三日電，銀行公會十三日呈請財政部解釋限制滙兌令。

標金價格中行爲準

南京十二日電，財部負責當局表示：關於滬交易經紀人請求延長掉頭日期一點，中央銀行已轉呈到部。財部對該項請求，是否予以通融辦理，尚未加以考慮；准許與否，須經調查研究以後再定。孔祥熙十二日晚赴滬，到滬後當有以處置。至於嗣後標金買賣價格標準，以每日中央銀行掛牌爲準，蓋中央銀行係以世界市場各方面之每日市價，衡情作公平價格，至金之成色，因我係虛金本位，仍以美金成色爲準，各種處置，皆衡之以平，故外商銀行，亦無不方便之處。外匯方面，銀行界所顧慮者，恐外商未能遵守功令，固亦有其理由，但外商銀行對此次財部合理之處置，均示合作，自不致有其他弊病。最後聲稱：財部對於公債，金業兩交易所，准許設立，原爲便利交易，而交易所每每失去原意，投機造謠，不但不能穩定市面，反足以擾亂市面。政府爲安定社會，早擬加以相當取締，復以種種顧慮，未嘗實現云。

剿匪軍事進步情況

最近贛省軍事，已到最後階級。殘匪尚圖爭扎，盡力四竄，贛東股匪竄閩，贛東北方部股匪竄浙皖邊境，而贛西之蕭匪，則竄擾湘南，一部并入桂境。茲誌本週剿匪情報如次：

蔣令湘省嚴密防守

五日南昌通信，週來江西剿匪軍事，進展甚速。殘匪四出流竄，企圖突圍而逃。如最近贛東股匪，挾其所部，傾巢竄閩。贛東北方部股匪，更欲深入浙皖省境。而贛西之蕭克股匪，則已率所部竄入湘南，與徐洪李宗保等股聯絡，圖入黔川。諸如此類，已足證明匪之在贛，實不能再行立足。凡以前匪恃為天險者，現悉為國軍所佔據，且碉堡林立，封鎖尤嚴。匪知已無活動之可能，乃四出突圍，圖闢其所謂「新赤區」。蕭匪竄入湘南，實為赤匪西竄之先導。蔣為嚴防匪主力再行西竄計，除決定在吉安（贛西南）設立行轅，俾可親赴前線指揮，切實防堵贛匪主力西竄外，並一面急電西路總部，嚴令所部，督同地方團隊，努力清剿散匪，趕築碉堡，暫勿急進，務使赤衆不能飛渡。又將以蕭匪此次西竄入湘，據報勢力猖獗，特於本月四日急電西路軍云：查各路構築碉堡 ，向匪區挺進，及碉堡線封鎖，制匪擾竄，均有成效。惟半年來為預防匪軍西竄計，除前令築沿贛江至信豐安遠定南等縣封鎖線外 ，特規定構築贛西南及湘粵邊各縱橫線，以期嚴密。並令由西南兩路互組參謀團，勘查督築。又令各縱隊，暫勿急進，先謀鞏固防地，嚴密封鎖，及通令各部增固各封鎖線各在案，乃近股匪竟能由鳳岡北竄，偷渡贛江赴贛西，而偽十七八兩師，更先越過遂大橫線，繼又越過汝桂直線西竄，由此可見各線之構築與守備，均未嚴密。對小股如此，則封鎖匪之主力更屬空談。言念及此 。殊堪痛心。此後對於已成之碉堡線，務使增築綿密，使能與槍火交叉。其封鎖未成者，務使從速綿密構成，並分段負責，堅密其防守。尤以贛粵湘邊區前定之縱橫各碉堡線，應迅速完成其工作，嚴行其守備。倘能增加縱橫碉堡線則更利，否則再有疏虞，任匪主力西竄，則後患更大，尚希嚴飭所屬，一體力行之云云。

湘桂兩軍會剿蕭匪

長沙八日電，據報，蕭匪竄入廣西全州興安間，仍圖西竄，湘桂兩軍，刻正大舉圍剿，黔王家烈亦派黎平駐軍，開入廣西之江龍勝等處，聯絡會剿。南京九日電，何鍵八日電京 ，報告蕭克匪部竄抵廣西文市附近，被十六師及桂軍周師夾擊，頃退至西延油榨坪一帶，現派保安司令李覺，督隊圍剿。香港九日電，陳濟棠李宗仁電黔王家烈，請派隊出發黔東天柱一帶，堵截蕭匪。廖磊七日電，周譚師六日晨分兩翼出擊，與匪激戰，匪不支，向都龐嶺潰退。長沙九日電，劉建緒四日電省略稱：蕭匪自三日經我章師及桂軍周師擊潰於廣西之文市後，當夜竄興安之界首附近，仍向西北急竄。我章師現仍協同桂軍繼續進剿，王師已抵某地，現由代保安司令李覺指揮各部正向某地堵截中。香港十日電，李宗仁接葉琪電，白崇禧定十一日由邕啓程赴柳，轉往桂林，視察湘桂邊防務。又周祖晃八日電，蕭匪七日撲攻灌陽，號稱兩師團，人槍五千餘，職師佈防文市，與匪激戰，斃匪百餘，俘三百餘，繳槍百餘支。零陵六日電，蕭匪經過道縣偷渡，竄入桂省灌陽全縣間。桂軍由龍泪進剿，湘軍同時跟擊，當遇匪於距龍泪二十里地方接觸，激戰整日，斃匪四百餘名，奪獲槍枝三百餘桿，軍用品甚多，現在我湘桂軍團包圍中。長沙十三日電，第一縱隊司令劉建緒十一日電呈來省，略稱：蕭匪受我湘桂大軍壓迫，復回竄，有向城步境進犯之勢，已令李覺督率各部迅覓該匪主力，猛勇痛擊。嗣抵□□後，協同駐□□地某部取大包圍勢，向城步迎頭痛擊，毋使竄入城步綏甯縣境，遂其逃川之絕謀。章亮基師某團布防黃沙河之零陵湘水左岸，並調某團挺進東安之線布防，以杜其回竄。桂軍正跟踪追擊，我軍抄擊匪部中段，匪死傷甚夥，釜底遊魂，勢難逞其入川企圖等語。

何鍵報告湘南情勢

長沙十一日電，何鍵昨在紀念週報告蕭匪流竄近情，略謂：蕭匪由沱水徒涉，西竄桂境，經過文村興安，而到西延。七日晚又由西延折竄湘桂交界苗猺居之車田與蓬洞一帶。現桂省除調集許多民團堵截外，並派有兩師軍隊剿擊。湘省第十六師已跟踪尾追，經興安達到全州，復由全州

追到西延，同時胡旅長連，率部由東安抵梅溪口，以期將匪迎頭痛擊，一鼓消滅。詎匪偵知胡旅在此，又折由車田一帶竄去。據最近報告，匪已至大南山，有竄城步模樣。惟匪流竄，如水就下，是否竄向城步，，亦難斷定。現桂省派廖軍長率兵兩師，作爲長追部隊，湘省除以十五師留在湘南清剿殘匪，以十六師跟匪追剿外，並派李師長覺，率軍八團，作爲長追部隊。無論竄匪竄桂竄黔竄湘，竄到何處，即追到何處，務必將其消滅而後已云云。

閩浙皖邊正圍剿中

福州八日電，伍誠仁師連日追擊羅方殘部，在浦城激戰，匪死傷四五百人，將全部殲滅。○廈門十日電，連城訊，李延年三日在汜坊擊破在平沙亭匪一三七軍團後，李由姑田推進苦竹。四五兩日與彭德懷在寧洋連城間大小陶激戰。蔣鼎文調某某兩師協剿，東路三日封鎖。督察處在南洋垻成立。○福州十日電，羅炳輝方志敏敗匪，經閩浙兩省大軍分道合圍，短期內可肅清。松溪政和兩縣，我軍布置甚密，匪數百人，在我軍迫剿下，慌不擇路。潰入松溪，圍襲縣城，經駐軍迎頭痛擊，匪幾全部殲滅，當時民軍合作，與匪激戰五小時，保城奏功，由縣犒賞四百元。現慶元駐軍，已派隊前往防剿。東路總部對汀寧清三縣匪區，決照預定計畫 ，積極進攻，即將前進。向西北逃竄之匪，由衞立煌派隊分途聯絡兜剿。又毛維壽派陳心菉到漳謁蔣鼎文，報告經過，並請示該軍入閩各師剿匪機宜。○福州十二日電，方匪志敏，率僞一九兩軍團殘衆，經我閩浙兩省夾剿後，確損失過半。沿閩浙贛邊境退走之匪，僅五六百人，在遂昌崇浦上下洋一帶，又遭截擊，匪大潰。

劉湘出發前方視察

漢口七日電，劉湘允復二十一軍長職，仍信任劉從雲，已電召赴渝，商決大計。聞巴南井未失陷。又劉湘抽調川東十三縣團隊一萬名，開赴前方，組織剿共義勇隊，由唐式遵范紹增指揮，分配防禦工作，又萬源匪部，近向三四路方面移動，已發生激戰。○重慶八日電，劉湘昨電蔣，略謂現綏宣吃緊，三四路復電告急，百孔千瘡，補苴無術。湘十日決馳赴五路前線視察整理，期能暫時穩定，以待中央之處置云。又五路潘師，現扼守巴河口孤山坪一帶。○漢口八日電，劉湘在渝，，與親信將領及駐外代表，商復職剿匪問題。赴蓉期仍未定。○成都九日電，巴中吃緊。李家鈺八日電，現守官山昆山龍成寨南華山之線，田軍曾旅在元灘場，四路軍退守江口。成都重慶聚興誠銀行，共匯出百餘萬元，申匯狂漲，每百元近三十元。○重慶十日電，劉湘十日晨乘輪離渝赴萬，即轉五路前方視察。○南京十一日電，成都來電，商界現籌款三百萬，交劉湘攜往前方勞軍。○漢口十一日電，劉湘駐漢滬代表，傅眞吾鄧鳴階等，十一日由渝飛漢，即赴贛謁蔣。○劉湘十一日離渝赴前方視察，調度軍事，但堅不復職。蓉渝治安，分由潘文華郭昌明負責維持。又外傳何成濬將入川說不確。○重慶十二日電，劉湘十一日離萬，經梁山赴開江督師，計程十三日可到。

黃郛入京即將返平

在滬發表書面談話

南京十三日電，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定十四日到京謁汪院長，請示一切，並將訪問各方面，交換意見，在京作二三日勾留，即北上返平。汪因待黃來晤，致廬山之行展緩，下星期初準可啓行。○上海七日電，黃郛今晨十時，在寓接見新聞界，發表書面談話如下：余於八月十日應汪院長將委員長之約到廬山，原擬一星期即返，乃適將委員長在滬暑劇勞之後，略感不適，故在廬山勾留稍待 。現將委員長政躬已完全恢復健康，每日親理政務如常。余在勾留期間，會利用機會，將贛省剿匪工作及匪區收復後之政治建設，考察一下。但覺各機關工作人員 ，無不堅忍耐勞，埋頭苦幹，以少數之員額，處理極多量之事務，故一切工作，極爲緊張，一掃從前泄沓之風。此點實爲最值得各地公務人員之觀摩與效法。關於華北政務，現在殷局長已先北返視事，戰區整理問題，亦不久可逐件着手進行。總之，大戰之後，瘡痍未復，民力凋疲，整理政務與恢復秩序，本非易事，就目前現狀論，當然不能盡如人意，然較之去年今日，不能說無若干進步。

九一八三週年紀念

國府通告紀念辦法

南京十三日電，國府十三日訓令直轄各機關云，為令飭事，案奉中央執行委員會函開，查九一八國難三週年轉瞬將屆，茲經本會第一七三次常會規定紀念辦法如下，是日全國停止宴會娛樂，各地黨政軍警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分別集會紀念，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代表大會，全體黨務公務人員，各學校・各商店・各住戶於是日上午十一點鐘停止工作五分鐘，起立默念，誓雪國恥，並對抗日死亡將士及殉難同胞致沈痛之哀悼，除電飭各直轄黨部遵照外，相應函請查照，轉飭所屬遵照等因，自應照辦，除函復並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

日在滿機關改革案

改革案尚在協議中

東京八日日本新聯電，七日入京之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八日出席首相岡田之午餐會，在散會後與岡田及書記官長河田會見說明「滿洲國」之國內事情，及治安狀況，指導狀況，對「滿」工作之內部的事情，以及關於在滿機關之改革問題，予以詳細報告，表明絕對的支持陸軍案。故政府只得作政治的解決，十日將由岡田提出折衷案。其結果決在十一日定例閣議後，使林銑十郎廣田等以折衷案為基礎，作政治的解決。再折衷案係以最強硬之陸軍案以及參照樞府方面之意見而作成者，惟該問題已有二個月間之爭論，故其對立關係，亦必有相當的深刻化。是否能如岡田所期待而解決，只看岡田之手腕如何，政治折衝之前途，已被各方所注目。

三省意見極難妥協

東京十日日本新聯電，在滿機關改革問題，經政府對陸軍・外務・拓務三省次官及政府對三省事務當局作事務的折衝結果，三省間終未能發見妥協點。遂只餘岡田・廣田・林銑十郎之政治解決之一途。且因解決遲延，恐將發生意外問題。故書記官長河田遂作成岡田之參考意見之政府私案，十日向岡田提出。一方岡田於九日終日在官邸研究首相之獨自案。十一日將在閣議後向廣田及林銑十郎作政治的折衝。岡田所抱負之解決案，在現地上有充分之能力，且無國際間之誤解之個人案。岡田個人非常抱有自信，因此憂慮政治化之該問題，將在本週內解決。

內閣調停擬折衷案

東京十一日日本新聯電，內閣作成之在「滿」機關折衷案，以陸軍案為基礎。形式上似尊重外務省案而作成者，其內容大體如下：㊀廢棄關東長官，使全權大使與關東軍二位一體。㊁受外務大臣之指揮監督之從前的在「滿」大使，執掌外交・領事事務及附屬地裁判登記以及司法權等。㊂從前受關東廳長官指揮監督之附屬地行政及行政事務，從前為滿鐵所管之土木・教育・衛生等行政事務，滿鐵業務，及滿洲電信電話會社之業務監督，均屬於內閣總理大臣指揮下之在「滿」大使管理，內閣設立對「滿」事務局，以輔助總理大臣。㊃設置關東州知事，關東州知事受內閣總理大臣指揮下之在「滿」大使管轄，行使州內一般行政。㊄前述受拓務大臣指揮監督之從前之關東廳長官職權，全部歸於內閣總理大臣指揮監督之在「滿」大使管轄，其結果大使館另設一局，專管此類一切事務。

外省會議難表同情

東京十一日日本新聯電，外務省於十一日午前十時，召開外務首腦部會議，以政府之折衷案為中心。經種種協議後，十一時廣田携帶該會決定事項，參加閣議，對於折衷案原則上大體贊同，即其滿足之點，㊀全權大使與關東軍司令官為二位一體。㊁務使與此順應而設置全權大使之外交機關。同時外務對此表示最不滿者，㊀外交領事以外之一切產業行政警察權，使其歸內閣直屬之對「滿」事務局管轄，實為不可。此完全係剝奪外務大臣當然指揮監督之附屬地內行政警察權。㊁如設置對滿事務局，則使駐「滿」大使館參事官之職權，有名無實。以上諸點，廣田在今後折衝上，當必考究解決方法。

拓務當局表示不滿

東京十一日日本新聯電，依政府案之在滿機關改革案，則從前拓務省所有之權限，㊀關東州行政權，㊁滿鐵附屬地行政權，㊂滿鐵之監督

電報會社特殊會社及監督權等重要對「滿」政策事項，俱被剝奪，僅剩拓植的移民事項。因爲對「滿」政策上，拓務省已完全失其發言權，而拓務省在對「滿」方面已成廢物，故拓務省全省將大舉反對政府之折衷案。

內閣折衷案之內容

東京十二日日本電通社電，日本政府對在「滿」機關改革問題所擬折衷案，內容如下：㈠駐「滿」全權大使係屬純粹的外交官，而由關東軍司令官兼任，並遵奉外務大臣之命令。㈡爲附與駐「滿」大使以行政監督權計，當用單行勅令規定之，該項監督權，須置於總理大臣之命令系統下。㈢在大使之下，設置參事官，俾掌外交事務，同時並置簡任之行政事務總長，俾經由大使而隸屬於總理大臣之命令系統 。㈣以關東州知事爲簡任職，俾經駐「滿」大使及行政事務總長而受總理之命。㈤在內閣設對「滿」事務局，並置對「滿」事務參與會議，俾直轄於總理大臣。㈥對「滿」事務局總裁在原則上當置文官，而作爲特任職。㈦任命關係省之陸，外，拓，藏四省局長及部局爲事務參與官。㈧拓務大臣關於海外拓殖之事務 ，得經由外務大臣命令各領事館。又關於在「滿」行政機構改革，政府爲圖使日「滿」兩國之產業經濟統制化計，得在長春設置日「滿」經濟會議，而由兩國任命同數之委員。外務省方面對該案雖大體承認 ，而陸軍方面則似反對使駐「滿」大使成爲純粹的外交官，並主張須併享有其行政權。此外關於對「滿」事務總裁，陸軍方面主張由參議官級之現役軍人充任，而政府方面則依其與軍司令官間之關係，似將絕對主張任用文官，故度今後交涉之重點，當在駐「滿」大使之身分，及事務局總裁是否採文官制。

關係重大尚待閣議

東京十三日日本新聯電，在「滿」機關改革案，將於十四日閣議決定。陸軍方面因鑒於該案之重大性，對於實施方法與政府交涉之結果，大概取下列之手續。㈠該案在閣議決定後，因鑒於內容之重大性，須上奏裁可。㈡該案應從速實行各種手續。㈢敕裁後法制局應制定官制，採取樞府諮詢手續，實施經費由預備金支出。㈣改革案待手續完了後，應在本年內實現。

外省態度漸趨緩和

東京十三日日本電通社電，外相廣田因昨日下午五時河田翰長來訪時，已指示河田・金森・橋本三氏間所擬關於解決在「滿」機構之新妥協案。故擬於本日內與外務首腦部協議後，即命重光向河田作上項回答。聞外務省方面決依大體如左之主旨，而行承認新妥協案。㈠關於駐「滿」全權大使之命令系統及身分，可照政府案決定 。㈡關於歸總理大臣直轄之對「滿」事務局總裁及隸屬全權大使之行政事務總長之身分資格，當以文官充任爲原則，而得由武官兼任。此外對添設對「滿」事務局次長，由武官充任事，亦不加以反對。

日俄局勢忽趨沈寂

俄兵增退傳說不一

瀋陽八日發新聯電，俄國當局，對於國境之軍備擴充，異常進展。最近在虎林近郊，建設化學製造所，已將各種機器相繼輸送，其工程約在本月內完成。一方該兵器所長耶里莫也德莫夫技師，率工監三十名，到達該地。又虎林飛行場俄方極謀擴充，現在已能收容二百架之飛機。日前俄國空軍第九聯隊長堡拉特夫氏，携帶爆擊機二十一架，偵察機十三架來虎林。據專門家之推算，俄國空軍實力如下：驅逐機四十六中隊・爆擊機四十六中隊・偵察機八十七中隊・攻擊及其他三十一中隊・ 海軍機三十二中隊・氣球十三中隊・合計有三千架。

長春九日日本電通電，「滿洲政府外交部」方面，因蘇俄赤衛軍迭在「俄滿國境」西部方面，越境採取行動，故頻向俄方駐滿官吏提出抗議。直至昨日蘇俄領事館始向滿方通告，謂近與該方面蘇俄國境警備隊本部接洽之結果，已命國境監視軍悉自國境線後退，並令於今後採愼重行動，以免在日俄「滿」三國間引起糾紛。

日陸軍省召集會議

東京十日發日本新聯電，陸軍省於十日午前九時由林陸相集合次官橋本，軍務局長永田，參謀長西尾，召開關東軍中央部首腦部聯席重要會議。由西尾詳細報告「滿洲國」對俄關係諸問題。「滿」俄國境方面之狀況，治安狀況，關東軍兵力等問題。說明關東軍意向，橋本及其他局課長對此，詳細說明中央部對俄政策，東鐵交涉停頓經過，明年度預算之關東軍諸種設施，航空及兵力充實等。中央部方針，並言及中央部與關東軍間

係，作重要協議。




國聯邀請蘇俄入盟

國聯行政院第十五屆大會，業於九月十日開幕。萬目睽睽之蘇俄入盟案，業經通過。今後國聯力量或將因之而增加。茲誌其情報如次：

貝奈斯之開幕演說

日內瓦十日哈瓦斯電，第十五屆國聯大會開幕時，臨時主席捷克外長貝奈斯發表開幕演說，歷陳過去一年中，國聯各種事業之一般情形。就消極方面，述及日本德國之退出國聯，謂國聯之歷史，盛衰起伏，本屬無常，然國聯本身，對於其前途不可不有自信力，即令一二大國暫時退出國聯，國聯正可乘此時機作必要之準備，使脫退之國家，得重與國聯合作云。國聯未能阻遏巴拉圭與玻利維亞兩國在大厦谷之戰爭，誠屬可惜，但本屆國聯大會，已接受該案，自當負責處理。至於遠東之現狀，中日之衝突，滿洲偽國之問題，日俄關係之緊張，雖屬目前異常嚴重之事實，然苟從客觀的歷史事實上，加以考核，則過去數年來，日內瓦方面關於遠東問題之奮鬭，既不至有辱國聯之使命，且亦未嘗不獲有重要具體之結果。不寧唯是，就過去此種經驗觀之，則凡任何一國，例如歐洲國家，如敢於觸犯國聯之制裁，則勢必至於消滅國聯，促成災禍，而使其本國亦遭滅亡，其所負責任爲如何乎。此外倫敦經濟會議之失敗，亦可謂爲國聯之間接失敗，至於積極方面，則近來多數國家擁護國聯，尤甚於前。美國與國聯日見接近，此外多數國家，則力謀使蘇俄加入國聯，均足証明國聯之力量，斷不容置諸不問。關於過去一年中，秘魯與哥倫比亞兩國間勒底西之領土爭執之和平解決，薩爾區域公民投票預備談判之成功，若干互相合作不侵犯及侵犯國定義公約之簽訂，保障奧國獨立之交涉，訂立東歐互助公約之努力，此互助公約成立以後， 世界其餘部份， 均不難依樣訂立。凡此種種，足見國聯縱使無充分努力，以防止錯誤與禍患，仍具有不可毀滅之勢力，對於野心國家，仍爲不可超越之阻障云。貝奈斯結論，則謂世界一般情形，尚稱滿意，其對於國聯現行方式之力量與實效，甚表示厚望云。

大會主席團已選定

日內瓦十日哈瓦斯電，國聯第十五屆大會午後繼續開會，選出副主席六人，爲英四十二票，義大利四十一票，法四十一票，奧三十八票，印度三十五票，及南斯拉夫三十一票，六國代表，各委員會之主席亦經選出，其名次列下：(一)組織及法理委員會主席波蘭代表勒桼斯基，(二)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坎拿大代表貝納特，(三)預算行政委員會主席比國代表加東維亞，(四)人道及社會委員會主席阿根廷代表勒維烈，(五)政治問題委員會主席西班牙代表馬達里亞加。大會主席團現已確定成立，中國要求畀予連任行政院理事之權，而西班牙亦要求連任理事，兩國請求已收受。又匈牙利政府請求大會政治問題委員會將少數民族問題提出討論。

常任理事畀予蘇俄

日內瓦十日路透電， 英法義外部專家， 昨晚討論蘇俄加入國聯之手續。今日行政院將開秘密會議， 以決定關於此事之最後辦法。 同時法代表團現方四出運動各國簽字，贊成邀請蘇俄入會。此種友好行爲，乃法俄間密切關係之又一表徵，俄人對之甚爲欣感。現已簽字贊成者，達全會員三分之二，此乃一國加入國聯所必有之法定多數。又中央社日內瓦十日路透電，國聯行政院今日舉行非公開會議，一致決議以常任理事席予蘇俄。又中央社日內瓦十日哈瓦斯電，本日國聯行政院舉行秘密會議，蘇俄加入國聯問題。據本社所知，情形約略如下：行政院開會後，先由主席捷克外長貝尼斯說明蘇聯加入種種利益，謂德日兩國退出之後，有一萬萬八千萬人口之大國贊助國聯，則國聯力量將爲之充實。波蘭外長柏克乃謂渠對於允許蘇聯加入及以行政院常任理事一席，畀予蘇俄，俱將投票贊成。法外長巴多乃對柏克表示慶賀，至是行政院對於蘇俄入盟，在原則上可謂大致通過。因阿根廷及葡萄牙兩國代表，事前業已聲明對於以常任理事畀予蘇俄一節，兩國將放棄投票也。巴多見原則上業已通過，乃提出手續問題，即以如前方式邀請蘇俄入盟是也。當議由大會中贊成蘇俄加入之各國代表，聯名致電莫斯科政府，請其加入。惟澳洲代表勃魯斯聲明，關於此

暦未接政府訓令，此種邀請辦法，渠本日尚不能允許贊成。英國外相西門乃請各國代表將所擬議之電文，提出研究，觀其可否在形式上加以修改，俾態度尚涉猶豫之代表，易於簽字。按土耳其及墨西哥加入之時，係由大會一致通過動議邀請加入。 主席貝尼斯謂手續問題關係極重， 如解決不善，則政治決定之精神效果，將一部份感受影響云云。最後巴多乃特別聲明，行政院各國代表已同意向大會建議承認蘇俄加入，並願以常任理事一席，畀予該國，此項決議，具有確定不易之性質云。行政院旋即延會，手續問題，當於明日由各國代表舉行私人談話解決之云。

代表考慮請柬內容

日內瓦十一日電，關於邀請蘇俄加入國聯公文之臨時款式，今晚已經大多數國聯會員議定。據此間可靠消息云：請帖款式已由法代表團送交俄方，加以考慮。俄外長李維諾夫現在距日內瓦不遠之法國。蘇俄專使一名，刻已到達日內瓦。又中央社日內瓦十一日路透電，國聯行政院起草委員會今日已擬定致俄電文。該電將原擬邀請書言及蘇俄願遵守國聯盟約及履行國聯義務一節，刪去不用。此乃英外相陳述意見之結果，蓋據西門意見，此節或將使若干國不簽字於邀請書。法國已擔任向俄國接洽，務使其接受此電。有若干方面以爲蘇俄加入國聯，可遏止日本在遠東之勢力，或德國在西方之勢力，但東京官場則不如此想也。中央社日內瓦十一日哈瓦斯電，蘇俄入盟，原則業已決定，所餘者惟手續問題。邀請蘇俄入盟之請柬，如何措辭，現正由日內瓦各代表團互相商酌。而同時日內瓦與莫斯科之間，亦爲此問題正在接洽。請柬草案，業已電達莫斯科。蘇俄當局對請柬措詞有何異議以及如何答復請柬，均將通知日內瓦，以故在此數日以內，行政院與蘇俄當局所談判者，專在蘇俄登場時如何布置場面。此種手續之籌備，事實上亦不可少。第就問題之本身而論，其性質屬於次要。最關重要者乃一國加入國聯之時，必須大會委員三分二大多數之同意。現在簽字贊成蘇俄入盟者，業已達到此數，故重要關頭可謂已通過云。

中央社日內瓦十三日哈瓦斯電，昨日下午國聯大會舉行全體大會時，愛爾蘭自由邦代表凡勒拉會主張，關於蘇俄入盟所採用之手續，應由國聯大會政治委員會研究之，並謂不當踰越常軌云。凡勒拉所以有此主張者，蓋恐此案或不提交大會，則公開討論無人希圖避免，凡勒拉似屬過慮，特邀請書措詞在日內瓦與莫斯科之間往返磋商，斟酌停妥之間，此一問題尚未便提出討論耳。

大會總辯論會延期

中央社日內瓦十一日哈瓦斯電，國聯大會原定本日午後開始總辯論 ，但因無一代表報告發言，故總辯論已延期舉行。五大委員會，正在組織中，行政院內若干代表於今日會商討論邀請蘇聯加入之電文，當經提議加以修正，俾各代表易於簽字。蓋有若干代表原擬投票贊成蘇聯加入，但不欲發電邀請，如澳洲代表勃魯斯即抱此種態度。坎拿大代表貝納特亦與澳洲代表相同，渠於昨晚表示，謂發電邀請有種種困難云。就今晨形勢而論，此項電文如能改成足以滿意之形式，則坎拿大之反對態度，不至如昨日之堅決。惟欲擬定最後條文，使贊成各國之代表，最後簽字，則當少數代表分頭接洽談話而後可。如是則必歷數日之久，或須至本星期杪方可實現，亦未可知。總之此一問題其最困難之階段，業經超越，蓋蘇聯加入國聯一事，現已切實決定，僅手續問題，尚未商妥故也。

俄對請柬大不滿意

中央社日內瓦十二日路透電 ，蘇俄加入國聯事，現發生波折。列强所擬之修正請柬，不能使俄外長李維諾夫滿意。俄外長現在撤哇意境內，聞對此修正請書極爲忿怒。 此事現由特別委員研究之，但衆料不易就緒。 按昨日國聯行 政起草委員會議 定致俄電文之文稿，而將原擬請柬中言及俄國願遵守國聯盟約履行國聯義務一概刪除云。

日本態度力持鎮靜

東京十一日日本新聯電，國聯理事會十日舉行秘密會議，對於俄國加入聯盟及畀予常任理事之地位。日本外務省專門家大體有左列意見：

㈠俄國加入聯盟，大體已成事實，故聯盟理事會秘密會之決定，不足驚異。㈡對於理事會秘密會議之招請俄國加入，不立刻移付票決，而由理事會通知，待俄國受諾後，再行總會決定之手續者，此與昔日土耳其加入時同一手續，由慣例行之。㈢十日之理事會，波蘭與阿根廷均棄權者，頗堪注意。波蘭政府以不成立東歐洛加諾條約爲交換條件，而默許俄國加入聯盟之消息，外務省雖尚未接到公電，然而可以想像彼等必定有何諒解。㈣以俄國加入聯盟，西方便可牽制德國，東方便可牽制日本之見解雖有之。但聯盟自身現極貧弱。對於遠東問題，其在聯盟內究能有何策動之餘地，實屬疑問，日本乃毫不介意。

行政院理事會開會

中央社日內瓦七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會議於本日上午開幕，當經舉行公開及非公開會議各一次，但除出席各國要人互相歡洽外，均無關重要。行政院常任理事，德國日本兩座位，並未取消，惟均虛設。本日會議中所提出各項次要性質之報告，如鴉片委員會報告等，均未加討論，即行通過 。惟墨西哥代表拿傑拉提出關於玻利維亞巴拉圭兩國爭端之報告，主張依照國聯盟約第十五條將此項爭端正式移交國聯大會 ，以謀解決。其時玻巴兩當事國代表均發表意見，玻利維亞代表發言對於國聯逾越盟約所定之程序，禁止運輸軍火至交戰國是否合法，仍行提出保留。巴拉圭代表則謂盟約第十五條規定會員國間發生足以決裂之爭議時，方提交行政院或大會。今玻巴兩國實際上及法理均已形成戰爭狀態，是否尚可適用第十五條之規定，亦應提出保留云。行政院最後依照拿傑拉之提議，決定援引盟約第十五條將玻巴兩國爭端移交國聯大會云。

會議通過鴉片報告

中央社日內瓦七日路透電，鴉片顧問委員會之報告書，今日已為國聯行政院會議通過。該報告書請國聯注意於中國現有關於鴉片非法貿易之可驚的情勢，並表示中政府採行各種步驟，以肅清烟毒之願望。該報告書主張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之政府，應將查明參加此種非法貿易之人民逐出中國境外，而對於懸挂外旗行於內河之船隻運銷鴉片者，應不復予以保護云。

我國要求連任理事

中央社日內瓦六日哈瓦斯電，國聯之非常任理事本屆任期屆滿者有中國西班牙 ，巴拿馬三國。各方對於繼任選舉業已開始競爭，土耳其提出候選資格，波斯代表通知國聯秘書長，波斯原提候選資格現願撤回，以讓土耳其。中國雖已三年任滿，但援波蘭及西班牙之要求連任，中國首席代表郭泰祺發表宣言， 謂中國要求連任 ，為一種自然且不可非難之權利，蓋中國為東亞第一大國，近受環境之壓迫，更成為遠東方面維持國聯盟約之主要國家，且遠東形勢緊張，益使中國參加行政院成為必要。其次中國與國聯之技術合作，應使其繼續發展，其法則莫妙於使中國在行政院中能佔一席，若更就一種根本問題言之，則中國尤有連任之必要，蓋一九三三年一月國聯會正式宣布有利於中國之判詞 ，而此項判詞猶待最後解決。若在此時期之內，忽使中國在國聯之地位感受動搖，實為不可思議之事云。日內瓦六日電，國聯行政會中國代表今日致國聯秘書處中國政府送來之正式請求書內稱：中國享受之理事席，將於本年任滿，但須允許中國繼續保持此席一任期。據中國政府之意見，因現在之政治情形，中國有重選理事之權，此乃一不可否認之事。並云：以土地而言，中國最大。至於政治方面，中國為遠東一最重要之國聯會員，再言之，中國實為國聯公約之一主要保護者，並向來保持遠東與西洋間之合作主義云。

討論薩爾投票問題

中央社日內瓦八日路透電，國聯行政院為使薩爾區域之人民明瞭明年公民投票時彼等行為之後果起見，特於今日決議組成一三人委員會，研究與闡明薩爾區域公民投票所發生三種結果與政治經濟及財政之關係。三種結果，即：(一)維持現狀，(二)歸附法國，(三)還與德國，將於公民投票中決之云。又電，法外長巴多今在國聯行政院莊重演說，稱關於即將舉行之薩爾區域公民投票，昨前均有深可遺憾之威脅當地人民事件發生，此項事件必須立即制止，巴多並未陳述此等事件之詳情，亦未指出應負責任之德國或國社機關之名稱，但聽衆均認巴氏之言係對薩爾區之國社份子而發。日內瓦八日電，今日國聯行政院會議討論薩爾問題，法外長巴多氏以法政府之名義，發表一宣言。亞魯西氏繼之發言，首述薩爾委員會之諸般事件進行順利，並公民投票之情形。次言該委會對於法政府之備忘錄無能加以考慮，蓋內載各事均出去該會法權範圍之外。按該會今日之任務，只為籌備公民投票事宜。巴多答稱：法政府所深切希望者，厥為薩爾公民投票之舉行，必須秩序化， 並遵守凡爾賽和約之條文， 而地方之公共治安，亦須嚴厲維持。巴多重複申言，將來無論公民投票之結果如何，法政府均願接受。又謂薩爾人民之選擇有三，故投票必須保持自由。如何投票乃人民之思想自由，投票人在今日以及將來，實無所恐懼。宣言畢，國聯行政院即以考察法公文之任務，委諸薩爾事務委員會云。又日內瓦八日電，國聯秘書處於星期六日公布薩爾區域公民投票委員會之八月份報告書，內載依照已知之數目而言，有投票權公民之數為十二萬名。其已調査證實並領有憑照者，有四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九人云。

日決定海會根本策

日海會根本策內容

東京七日日本新聯電，此次海軍會議之日本政府根本方針，及預備會商之訓令案，已於七日定例閣議討論，正式決定，移付廟堂會議。因此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前哨戰之海軍預備會商方策，得以確立根本方針。其大要如下：㈠脫除華府倫敦兩既存條約，在軍備平等權確立之下，由高度軍備國之犧牲，廢棄攻擊的武器，提出設定自守的保有量爲可能之澈底的裁軍案，以期達成國防之安全，減輕負擔，解除戰爭威脅之三大目的。㈡根據前述方針，廢棄華府海軍限制條約。㈢華府條約廢棄通告，根據條約規定，在預備會商後，觀望其經過情勢。在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認爲最善時期。由外相廣田行通告手續。其預備會商對策訓令案之內容，大體如下：(1)一九三五年之會議，在四月以後於倫敦開會爲最適當。(2)會議時不提出政治問題，尤以不提出東亞問題，又海軍兵力量以外之要塞根據地等問題，在原則上，不爲討論之重要部分。(3)軍備之限制方式，廢棄向來之比率主義之艦種，艦級別主義，應以總噸數立爲標準。依該總噸數主義之新裁減方式，各國均協訂平等之最高量。在其範圍內，有自由的選擇或決定各艦種，隻數之保有量，與建造權。再最大所有量，最好能使其減低。(4)主力艦•航空母艦•及其他補助艦之質的限制，即艦型•裝甲•備砲口徑之限制。(5)特別主張主力艦•航空母艦之全廢，或澈底的縮減。以上提案如能予以容認，則日本政府對於任何裁軍案均有應諾之用意。該訓令案係預備由十日出發之預備會商專門主席委員山本持往倫敦，以備出席預備會商。再預備會商當然必作實質的討論，故使松平代表專就日本政府之裁軍之原則的方針，予以貫澈。

貴院注重縮軍陣容

東京十日新聯電，日本海軍通最多之貴族院公正會方面，認明年之縮軍陣容，應以海軍硬派最有信望之末次大將爲全權，或任海相，使其處於責任地位。裁斷國事即在國論歸趨上亦爲最妥當者。此種意見頗爲有力間唱導，一方以大角海相爲全權之意見一部亦頗有力。又電，爲裁軍會議之對策，使陸海外三省情報聯絡之完備，決定設置三省情報聯絡委員會。該委員會此後預定在每星期開會一次，委員會人選，決定以海軍省晉及部員長町田大佐，關根憲兵大佐，外務省天羽情報部長，佐藤情報第一課長，山縣軍縮對策臨時調查課長，寺崎書記官，陸軍省軍事調查部長工堂少將，根本大佐，御國中佐。

日本預算努力減縮

東京十日新聯電，日本裁軍會議之預備會商根本方針，已於七日日閣議席上決定。當時藤井藏相在席上，特別强調日本方針既以高度軍備國之自制的縮減，變更總噸數主義之公正妥當新裁軍方針，故無威脅他國必要，因而日本國防費，應阻止其膨漲，以圖强化日本財政內容。閣僚對此似已表示贊成，然藤井藏相會發表結論，關於現下之國際政局，並無如宣傳之情勢嚴重。由財政大局上，應信賴國際的協力，且此意恰與日本之軍縮方針一致。故藏相今後尤以其堅固之信念，而檢討一九三五，六年之十年度預算。根據公正妥當之日本裁軍方針，使日本國防費予以可能的縮減。結果十年度之新規要求，恐將縮減至二分之一。大藏省主計局，已以一週間之否定，對於海軍之新規要求三億元，擬縮減至一億五千萬元，陸軍之新規要求額大藏省爲與其對抗關係，將減至一億二三千萬之程度。結局十年度之新規要求中，軍費似將減至二億八千萬元，故大藏省阻止國防費膨漲之傾向力向强化。財政內容邁進，因而十年度預算總額，將努力減縮至二十億元。

英國報紙對日發言

中央社倫敦十日哈瓦斯電，曼哲斯德衞報著論，對於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預備談話作未來之展望。該報對于日本之觀點，提出異議，且仍以爲政治問題在談判中甚關重要。略謂日本代表如遵照該國政府訓令，不願說明遠東方面之日本政策，而堅主談判以海軍問題爲限，則明年海軍會議，必無成功之機會。英國方面對於預備談話，甚爲重視，尤在於政治方面，蓋遠東方面並無有效之國際秩序。英國深願共同研究，以謀此種秩序之建立。若僅專討論海軍問題，則不足以資解決也。華盛頓各項條約，本爲整個國際系統一部份，此種系統雖甚爲寬泛，固英國所恃爲屏障者

也。乃今日本已將此種國際系統破壞無遺，苟日本之態度迄未變更，則究將以何種系統代替華盛頓各項條約乎。因此乃發生美國加入國聯之問題，美國縱不至即行加入國聯，然在目前維護何種秩序以圖世界之和平，則美國至最後問必須一一加考慮矣。

法義兩國協定之謎

法義當局否認協定

中央社巴黎六日路透電，法外長巴多指法義協定之說爲完全不確。又中央社羅馬六日路透電，駐義法使尙伯蘭今日在外發出正式文告，切實否認法義兩國已成立關於海軍平等與軍備及反對德國重置武裝之協定一說。義國官場亦否認兩國已締結此種協定之消息。聞義法兩國現籌備在法外長巴多十月底來游羅馬以前對於若干懸案謀取完全妥協，但不致成立與德國重置武裝事有關之任何協定耳。

英意各報批評一斑

倫敦八日電，此間各報所傳法義妥協之長篇消息，頃已引起重大注意。惟最初所傳兩國間締結反德軍事同盟之驚人信息，則已經巴黎官場否認。據該方面鄭重聲明，謂法方雖具有懇摯意願，實現法義妥協，但法義談判現尙未獲得任何具體結果云。「倫敦泰晤士報」指陳，法義兩國均恐懼德國重整軍備，該報並指摘德國退出國聯之政策。又指出法義諒解途中之困難，其中最大之阻力，即爲法猶兩國間現存之友誼。該報對法義海軍談判能否妥協一點，亦表示懷疑。「每日電訊報」政治訪員稱：倫敦方面極歡迎法義兩國能解決海軍問題以及非洲里貝亞界務與突尼斯義僑國籍懸案。該訪員不信法義成立軍事同盟訊。「晨郵報」駐羅馬訪員稱：法義談判並無成立包圍德國協定之意。又該報在社論中亦熱烈歡迎法義間締成鞏固的友誼。中央社羅馬十一日哈瓦斯電，自數日以來，義大利報紙連篇累牘評述所謂法義接近，或法義協商。外國報章關於此事之記載亦多爲義報所轉載。義報並特別謂法義接近，於維持世界和平大有裨益。法西斯黨勞工報駐巴黎訪員，謂法國報紙甚至捷克及羅馬尼亞報紙之評論，爲巴黎報章所轉載者極多。吾人讀此評論，可以得到一種印象，即以前各國論者均有意指義大利政策係反對小協約者，甚或係反對法國者，現則此種輿論業已改變矣云云。

德對東歐公約態度

德不加入東歐公約

中央社柏林十日路透電，東方洛迦諾公約，易言之，爲志在强使東歐和平之條約。德國對於加入該約一節，如某某數國仍拒絕許其軍備平等，則無實現之可能。此以德政府今日致倫敦．巴黎．羅馬之備忘錄可證之。備忘錄中謂德國因處於軍備雄厚之諸國中，故極須愼加防範。又謂德國不能担負可陷其於東歐可能的戰爭漩渦，而或使其國境成戰場之任何義務云。中央社柏林十日哈瓦斯電，頃德政府將該國對東歐互助公約之態度，通知各關係國。據德意志通訊社宣稱：德政府致各國政府公文，略謂德國之軍備平等權，若一日因若干國家之態度，而發生疑問，則德國在原則上即一日不能參加此類國際條約。此種見解，對德國與國聯之關係，亦適用之。東歐互助公約規定參加國家有以兵力互相援助之義務，此種計劃與國聯盟約之制裁條欵相聯，然德國有種種不可戰勝之困難。每次國際談判時，輒反復言之，有此困難，則互助條約計劃，殊覺難以實現。蓋德國四周皆爲軍備强大之國家，如他國加入此項條約，則東歐一有衝突，德國必被牽入，且將使德國成爲戰場，此非德國所能承認者。東歐互助公約又特別規定法國受攻擊，則蘇俄擔保，蘇俄受攻擊則法國擔保。德國以爲由政治上言之，實際並無如此担保之必要。總之，德國對於互助公約之保障，不能希望有任何利益。德政府以爲如欲維持和平，尙有其他方法可以採用，收效或可較大。德國比較贊成雙方條約，但對於多方條約，並不反對。不過訂立多方條約時，當使各國以不侵略爲義務，且遇衝突時，應由各關係國互相諸商，以求解决而已。當於條約中規定遇有戰爭時，須自動地以兵力互相援助也。互不侵犯及互相諮商，不問採用如何方式，皆於維持和平有實際效力。依此辦法，既可以和平手段避免戰爭，而同時又無引

起重大糾紛之危險。至於現在各國所主張之東歐互助公約，其用意在維持和平。但其結果將不免發生糾紛云。

公約成否全賴法國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哈瓦斯電，今晚英國半官式方面宣稱，關於東歐互助公約，德國提出備忘錄之後，談判之門是否關閉，惟在法國判斷之。如法國認爲尚可繼續磋商，則英國將依舊援助法國之見地。如認爲無可繼續，則英國大約亦將放棄云。中央社巴黎十一日哈瓦斯電，德政府對於東歐互助公約，業已函各關係國政府，表明態度。有人謂八天以前德國駐巴黎大使葛斯德曾請外長巴多予以延見，謂有公文一件，須待面交。當經外部約定於上星期三午前會晤。葛斯德忽又請求延期，據一般人推測，德使所稱之公文，當不外關於東歐互助公約之備忘錄。其所以延期不遞，而必待至蘇俄加盟之事在日內互行將成功之時，始行提交法政府者，其中頗有意義，深足玩味云。

三國簽訂合作條約

條約在日內瓦簽字

日內瓦十二日哈瓦斯電，波羅的海沿岸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三國協商合作條約，係於上月底三國外長在里加舉行會議時所訂立者。本日午後已在國聯秘書廳正式簽字。三國代表爲愛沙尼亞外長沙爾甲馬，拉脫維亞外部秘書長蒙斯脫司，及立陶宛外長羅索賴蒂斯云。

美國工潮日趨嚴重

美國紡織工人聯合會前因要求僱主減工加薪，平等待遇，承認工會，設立公斷處及增加國家復興處在地方勞工局之參加權，於九月一日起實行罷工，已届兩星期。勞資雙方曾經磋商，迄未有解決辦法，工會方面甚至提議停廠，以待仲裁，情勢之嚴重，殊堪注意焉。

婦女服裝會亦罷工

紐約六日路透電，紐約婦女服裝工會今日投票贊同加入紡織工罷工，預料立即罷工者有五萬人，秘將增至十二萬五千人，至十七萬五千人之間。絲染業工人約九萬名有於十一日加入罷工之說。全國許多處現局勢緊張，當局至爲憂慮。武裝之國防兵，刻在各要點準備隨時應召彈壓騷亂。紡織工罷工者與工廠衛兵發生衝突多起，迄今已死十人，傷四十一人，罷工者有六十四人被逮。今據獨立方面之估計，紡織工罷工者共有二十六萬人，惟工會則稱已達四十五萬人。

勞資代表首次會議

華盛頓七日路透電，羅斯福所任命調查紡織工罷工之調解處，今日與雇主及罷工者代表開第一次會議。紡織協會會長史樂恩，罷工委員會會長戈爾曼等，均出席。今日會議，尚未經發表，惟聞明日將繼續開會，調解處將於十月一日前，以罷工局勢等情報告羅總統。如雇主與罷工者之代表，申請仲裁，則調解處有權出此。聞羅總統現並未籌議中央干涉之任何其他方式，擬待調解處提出報告後，再定辦法。調解處之主要工作，爲查明眞相，決定罷工之責任誰屬，以藉公論解決罷工。聞紡織工罷工之人數，未見增加，今共爲三十五萬。麻薩諸塞州，勞倫斯之紡織工一萬五千人，現仍照常工作，聞經努力運動若輩加入罷工，均未獲效。

工潮擴大間有騷擾

華盛頓八日路透電，紡織業工潮已見擴大，今日此間人心頗爲緊張。加入罷工者，又有數千人，雖有數次小騷擾，但自全局觀之，形勢尚稱寧靜。南加羅里那州長今日諭令不從事于非法阻撓者，一律于午前各自回家。今則當局將宣布戒嚴。麻薩諸塞州州長聲稱：罷工領袖曾向當局聲明，決不暴動，故罷工境內凡請求軍警保護者，皆被拒絕。勞工部長裴金女士今日申斥開槍射擊之舉，並責地方官不應雇用不罷工者爲警察。其所以開槍射擊者，顯係未有警察經驗，彼等遇事張惶。華盛頓八日路透電，據罷工委員長戈爾曼今日聲稱：全美傢具業，地毯業，原毛毯業，天鵝絨業之工人，均已奉到命令，於星期一起罷工，以表同情於紡織工。現時罷工之力量，日見鞏固，故形勢愈形險惡，受罷工影響之十州，當局已取保護生命財產之步驟。

調解委會竭力調解

華盛頓九日路透電，中央所派之工潮調解委員會，現出其全部誠摯力量，以期解決蔓延美國各處之紡織工潮，幷阻止他業將來之同情罷

工。罷工委員長戈爾曼今日播散出人意表之無綫電，主張調解委員會應自明日起爲公斷委員會，同時各棉廠皆暫閉門，而以糾察隊保護之，以防損毀。美國總工會會長格林今日與調解委員會晤商後，謂調解會之公允，及其欲解決工潮與提出具體辦法之意見，深可信賴。僱主方面則擬於星期一開會。同時針織業工人定九月十二日罷工。此舉將牽涉八萬五千人，衆料針織工將於明日開會罷工。

勞方提議　改仲裁處

華盛頓十日路透電，星期杪紡織業罷工有兩種新發展，一爲勞工方面突然提議將羅總統所任之調解處，改爲仲裁處，應即開始工作。各工廠則應仍閉門，以待仲裁處之評判。一爲襪業亦宣佈罷工，如工人悉加遵從，則將增加罷工者八萬五千人。

戈氏聲稱　繼續罷工

華盛頓十日路透電，美國紡織業大罷工今日已入於第二星期，其前途黑暗如故。罷工委員會長戈爾曼氏今日宣稱：工會所提出停廠以待仲裁之建議，將於今夜滿期。此項建議已由雇主拒絕，雇主如不變更彼等之決議，則罷工將繼續進行，至恣睢之管理員被迫屈服而後已。現估計加羅里那州工人賦閒者十萬零六千人，工作者八萬三千人。新英倫州職工賦閒者達十五萬六千人。北加羅里那州有工廠十九家，內有一家雇用職工一千二百人，今日在國防軍保護之下開工。該州康那波里斯之康倫廠所屬職工萬人，因罷工糾察隊今日開始活動，故來往均由軍隊護送。又該州夏洛脫地方聞有罷工糾察隊會集，故當局已派兵馳往該區保護各廠。又訊，罷工委員會已將停廠以待仲裁之建議展長二十四小時，因調解處明日將與製造家之代表集議，調解處以爲可商安解決辦法故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九月七日起
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止

（雷東）

九月七日　星期五

△上海郵務工會經交通部派員勸導後，業已復工。
△段祺瑞由潯起程返滬。
△白崇禧由粵首途，將返邕寧。
△黃郛六日晚到滬七日晨接見報界，發表談話。
△楊虎城宋子文由杭回滬。
△劉文島由京飛贛。

九月八日　星期六

△比國專使祥生覲見林主席，遞國書，賚呈大勳章，並致頌詞，儀式隆重。
△黃郛李擇一在滬會晤，密談甚久，內容不詳；黃郛又訪問日使有吉明，武官鈴木，對於我國決定之華北問題交涉態度，詳細陳述，以求日本諒解，並聽取日方意見。
△西南中委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等向中央提出補充五全大會提案四項。

九月九日　星期日

△比國專使祥生偕比公使紀佑穆及國府所派招待人員恭謁總理陵墓。
△中央及各地機關舉行總理首次起義三十九週年紀念會。
△財政部深夜發表兩令，一致銀行公會，一致交易所監理會，取締標金外滙投機，自令到日起，一律暫停交易。
△段祺瑞上午十時到滬。
△財政部核准新疆省府發行整理金融公債八百萬。

九月十日　星期一

△比專使祥生晨七時到滬，十時赴市政府訪問吳市長，晚登康特虛梭號輪，該輪明晨啓航回國。
△日本公使有吉明偕參贊有野，書記官橫村由滬乘夜車入京。
△粵漢全路通車會議在武昌開幕，到殷德洋，凌鴻勛，李仙根，夏光宇等。
△新疆敏珠親王在贛謁蔣公畢返京。
△顏惠慶由青島回津。

九月十一日　星期二

△顧維鈞由青島搭順天丸輪船起程返滬。
△日使有吉明謁汪精衛，談及華北問題。
△德使陶德曼由滬乘歐亞大型飛機抵平。

九月十二日　星期三

△于右任由三原行抵西安。
△孫科夫婦由檀香山歸國到滬。
△楊虎城抵京，對記者發表書面談話。
△楊杰赴贛謁蔣，報告考察歐洲軍事經過。
△顧維鈞由青島抵滬，言日內即赴京。
△波羅的海沿岸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三國協商合作條約在日內瓦簽字。

九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中華全國鐵路協會第二十三屆年會在北平交通大學開幕。
△孫科，馬超俊，傅汝霖，楊德昭一行離滬赴京。
△安欽奉命入藏，爲班禪籌備行轅，由平抵京，並訪戴傳賢。
△楊虎城謁林主席及汪院長。
△日使有吉明返滬，據日方息，此次晉京謁汪，會談修改引水問題，有相當結果。

刊誤

采風錄第三十六期第一頁第二十七行（懷衡詩）里閭誤閭里。又第二頁第十三行（彥和詩）小注停綱誤聽綱

論評選輯

新學年的幾句話

許多學校已在這金風送爽中開課了，有的大學也正在開學準備之中。學年的秋季等於自然年的春天，不但一年之計即在於此，與歲更始的自新機會，實亦不容錯過。我們願在這裏提出一些意見，供學生與師長參考之資。

我們覺得目前整個的中國教育界被一個問題所壓服，牠重過萬鈞，壓得我們掙扎不得，壓得我們喘不出氣來。這問題是甚麼呢？就是那教育與吃飯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確嚴重。我們在前幾個月學生出學校的時候，對於找到職業的曾加以勗勉，爲得不到事做的曾再次呼籲。許多人的職業問題依然沒得解決，所以從悲觀的立場來看，今日學校的開課，實無異爲明日製造更嚴重的問題。長此繼續下去，那還得了？

關心社會問題的不斷研究這教育病態，教育當局也整天爲這事絞盡腦汁。現在爲解決這個嚴重問題，似乎大家都同意須將教育盡量職業化。我們對於這種趨向，從來主張用全力加以推進。不過除掉這解決問題的實用策略之外，我們以爲對目前教育問題還應當再向深處追究一步，發見到教育癥結的動因，然後加以糾正，方算澈底。

我們在這裏且舉出兩點來討論。

第一，我們以爲國人對於「受」教育，有一個很錯的觀念。我們敢說國人大都以爲教育便是一種工具，所以去受教育，便等於去換工具。這實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教育自身——教育如當成一種社會力量和推進歷史的力量看——牠本是一種工具，是使人類能承繼旣往，啓發未來的工具。但是若論到人們「受」教育，可就不能再把牠當做工具看。「受教育」不祇是手段，不祇是「用」（means），牠還是目標，牠還是「的」（end）。正如同做人是目標是「的」一樣。因爲祇有教育，才足以實現較優的自我，才足以發展我內在的才量至最大限度。所以研究教育的人，可以把教育當做工具看，國家也可以當做工具看，然而受教育的個人，却不能把教育當做工具看，因爲就個人立場來論，能實現了最優的自我，便已達到最高目的。一般中國人向來是以讀書爲陞官發財的工具的。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持着這種理想，甚至出賣田產來供給子弟入學。這實是一條迷路。受了教育，能得到一個科學的頭腦，做人的態度，固然同時多半也可以在社會上得到相當的地位，然而我們敢說，受教育——至少是現代受教育——却決不是最好最能生利的一條「投資」路徑。所以耕田的受了高等教育，一樣還可以回去耕田，掙錢少的受了教育，也一樣不見得必定增薪。受教育與好生活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第二，我們還覺得近年來大部受過教育的人的志趣，有愈變愈低的趨勢。現在鬧得幾乎人人都鰓鰓以飯碗爲憂。沒有職業的固然當以生活爲慮，有職業的也多以得而復失爲憂，或甚至有的因爲自己不得步步高陞而煩悶。所以有許多可以不向經濟勢力投降的人竟都成了經濟的奴婢，遇事

不敢發言，戰戰兢兢唯恐影響到飯碗。處在領導地位而心理卑弱到這種程度的人，也很不少。這固然正因爲經濟勢力逼人過甚。但我們覺得欲打算澈底解決這個問題，却祇有不降服的一條道可走。我們人人須有這樣的信心：惡環境是人造的，打破這惡環境的必也是人！你我有挨餓的危險嗎？好，讓我們先丟開這餓與不餓的問題！讓我們甚至將生死都置之度外，我們抓住一條道，拼命爲國家爲社會謀出路。敢信，愈是這樣我們愈少有遇到絕路的危險。祇有怕餓的人，才眞會遇到餓；祇有貪生的人，才眞不得生。個人如此，整個民族也是如此。我們憂懼，我們算計，但試問在這整個華北，整個中國，整個世界，都見不到前程，都失去保障的時節，我們能算計到命運，憂懼到結果嗎？所以唯一的生路，必在反過頭去，迎面來應付這個問題。受過教育的人，應當首先覺悟到這一點，拋開利害念頭，養成高貴志氣，誓死要建築一個新的環境。這是整個民族的出路，也是個人的出路。

上舉兩點，似乎空洞，然而我們却深信祇有人們對教育有更正確的認識，受過教育的人能有更高的志趣時，教育才能完成他的社會使命，所謂教育問題也者亦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我們對學生，在未入校以前要勸他們愼重選擇所習科門，在畢業之後要督促他們去找適當職業，然而正在讀書之際，我們却勸他們完全將生活問題拋開。對教師，我們則勸他們要以自己的事情當做事業，而不可看成職業。

(錄九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殷黃兩案之感言

鴉片嗎啡白面之禍，至今日已完全暴露。其直接的害毒不必論，單論間接的，則已毒行政，毒軍隊，毒警察，且竟已毒幼穉萌芽中之航空！推原禍始，則政府無確切政策，甚至飲鴆止渴而如是也。

最近北平槍斃警察署長殷煥然，又逮捕保安分隊長及密雲公安局長，市民聞者，亦快亦驚。北平何地，今日何時，警官何職，販毒何案！乃竟聯爲一起，何況未暴露者更何限！尤有甚者，航空救國，國難以來國民心理中最大之幻影也，且其事甫在萌芽，購機練人，皆極艱困，一機之費，千室之產，如此要政，如此貴機，國民忍痛輸將，固仰望以爲民族之花者也。乃竟有黃飛者身任一省航空處長而駕機江湘間，販毒爲業！一旦敗露，全國聞傳，灰心喪氣，莫此爲甚。夫航空之於中國，猶如舉家寶愛之穉嬰；日禱上天，望其成長發育，爲亢宗之子，乃未匝月而已見戕於致命之毒菌，此而夭殤，更何望乎？吾人僅舉此最近敗露之兩案，已感無涯之悲，抱覆亡之痛；況官場慣例，敗露者只命運最劣之人，吾人倘因殷煥然案而聯想及謠傳中各地之密造白面，與夫各路之鴉片大量運輸，因密雲而聯想及長城各口之情狀；同時由黃飛案而聯想及西南鴉片中心地之洪江，雲貴鴉片貿易之歷史，與夫西南鴉片貿易與湘桂之關係，遠溯民國以來鴉片問題在西南政治史上之地位，近察各該省鴉片貿易與時局關係之情形，則可恍然於敗露之案，只發病之一二徵象，實則政治軍事上所受之毒，早已瀰漫全身，浸淫骨髓。倘使置於顯微鏡下，解剖臺前，誠恐滿眼病菌，不可逼視矣。況由華北而聯想西北，由西南而聯想東南，則如殷煥然案，如黃飛案，蓋不過毒海中之一泡沫，滔滔天下，不受黑禍之地有幾省，不染毒營私之官有幾成？苟涉想及此，當知中國今日，鴉片嗎啡白面正聯合向國家民族索命！國家民族倘要命，則必須自眞正拒毒始！其道無他，由中央政府須有確切不移之決心，無論如何，不利用鴉片籌欵，縱有若干要政，因此停頓，亦在所不惜。政府既決心，政策既貫澈，則地方割據之徒，軍政貪婪之輩，當然畏刑斂跡。必如此而後能收嚴刑峻法之效，民族血液，庶幾澄淸，國家命脈，庶幾可保。近數月來，當局嚴禁烈性毒品，販者處死，此吾人所極端贊同。此輩凶犯，乃以滅國亡種爲業，除惡務盡，毫無可恕。尤如身任官吏，而竟貪婪至此，殺之甚宜。是望[illegible]檢舉，

澈底追求，關於此點，無多可論。雖然，苟一念烈性毒品之來源，則知根本問題，在禁鴉片，禁鴉片之道，則在中央政府先絕對否認鴉片貿易，不採任何以徵為禁之姑息政策。中央既如是，則可執嚴法以繩各省文武官吏，其有抗命者，甚至遣兵討伐，亦所不辭。吾人以為非如是不足以樹正義之權威，即不足以肅清廣大之毒害。全國人民中，正人多，邪惡少，政府登高一呼，自有萬鈞之力為之後盾，黑禍之撲滅，可翹足待也！夫當剿匪軍事結束之前，處財政困難之際，禁烟實行，自亦非易。然黑禍實足以造匪，且為破壞地方經濟之主要因素，故不真正拒毒，匪禍必無真正肅清之日。毒深矣，忍痛一割，利在百世。不然，將見所有之政治的軍事的組織與建設，皆為腐敗毒菌腐蝕以盡！豈炎黃遺胄，真將為亡國之民乎？

（錄九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川黔剿匪之關鍵

自贛西蕭克匪部，竄往湘南，轉入廣西，日來更有西竄入黔之勢，觀於桂軍實行堵截，並請黔省出兵，可知任令國軍若何尾追，匪部終將有術竄，以達到其目的地。此中原因如非國軍截剿不力，即係匪部獷悍耐戰，二者必居其一。又川省自五路軍失敗後，匪軍殆復轉移目標於其他各路，故三四路軍，又在告急，此殆匪軍各個擊破之狡計。往者各軍觀望，故令五路軍獨當其難，今五路受挫，則各軍更無可望之援，其為危險，曷堪設想？抑就剿匪全局推論；假使兩三年前，廣東方面，誠意出兵，熱心兜剿，則贛省匪禍，當不致如火燎原。即前月何鍵赴粵，本以商請粵桂當軸，協助西路剿匪為最大任務，假使粵桂從彼時起，多以實力為湘後盾，則蕭克或不致乘虛脫出，更不致長趨入桂，假道竄黔。今在平時視同秦越，缺乏切實聯絡，一旦有事，其不能呼應合拍，致為匪乘，夫何足怪？

不特此也，以貴州之貧，養兵至十萬人以上，諸將角逐，勢均力敵，則各結省外之援，以求競霸。如王家烈與桂系共利害，猶國材倚滇省為後盾，蔣丕緒則頗有川軍之背景。其賴以內維士兵之生活，外結鄰省之親交者，惟取給於滅族害種之鴉片烟耳！地方情形，慘苦至此，何堪再遭赤匪之破壞？由此觀察，四川貴州之前途，同一不堪設想，此際非各關係省分之軍人，澈底覺悟，努力剿匪，恐受害者不僅川黔兩省已也。

夫共匪之利器不在武力而在思想，所憑藉不在軍隊而在顛連困苦之羣衆，故徐向前擁彼饑疲之衆，竟能為大禍於四川，賀龍迭經殘破之餘，猶且縱橫馳逐於數省，今蕭克部衆，即使沿途被擊潰散，設有少數死黨，竄入桂黔，則星星之火，儘可燎原，毒種既播，拔除綦難。為今之計，必須湘桂兩省，努力合作，領導黔軍，認真截剿，在蕭匪入黔尚未立定足根之前，務即使其消滅，否則少假時日，裹脅益衆，勢將永為西南大害，蓋黔軍之力，萬不足以當此方張之寇，若果湘桂兩省，僅以打匪出省，保境自安為得計，則縱匪遺害，將來必抱噬臍之悔。至於川匪，則劉湘若能一面整理本部各軍，齊一意志，恢復士氣，一面披肝瀝膽，求各軍協力反攻，分道進擊，使匪部各路受敵，摧其主力，策之上者也。如不可能，則團結直轄部隊，親往前綫督師，與赤匪決一大戰，逼令退却，縮小戰區，多修堡壘，以固防線，然後與各軍協議進取，策之中者也。若二者皆不可能，而徒怨天尤人，自墜於不能令不受命之惡運，則策之下者也。或謂川軍今日，正如兩年前之江西剿匪情形，各部鑑於歷次挫折，多趨觀望，果爾則善後之計，勢須求救於中央。邇來川省紳耆，業已兩電中樞，請派善戰而有規律之軍隊入川，協助剿匪，此正川人一般之希望，蓋已認為川軍之力，不足以了此戰局矣。雖然，就中央言之，此事殆極難處理，良以贛省軍事，已到最後階段，匪部紛紛逃竄，亟須各方堵截，包圍部隊，難遽抽調，此其一。中央向以川事畀之川人主持，如果遽爾派兵入援，或滋川軍誤會，轉致有礙軍事，此其二。現在政治統一，尚未完成，挑撥構煽，時

有所聞，設因川事，貽破壞者以口實，則既無裨於四川，轉有害於大局，此其三。有此三因，政府對川局善後，益持慎重態度，此在中央自有其不得之苦衷。然就川人言之，本省能力，業已不能挽此狂瀾，中央有所顧慮，在勢又不便救茲浩刦，則豈將坐視川民之萬刦不復乎？吾人以為川省晉紳，與其呼籲中樞出兵，何不請川軍將領自向政府乞援，以示坦白公忠之誠悃；且以中樞現狀推測，縱能俯如所請出兵，人數必不能多，其作用亦不過鼓舞前線士氣，安慰後方人心，鞏固劉湘地位，促進各軍合作，在川軍直有百利而無一害，四川軍人，果知憂大局，愛桑梓，於此蓋應有以善處矣。

要之，黔省之禍患，關鍵繫於湘桂兩省之能否盡力截擊蕭克，川局之轉機，關鍵在於劉湘等能否自求中央派援，事變多端，時機甚迫，竊願各關係軍人激發天良，勿終誤大局也。

（錄九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蘇俄入盟與國際情勢

國聯大會，定今日開幕，本屆議題，自以蘇俄入盟為最重要。蘇俄之對於國聯，由咒詛，而鄙夷，而合作，而加入，經十餘年之演化，而卒有今日者，固自有其政策與環境，不能以無意義目之。然其加入，則實賴於法國全力支持，又為世人所不能否認。今是項問題，業屆水到渠成之機，雖反對者尚不乏人，顧按照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僅須經大會三分二之同意即可生效。是蘇俄之入盟，可謂已絕無問題。行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第一流外交家如李特維諾夫等，正式參加麗旻湖畔之盛會，一垂死之國聯，不啻增加一生力軍，徒令日德兩國，欣羡嫉妬，重有踽踽獨行之感也。

吾人綜合連日報紙所紀載，知目下為蘇俄入盟之唯一障碍者，不在於荷蘭瑞士比利時之反對，而在於波蘭之態度。據日內瓦七日電稱：法外長巴爾都，於國聯秘書長愛文諸宴各國代表團主席午餐時，曾與蘭波外長柏克氏，作一點半鐘之長談。其談話內容，雖相約共守秘密，未嘗發表，但經此一度疏解，波蘭態度必有轉變，殆已無疑。蓋哈瓦斯社有如下一段報告，謂「法波外長會晤之後，吾人有一事必須聲明者，即法波兩國之同盟關係，目下無任何形迹，可使吾人疑其破裂」，已予吾人以有力之暗示也。本來波蘭之反對蘇俄入盟，其表示理由，係不願彼在理事會中取得常任理事，故同時亦要求予波蘭以常任理事以資抵制。其次，則謂波蘭曾簽字於保護少數民族公約，而蘇俄未簽，蘇俄加入國聯之後，如波蘭歧視境內俄人，蘇俄可向國聯申請，但蘇俄境內之波蘭人，蘇俄乃無保護之義務，故波蘭欲要求解除保護少數民族義務，俾與蘇俄立於同等地位。然此皆非波蘭反對蘇俄之眞正理由也。夫波蘭自與德國簽訂不侵條約以來，關於廻廊問題與上西里西亞問題，在十年之中，已獲得安全保障，波德親交之聲，早已囂然於塵上。而東歐互助公約，又為蘇俄入盟後所亟欲簽訂者。此項公約之不利於德國，乃顯著之事實。蓋德如加入，則不啻自縛，苟不加入，又將受俄法意等國包圍，其唯一對策，祇有聯合波蘭，以圖破壞，使其不得成立，縱勉強簽訂，亦成為毫無意義之廢紙，此希特勒所困思衡慮者也。是故德國欲破壞東歐互助公約之完成，必須從反對蘇俄入盟下手，然而德國已聲明退盟，決不願因此重返日內瓦，自惟有使波蘭出而爭持，期以達其目的，此波蘭之所以有待疏解，而巴爾都之所以與柏克長談者也。

使吾人以上之推斷而未錯誤，則以波蘭與法之舊日因緣，親德親法，兩無不可，巴爾都之疏解完成，蘇俄之入盟，自不至再有阻碍發生，故今日所應研究者，乃蘇俄入盟後之國際情勢，而非其能否入盟問題也。夫蘇俄加入國聯之後，其第一步之工作，乃東歐互助公約之完成。該約為蘇俄

所提議，法國所支持，英意所同意，表示反對者僅德國與波蘭。波蘭而果與法國接近，其加入自不成問題，屆時德國雖欲反對，其力量亦至薄弱，是蘇俄足紓其西顧之憂，而以全力對付東方也。日本自廣田標榜協和外交以後，雖努力媚美，而效果僅等於零：其對俄也，又急於一戰而不敢挑釁，故於蘇俄之入盟，不得不故示鎮靜以觀變，其心中所祈求者，亦波蘭之能為德國張目，使蘇俄之不克入盟，寖假而東歐互助公約不成立耳。故蘇俄入盟問題，苟順利解決，則俄日間形勢，必有一劇烈之變更，此又吾人所可推斷。矧法意協定以武力維持歐洲和平之聲，正喧騰於吾人耳鼓，東歐形勢，變化正亟。遠東局面，又豈容吾人忽視也哉？

（錄九月十日北平晨報）

◇ ◇ ◇ ◇ ◇

關於義法協定說之考察

近日外電傳義法間成立關於海軍比率問題協定或政治協定，乃至軍事協定云云，英國輿論對此問題，深為注意，蓋義法間如眞成立普遍的軍事協定，則其足以推翻一年以來歐洲乃至世界政治之局面而成一劃期的事件，實屬當然之理，誰亦不能輕視之也。惟政治現象之轉變推移，與一般社會事象相同，必有其因果關聯，決無猝然而至者，故吾人對於一切政治上之宣傳乃至謠傳，俱可御之以科學的分析方法而預斷其眞偽及眞偽之程度；吾人對於所謂義法協定說，當然亦可依同樣方法，施行一種預測，以為國人在世界政局轉變上認識之一助。依吾人研究之結果觀之，所謂義法協定者絕不能有劃期的性質，此種協定縱然在某種限制的意義上能告成立，至多亦不過能使年來歐洲乃至世界政局之動向，相當的增加其推進之速度而已。請言其理。

據外電所傳解釋及可能的論理解釋言之，義法協定之內容或目的，總而言之，不出三種：(一)謂義法協定之內容為關於法屬非洲之利貝亞界務及突尼斯義僑及義對猶哥斯拉夫之關係者；(二)謂義法協定之內容為關於義法間之海軍問題或軍備問題者，此中復有種種：(甲)有謂為關於義法二國之造艦競爭之中止問題者，(乙)有謂為關於義法在地中海之海軍問題者（例如謂因義法在地中海之海防已有妥協，故法國決移地中海海軍於英倫海峽各軍港之類），(丙)有謂為對於包含海軍在內之一般軍事協定者（例如謂義法將聯合一百五十萬陸軍及七千架軍用飛機之實力，以代替一般的和平公約之類）；(三)謂義法協定之內容為關於政治協定即一方以抑制國社黨政權下之德國，一方以排除英國對歐陸政治之干預為目的之協定者。此三種解釋，如僅據其本身言之，雖未嘗不言之成理，然若從時間的前後關係及空間的多面關係上察之，則可知其往往不近情理。例如(一)說，不但界務問題，僑民問題及小小與國關係問題，等等局部問題，不必成一外交協定上之特殊對象，且即使專為此等問題而成立一種局部的特殊協定，亦可由普通外交官優為之，不必法外長巴多之親自出馬往晤墨索里尼（法外部已承認巴多將於十月初赴羅馬晤墨），由此可知其過於忽視義法協定說之重要性。次如(二)說，更為悖理：例如(甲)說，如果單獨依此而成一說，則顯然忘却義法造艦競爭只是整個海軍力比率問題中之一小部分，縱令能實行關於義法間之妥協，在海軍力限制問題上亦無多大意義，有識之義法外交家當不至無聊至此；至如(乙)說，更不成問題，蓋謂法地中海軍艦北移為防英，則英法間關係在現階段上並無緊張之理由，且英亦可從地中海攻法，如謂為防德，則不但德法間之戰必為空軍陸軍之戰，且德國海軍力現今亦並無攻勢作戰之實力；再如(丙)說，顯然忘却義法在凡爾賽體制之存廢上有勢不兩立的矛盾，義決不能為維持現有和平即維持凡爾賽體系而助法，且法蘇集團結合之親交方興未艾，縱義方願出此，法方亦何能舍足以拊敵(德)之背的蘇聯而他求!? 又如(三)說，亦大不合理，蓋在現階段上，義之於德及法之於英皆處於縱不能使之為友亦不願使之為敵的地位，即義決不能排德（義德對奧及對匈問題之爭，如吾人屢次所述，只為中

歐法西斯集團內部領導權之爭），排德則勢孤，法亦決不能排英，排英則等於資敵（德）也。

然則所謂義法協定之可能的合理的內容究竟如何？據吾人所見，義法協定之內容，一方面在政治上只能是所謂東歐羅迦諾公約之一部分，其目的在藉此逼迫德國加入此種歐洲安定之協約；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只能是義法兩國對海軍造艦競爭及明年海軍力比率會議之暫時妥協，其目的在一方面緩和己國財政上之困難，一方面讓英美日充明年海軍會議之主角，以便將來坐收漁人之利。蓋因唯有包含此種政治的及軍事的內容之協定，在現階段上始能一方面使義方：第一，藉此免除被德國國社黨冒險政策捲入不合時機的戰爭之危險，第二，離間英法之接近及法蘇之團結（因法蘇團結之根本要義在維持歐陸和平，如此種和平有他法可保，則法蘇關係自然疏遠化），第三，藉此促進日蘇關係之惡化，亦即增進義方在歐洲乃至世界政局上之地位；另一方面使法國：第一，藉此達其歐陸安全公約之一部分目的，第二，藉此間接的促仇法的希忒拉政權之崩潰，第三，藉此暫時脫離法國對於明年海軍會議之複雜的關係，以促進日英美之直接衝突，亦即以助蘇聯抗日而拒德；易詞言之，即，唯有此種內容之協定始有被義法兩國容納之可能也。目前法國官方雖否認協定說，而義國却持沈默態度，此或因法方不急於此，而義方則在蘇聯將正式加入國聯之際，不如此不足以抑德而保中歐霸權之故歟！總之，從世界政局全體觀之，上述內容之義法協定，除非德國社黨斷然實行冒險的決戰政策，大抵有在最近將來實現之可能，但同時須知其縱然實現，亦絕不能具有如近數日外電所傳之劃期的意義，其作用實只不過促進太平洋問題及英美日海軍力競爭問題之進展，使世界上列強間之鬥爭，日益接近總決算之期而已。

（錄九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蘇聯入盟與遠東

國聯三分二以上之會員國，歡迎蘇聯入盟，依會章，已足法定數。故入盟已成必然之事實，所餘者，只手續問題，想旬日間即可了。是以現在評論此問題，已非過早。

中國人所亟欲知者，當尤為蘇聯入盟後如何影響遠東時局之一點？故今專論此點，而將先揭出結論曰：目前並無積極的影響是也。蘇聯與國聯關係之史的敘述，茲不贅舉，今所願簡單論列者，蘇聯之志願入盟，與夫各大國之慫恿蘇聯入盟，主要因歐洲問題。故與歐洲政局之影響，為直接的，與歐洲以外之問題，倘有影響，亦係間接的。蓋蘇聯所最感不安，同時所最求其安者，為歐洲　。因自德國國社黨執政，對內反共對外疏俄以來，蘇聯深感其十年來所視為穩定東歐基礎之俄德提携政策之動搖，且反而恐受國社黨不測之威脅，故亟求與法國友善一面與東歐諸鄰交親，而猶以為未足，乃欲助國聯一臂之力，使其重為保持歐洲平和之有力的機關，故不惜拋棄其革命初期輕視國聯之態度，至欲自行入盟，以補國聯因德國退出所感之缺陷。半歲以來，由醞釀而漸臻成熟，由擬議而竟至實行，其結果遂有此次法國之斡旋，果取得三分二以上法定之邀請。此誠蘇聯平和外交之又一成功，可為安定歐洲有力之保障者也。據現在論斷，歐洲大陸之和平，以法俄握手為第一重鎮。蘇聯入盟，即其具體表現。誠以國聯為凡爾賽和約體系之中樞，法國則以維持凡爾賽和約為其基本利益；英國關於此點，與法國大同而小異，尤以關於大陸問題，英國常欲作第三者，義大利則態度閃鑠，捉摸不易，故法國遠瞻前途，不無孤立蒼茫之感，今者加入蘇聯之生力軍，是至少可維持現狀，使志欲變更歐局者，不敢生心。此即此次蘇聯入盟之主要意義也。

至於遠東問題，則地位有異。誠以掌握遠東形勢之樞紐者，為日本，日本既退出國聯，則國聯對彼，不復能有任何直接影響。況日法，日英，

日義，目前皆不以反日為政策，亦不以實力干涉遠東為職志，其邀請蘇聯入盟，並不以聯合反日為目標，蘇聯之願受邀請，亦並非意在誘導各國積極反日。由此而論，蘇聯入盟，可謂與遠東無直接關係矣 。抑蘇聯於遠東，並不欲與日本戰爭，蓋其根本利益，在二次五年計劃之完成，與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之進步，其需要平和，依然迫切，除非日本挑戰，斷不使用武力。遠東俄領之武裝，年來誠極嚴重，最近或已漸達到滿足的境界，然其志要在守而不在攻。此後雖加入國聯，其方針政策，並無改動之餘地。若謂蘇聯既安心於歐洲，便當急進於東亞，則未免太淺視蘇聯矣。雖然，世界息息相關，歐亞實為一體，如此大事，東亞固亦不能全無影響，不過其性質為間接的，同時為消極的。自吾觀之，其影響之可想像者，第一為日蘇戰爭更遠，第二為平和空氣較濃。蓋前既言之，蘇聯不願戰，除非日本挑，夫日本亦本不能輕向蘇聯挑戰者也，誠以戰爭與外交，以同時並進為原則，日本海軍以美國為目標，陸軍以蘇聯為對象，而戰俄則必和美，戰美則必和俄，勢不能雙管齊下，故終於一計無成。是以結果仍只限於備戰而不能挑戰。九一八以來之形勢，本如是也。況一旦蘇聯加入國聯，歐洲和平，頓形鞏固，日本既知蘇聯西顧無憂，更當斷念對俄挑戰。是以本不能輕易發生之日俄衝突，將因蘇聯之加盟而更遼遠無期矣。此外另一間接的影響，則世界一般平和空氣，因蘇聯入盟而較濃，直接雖限於歐洲，間接亦及於東亞。日本雖稱逞情直行，悍然不顧 ，但對於平和大勢之推演，亦要不能無若干消極的感觸，是則與遠東時局，亦不能謂無若干間接的影響矣。

總之，蘇聯入盟之實質的意義，為世界戰機之一時的和緩，此外無何奧妙。中國因為歡迎蘇聯入盟者之一分子，但對於遠東時局，尤其中日問題上，並不因此有何積極的期待與推料也。

（錄九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中國應連任國聯理事

中國自一九三一年在國聯行政院被選為非常任理事，今年已屆任滿。本月十日聯盟第十五屆大會開會，已由我國代表提出要求，希望連任，據聞業經大會正式接受。吾人甚望與會各國，悉能認識中國與國聯合作之重要性，一致贊助， 使中國重膺院席， 一如一九三一年以四十八票當選之往事，則不但中國之幸，抑於國聯前途，亦實有利。

按中國為國聯之發起會員，我顧維鈞博士且為盟約起草員之一人，其關係至為深厚 。 自已故朱兆莘氏一度選入行政院，於一九二八年滿期之後，直至一九三一年始獲再選，中間伍朝樞博士嘗於一九三〇年要求競選院席，會被否決，殊予中國國民之信仰國聯者以一大失望，幸次年九月十四日，即經大會一致推選中國代表重任非常任理事一席，由此以後，中國與國聯關係益臻密切，吾人試就三年來各種經過觀察，致信國聯不應再予中國國民以失望，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違背盟約，反抗國聯決議，至再至三，終至於悍然退出，不惜破壞國際平和集團之組織，中國則始終尊重國聯公意，不忍或渝，雖國聯久在奄奄一息之中，中國有識之士，對之仍加信賴，宛有風雨同舟，休戚與共之雅，此種心情，國聯方面，不應漠視。且也，國聯今日，方在厚結美國，羅致蘇聯，希冀充實內力，復振威信，豈於久同利害廣土眾民之中國 ，反爾恝置，此吾人所不能想像者也。更自中國本身言之，在九一八以前已與國聯成立合作關係，年來許多建設事業技術問題，胥賴國聯專家，為之調查設計，使非在行政院有發言權，則合作進行，亟難繼續發展，此其一。東北問題迄為國聯懸案，猶之兩造訴訟尚在繫屬之中，縱法廷之力，不能強制執行判決，要不應迫使原告，放棄其便於訴追之地位，此其二。國聯成立之始，中國即與有關係，自日本退盟 ， 遠東會員中，實以中國為最重要分子，更為最忠實分子，國聯既斷然不願以歐洲集團自限 ， 則中國之參與行政院，促進國聯和平

工作，不特為中國之權利，抑亦國聯所應歡迎，中國於此，誠不敢妄自暴棄，國聯更何可反加妨害，此其三。日本向為常任理事，一自脫退，亞洲人之參加行政院者，惟有中國，如併此去之，則國聯寖且失其世界性，如犧牲中國而以別一亞洲國應選，則又何解於本末倒置之譏，且此固非中國所能承認者，此其四。再就世界大勢立論，國聯之存在價値，原在於保持國際和平，彼之倚重美俄，亦不過為完成其和平機構而已。方今遠東戰禍，醞釀甚亟，中國處特殊之環境，為盟約之信徒，苟能使之與國聯加緊合作，則遠東危機，可收釜底抽薪之效，否則中國無幸，國聯亦必無幸，可斷言也。憶前日中國首席代表郭泰祺氏曾在日內瓦宣言，謂中國要求連任為一種自然且不可非難之權利，吾人則謂國聯使中國連任理事，以維持一國際和平主義之有力的信徒，毋寧為其當前應盡之責任；蓋自近年國聯決議，一再被日本蹂躪而無如之何，中國國民對於聯盟維持世界和平之誠意，已多疑念，今如並此合作階梯之非常任理事一席，猶復不予維持，聽其落選，則失望之極，恐將使國聯永失此有力的信徒，此中利害，各國政治家必有能辯之者，然則此次中國競選國聯理事，各盟邦其將終有以慰中國國民之望乎？不禁為世界和平前途馨香祝之矣！

（錄九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美人對遠東問題的派別

自九一八後，日本國外宣傳，無不積極推進。最近當局收歸兩大私人電訊社作為國有！及外務省撥三百五十萬日金主事一文化事業宣傳會，在英倫紐約遍設分社，可見該邦宣傳事宜，一由國家規劃操縱矣。顧因地勢關係，日本對美宣傳，尤為急進。人才四出，資金浩費，毫不足惜。惟其結果，每不見佳！蓋「事實最為雄辯」一切渲染，固難奏大效也。

日人秋木氏——前任教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方學系。近應南滿株式會社之請，任該社顧問新職。氏在美時，為遠東問題，到處演講，凡六百五十次之多。據其分析，美國人士，對于日人宣傳之反響，可分下列各派：

一、和平派：該派對于九一八事變及事後的歷史事實以及日人對于該案所採取的一切行為，予以承認。惟于事後日人繼續採取軍事行動一端，以其危害世界和平，嚴予反對。

二、利己派：此派人士意見，凡己國所為，無或是非；他國所為，莫或不非。

三、理論派：該派將國際糾紛，以客觀態度詳為研究。事實為其惟一的結論根據。對于滿洲問題，該派意見，莫衷一是。

四、學院派：該派主要人物為學校教授。行文演講，處處以科學態度出之；其實乃紙上空談耳。

五、地方派：此派以扶輪社及獅子社等組織為代表。發表意見，帶着濃厚的地方色彩。惟其所代表人物皆是各業優秀份子，故其言論，亦不容輕視。

六、婦女派：美國婦女組織，極形龐雜，惟因性別故，對于一切國際問題的討論，感情成分每較理智為強。中國孤弱，日本蠻暴，其同情心理，遂無條件的趨向中國矣。

據秋木教授表示，除此六派外，尚足構成美國輿論之大勢者，即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惟該兩派人意見偏僻，無甚大勢云。（徵）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送張季鸞兄歸里爲尊公翹軒先生表墓敬賦長句　纕蘅

我交。張。侯。垂。十。年。知名。更。在。廿。載。前。畢生。精。力。萃。一。事。
信知。成。就。由。精。專。君房。語。言。妙。天。下。並時。儕。輩。疇。能。先。
世兒。歛。手。詫。健。筆。豈識。儒。效。基。家。傳。丈人。宰。木。拱。已。久。
遺澤。鄒。魯。猶。緜。緜。循聲。美。政。喧。萬。口。陵谷。雖。改。名。不。刊。
郎君。束。髮。秉。詩。禮。承家。故。物。惟。寒。氈。文章。報。國。誓。頭。白。
飽更。盤。錯。逾。貞。堅。今年。流。涕。告。知。友。麻鞋。歸。里。營。故。阡。
雄文。孝。思。兩。殊。絕。靈來。自。天。宜。哀。憐。人生。衣。錦。亦。何。樂。
椎牛。將。復。酬。重。泉。何似。令。名。及。身。致。持報。罔。極。心。滋。安。
涼秋。九。月。風。日。妍。佳篇。絡。繹。張。行。纏。路人。遮。看。爭。動。色。
揚親。誰。復。如。君。賢。

郵居　季新

芳樹。緣。溪。灣。復。灣。靜聞。幽。鳥。答。潺。湲。微風。忽。幻。波。間。月。
薄靄。能。勻。雨。後。山。桑陌。泥。融。行。步。緩。稻田。水。滿。桔。槔。閒。
彌望。新。綠。非。無。謂。天使。疲。氓。一。破。顏。

入城奠則柔　疑盦

到門。竹。樹。悄。無。聲。同此。難。甘。惘。惘。情。久省。受。形。俱。夢。幻。
不堪。留。影。尚。逢。迎。死生。大。矣。惟。餘。笑。狂狷。兼。之。苦。避。名。
太息。北。黟。深。處。月。宵宵。流。眄。入。山。城。

季鸞先生以其尊人百年忌日歸里表墓爲賦此詩　秋岳

事生。舜。訓。踵。前。賢。歸及。茲。辰。渺。故。阡。郭泰。有。碑。文。不。媿。
顏公。教。子。筆。能。傳。魯民。遺。愛。聞。應。泣。秦塞。雄。風。表。此。鐫。
舉世。汝。南。尊。月。旦。誰知。孺。慕。屬。華。顚。

任先追暑青島次均奉贈一律　公渚

目擊。齊。州。九。點。烟。海壖。尊。俎。亦。符。天。觀空。未。暇。哀。嬴。蹶。
避世。眞。當。惜。舜。羶。酒半。蘭。闍。成。笑。牒。夢中。榕。嶠。入。詩。編。

老餘眉宇滄瀛色爲想輞車奉使年

秋日游祖堂山幽棲寺　　穎人

過雨層巒薔蓓秋單衣短杖挈清游虎馴法座泉無恙
佛去華嚴窟尚留北望雙峰天闕近南環萬樹寺門幽
我來暫借僧牀睡客與山雲共一樓

同鶴亭宿交蘆講舍賦贈李一平　　伯臧

艱辛萬里有儒冠合作劉雷一輩看含霧何人知豹隱
處淵喜子似鯢桓閒軒時放溪聲入席地能教夢境安
是夕十客同席地臥便擬空桑了三宿他年息壤莫盟寒

歸舟偶成　　曉湘

一舸銜烟岸暝收繁星終古照江流從知大塊眞稊米
待拂清波問鷺鷗野哭千家猶昨夢民勞十載儻今休
歸裝寂寞無多物爲載兒嬉慰白頭

次均孚老見贈　　潭秋

蓬蒿遶宅底須刪郤掃年時早掩關豈有蟊蟫戒脈望
祇餘章甫適荆蠻高空怪事驚蒼狗矮几虛堂欠碧山
借得西湖輸卅載薄游薔蓓尙舒顏

寄賀三孔才　　鳧公

浮雲奄忽竟何之悵望高天窮冤思憑仗辛勤將口腹
政須緘札慰流離騰騰自過吞牛氣兀兀從銷服讖悲
四海解人推季子蕭條異地復同時

次答天泉上人　　什公

領略金剛峯下春遺風到處說唐人輕舟三日今飛渡
羨煞當年老鑑眞鑑眞唐僧揚州人俗姓淳于齊辨士晃後發願渡海逾十二年遂果本願

蔡琰女士寄贈畫梅報以兩絕句　　山腴

寫竹曾聞管仲姬畫梅今有蔡談枝疎花瘦影商量遍
想見亭亭月上時

香染羅浮深復深詩憂春魂吟復吟縞衣一夜叩門去
夢繞海南何處尋

金縷曲　消夏詞仍用季公看桃花韵呈諸公索和　　懺盦

莊蝶蘧然醒正南薰沿花吹得冷雲無暝蘄竹疎簾安
排好閒脫綸巾露頂對素石清泉瀠映一局彈棊初換
淆早牆頭飛上氷蜍鏡看大地山河影平生不辨炎
涼境更何知瓊樓寒重鳳池波靜幾輩鼻端青蠅集汚
與元規塵迸喜腰扇尙持殘柄羨煞投鞭截流手阻長
鯨東海偏狂飲歌郢雪敎伊聽

隨筆

凌霄一士

王文韶以戶部司官外放，光緒四年由湖南巡撫內用侍郎，入軍機，翌年由禮部左侍郎轉戶部左侍郎，爲戶部有權之堂官。迨八年閻敬銘爲戶部尙書，（未到任前，文韶兼署。）銳意任事與文韶頗不相得。是年冬，文韶因屢被彈劾以回籍養親開缺。（劾文韶最力者爲張佩綸，其疏中並請以敬銘直樞垣。）後再起爲湖南巡撫，歷雲貴總督直隸總督，於二十四年爲戶部尙書。到任後，當司員上堂畫到時，微哂曰：『這是閻文介的遺愛呀，一個月的衙門，只要到兩次就好了！』對敬銘不滿之意，情見乎詞矣。

司員上堂畫到，定自敬銘，十四司輪日，以閒散司員多不到部，且有不在京者，故以是令其每月至少須有兩日到部也。初本爲點名接見，以郎中李慈銘上書爭之，乃改爲上堂畫到。平步青所作慈銘傳，敘此事云：『尙書朝邑閻公方嚴覈名實，下敎諸曹郎分日入謁。尙書坐堂皇，旁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隸呼囚者然。吏持牒至，君手書纍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伉直激切，若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閻公得書頗善之，事遂已。』慈銘日記中所自述者，光緒九年（癸未）十月初二日云：『署中知會，明日早衙，以今月朔起，每日接見一司，凡十四司，皆一月兩衙矣。』十一月二十日云：『作致閻丹初尙書書，言署中接見唱名之非禮，約數千言。尙書性長厚，亦廉介善吏事，而闇於大體，頗喜操切。其於余亦知愛慕，而不能重其禮。此舉也，署中諸司亦頗有怨

怒之者，故作書規之，自盡其忠告之道，以酬一日之知。彼之德我仇我，所不計也。」十二月初三日云：『午飯後入署，晡詣堂畫到，以改接見爲此舉也。』是慈銘非立時作書，步靑所叙，於情事猶未盡合也。至慈銘上敬銘書，有云：『執事近以御史謝謙亨之言，諭令合署十四司輪日接見，以一司官唱名，如呼囚點隸者然，此甚非禮也！夫司員亦朝廷之官也，其名惟君父所得呼也。堂司爲僚屬，其實同官爲僚，亦朋友之類。向例三年京察，以朝廷大典，過堂點名，然其事本非體，徒以習久相沿，無人言之。此何事也，而大呼姓名，同之卯册！慈銘觀闔署中亦實無通知掌故砥厲名節矯然自好之人，故俛首聽命，或亦敢怒而不敢言。執事方嚴核名實，欲大有所設施，奈何輕量天下士夫哉！』爲司員爭體制，詞意自是伉直激昂也。慈銘平日故罕到部，如傳中所云『君獨鍵戶讀書吟詠，蒔藥種花，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亦司員之自成一格者。性狷傲，對同官多存鄙夷不屑之念，日記中往往可見。此書謂闔署無自好之人，實其素態耳。

文韶解戶部侍郎職，甫十餘日，敬銘以『聲名貪劣，羣議沸騰』嚴劾前任戶部司官之廣東布政使姚覲元湖北荆宜施道董儁翰湖北候補道楊鴻典三人，請即罷斥，並禁其來京居住。奉旨：『均著革職，即行回籍。』三人均昔日戶部有權之司員，覲元尤與文韶相契。後文韶在雲貴總督任，奏請起用覲元，有「雖原參者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語，時敬銘已致仕矣。（或在其已卒時，容再考。文韶光緒十五年由湖南巡撫遷雲貴總督，迄二十年在任。敬銘十四年以大學士致仕，十八年卒。）旨命吏部帶領引見。未及再起，遽卒。

覲元當罷官後，鐫一小印，文曰：「二十與考廉，三十爲郎官，四十爲監司，五十爲方伯，六十爲民。」慈銘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一月初六日日記云：「作書致書玉，並印章字樣，……一

曰：「道光庚戊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二者頗可類觀。

文廷式光緒癸巳爲江南副考官，其「南軺日記」有云：『有發字十九號一卷江，屢棄而屢取之。及三場對策，頗詳博，而每道必總籠數語，則多不甚合。午間覆閱，總校其第一二場，均繁富，又策已對十之八，姑仍取之矣。及置案頭，則十八房所薦三場卷適到。取閱之，第一卷爲發字五十一號，則五策與發十九卷字字雷同，遂即撤去。發五十一卷第一二場本不取，其策謄字極劣，亦必不能細閱，而恰於此時相值，致此卷不能取中，亦不可謂非怪事也。』此卷之被擯，其事誠巧。又高照煦「閒談筆記」述高長紳(字篙漁)談其分校江南鄉試時事云：『安徽江蘇合曰江南鄉試，雖同一闈，仍分上下江，各中定額。某科闈中停薦已久，主考私人忽語予曰：「兩大人昨夜密語，下江尚缺一人中式。大老爺房備有卷，請速薦下江數卷，或可多收一門生。」予即取備卷數本，換批語，親身納入袖中，將詣內監試處之。路遇某房官，係同年。問何往，予紿以他事。問袖中何物，予未及應，强索觀之，驚問：「此時停薦多日，携此奚爲？」予告以故。同年曰：「篙漁果有神通！我亦當補薦之。」遂揖而去。是晚聞解元文刻板劈矣。急使詢之，据云，取定解元，文已發刻，因與日間某房補薦一卷雷同，故劈之。予惜其已成之科名，頗悔日間多此一舉。又竊嘆祇此一文，彼房已薦而中元，此房尚備而未薦，衡文之無定也乃如斯！』已中元而因補薦一卷斥去，與廷式所記者略同，而其事爲尤巧。至論衡文之無定，亦歷來所同慨。

拙稿前引「閒談筆記」，照煦自述其以舉人應大挑情事，以夢見子夏相招，爲被挑學官之兆。(見本報本卷第十九期。)近閱宋人記載，知先有類是者。費袞「梁溪漫志」云：『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

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視照煦所述，其「文學」字面，尤見巧合。科舉時代之言夢兆，不免附會，而如斯者實甚趣。

張次溪（江裁）好研究故都名勝古蹟，人物遺事，於梨園掌故，亦頗致力，留意其影響社會之情形。近刻「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爲「雙肇樓叢書第一輯」。其目爲燕蘭小譜，日下看花記，片羽集，聽春新詠，鶯花小譜，金臺殘淚記，燕臺鴻爪集，辛壬癸甲錄，長安看花記，丁年玉筍志，夢華瑣簿，曇波，法嬰私笈，明僮合錄，羣芳小集，羣芳小集續集，評花新譜，菊部羣英，宣南雜俎，擷華小錄，燕臺花事錄，鳳城品花記，懷芳記，側帽餘譚，鞠臺集秀錄，新刊鞠臺集秀錄，瑤臺小詠，情天外史，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北京梨園掌故長編，都三十種，均清人著作，惟後二種爲張君自編，亦蔚觀已。其中有罕見流傳者，尤可珍。特狎優伶，孌男色，最爲昔人惡習。品題歌詠，以頹俗爲風雅，斯類文字，萃列輯中，閱者宜別具隻眼，惟著重於社會史料之意味，輯者蒐刊之本指，或不悖歟。



舅父的死

楊素女士

天上的雲，是半月來不曾佈過陣。有時候在東山頂上，雖會和和尚坐禪似地大大小小的排列着幾堆，但那顏色是蒼黃或全白，黑漆一團，是許久不曾有的。天空中响了幾聲雷，那些坐禪的和尚，彷彿感到十二分的懼怕，立刻一齊把頭縮短或延長，有的竟一刹那縮向山那邊去了。縱不那麼地快，也會一堆一堆的逐漸消失。被炎威征服了的人們，一面流着過度的臭汗，一面看着雲的消失而歎氣，但仍不斷地繼續那戽水的工作。

「唉！雲又散了，連風暴都不打一個，這樣的天。」三叔脚踏着踏車，苦喪地說：

「不下雨也該涼一點，又這樣的熱。」父親脚不停的踏，一邊却用長手巾擦頭上和背上的汗珠。

「這地方還算好，還有水可車。許多地方，車也沒辦法。」長工榮貴哥，流了滿臉的汗，自已安慰自己似的說：

那時候，我雖然已是一個中學生，但畢究是鄉下孩子，養尊處優，絕對輪不着。所以我每逢暑假回家，縱不幫田上工作，家中兩條牛，大概總全部交給我。我也像那是當然或必然的任務，到家後絕不要父親或叔叔的交代就自己去同放牛的小夥子打交涉，第二天就替代他而工作着。

那一天天氣十分清朗，清晨的氣候，尙不怎樣煩熱。我筋斗雲似地爬了床，赤着脚，繫上一條短褲，穿上一件衞生背心，跑出大門，站在門口的空場上，用滑流流的眼睛，將遠遠的青山，近近的綠禾，障碍視線的瓦屋，看了一個飽，結果又感到一些意興闌珊，只好跑向廚房擦臉。

牛用角把牛欄上的欄干敲得特別響，在灶上做事的母親，把眼睛望着我，她安慰似的說：

「餓了嗎？虹，吃點東西放牛去，不早啦！」

「唔……。」

我實在並不餓，洗完了臉，提着鞭子去向牛欄，牛好像很歡迎似的昂起頭。但看見我手中的鞭子在幌動，又馬上把頭掉轉去。我並沒有打牠的意思，迅速地把鞭子放下了，不久就一匹一匹的把牛從牛欄裏牽出，在靑禾夾着的小道上前趕後牽的走。

對於故鄉的一切，我小時候，的確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尤其放牧的草場，更是我日常遊玩之地。什麼地方寬曠，什麼地方仄小，什麼地方宜於春牧，什麼地方宜於夏牧，什麼地方宜於乾天，什麼地方宜於陰雨，在我的心中，眞像一把九九八十一歸的算盤，清楚到了澈底。在那樣乾燥而煩熱的夏天，自會驅使我走向那悠美而恬靜的港洲去。

那條小港，離我家不到半里路，她沒有什麼固定的名字，她的來源，最遠不出十里，但在沙石子上，却永遠淌着五六寸深的流水是那麼清澈入骨，雖大乾天氣，尙不致於絕對斷流。那港的兩岸，犬牙相錯地平鋪着一些草洲，草洲上的樹木，也特別生得密集，彷彿蓋着一層極密的涼蓬。清風徐來，沁人心骨，鳥聲與流水聲相和，悠揚繞耳，起臥其間，眞如身入仙境。枕石聽流

泉，我眞不知多少次數了。

因爲那優美的環境，給予我無限的引力，放牛幾成爲附帶的工作。我是除吃飯以外，差不多整天都消磨在那小小的溪流邊，雖在中午牛已停止吃草的時候。

「虹……，虹……。」四嬸喊我的聲音，愈響愈近。

我被她從幻夢中驚回來，我急劇地向着四嬸跑。

「什麼事？四嬸。」她平日是不喜歡拖長聲音喊人的，這次的聲音，又特別顫動，我感到一些驚悸。

「你的大母舅被人殺死了，你快去。」

「哇………」我哇的一聲哭了。

「好孩子，不要哭，你趕上母親去。」四嬸指點在前面路上號啕大哭的母親給我看。

我走得很快；一刹那就追着母親了。母親回頭看見我，有攔我回頭的意思，他流着眼淚說：

「孩子，你歇天去罷，殺死的人，怪可怕的」。我並沒有遵照她的囑咐，仍然追在後面走。

在途中，母親的哭聲，惹起不少人們的注意。每經過一村莊，就有許多人或狗挨近，或老遠的呆望着，吼叫着。我和母親，絕對沒有理睬他，一徑低着頭走。當我們走近外婆村莊的時候，就聽見不少的喧擾聲，號哭聲，以及其他一切不平凡的各種聲音，由村莊裏壓榨出來。

我家距外婆家八里，平時非兩個鐘頭不能走一趟，這次路像縮短了，一眨眼村莊後面的樹林，就在我眼前幌動。往日我去外婆家，總懷着一肚子的快活，瞧見樹林時，疲倦之神，就立刻消失了。我定會和麻雀般地一跳一蹦的緊着走。因爲許多優美的希望，全賴那樹林先作報告。這一次却截然不同了，未來眼前，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直躺在地上的舅父的尸體。

舅父同胞三兄弟，連母親和姨母一連是五兄妹，死的舅父居長，其餘兩位是二舅三舅。我母親行四，姨母最小。他們兄弟姊妹間的年紀，等差不到四歲，都生得腰圓背厚，昂藏七尺之軀。母親和姨母，一樣地身軀高大，體力過人，個個都是十足的健康。大舅死的時候，其餘的兄弟姊妹，都個個健在，母親初聽大舅的死耗，雁行初折，那慘痛自然是不可遏止。現在二舅三舅，姨母，均相繼棄世了，惟母親碩果僅存。低徊往事，眞叫我傷感不置。尤其近數年來，我于四方飄泊，二舅，三舅，姨母棄世的時候，均未及臨棺一哭，實有負甥舅，甥姨之私了。

外婆家的村莊，分上下邊，中以古塘爲界。古塘很長，名字頗費解釋。那時我雖正在求知的階段，然對於這不甚重要的名稱，確不曾追求過它的來源。外婆家村莊的名字，叫做馮家嘴，因爲沿河東岸五六里路，差不多都是姓馮的，而以該村莊地區最前，或竟以此而名。該村上邊約三四十戶，境況略窘。下邊約二十餘戶，比較富有。外婆家爲下邊村的中戶。那時外婆，外公均已棄世，三位舅父，亦已析居，而以大舅父家境最裕。故在大舅父遭到不幸的時候，他同姓的一些沒心肝的士紳們，還以爲這是一場買賣到了，大家拚命的鼓鬨氣。

我和母親走到古塘壩上，碰着父親和賢標舅，父親一把拉住我，要我去賢標舅舅家，要我等大舅收殮後，再去撫棺一哭。我沒有聽從父親，我撒開手隨着母親跑了，我不能一刻忍住，我的眼淚和傷心！

母親的哭聲，隨着距離的縮短而逐漸延長，以至於不克成聲。我雖沒有哭出聲來，但也流下

滿臉的眼淚，眼睛確有些模糊。當母親和我們進入門時，在場的許多眼睛，都移向我們，表哥和表嫂的音聲，雖已哭得有些嗄啞，但仍然不斷地哭。看見母親和我，却馬上起身照料，而大舅的屍體，已橫陳在我們的眼界中。

天氣是那樣的熱，屍體是直接擺在地上，下半身穿着一條已經濕透的藍色土布褲，上半截則赤裸着。槍傷共有兩處；一處在右胸，一處在腹部，槍口很小，沒有血跡，時有白色液體流出，舅父的臉色，宛如生前，雙眼緊閉，似對於人世毫無怨懟。惟英武之氣仍盤桓在眉宇，好像絕對沒有受過人世的折磨一樣。

我那時並不曾怎樣的放聲痛哭，我被大舅死後的神采懾服了，彷彿他在那樣的說：

「有什麼值得傷心？死是人生免不了的劫數，我們只要問死得合理不合理？死得合理，就應該爲他祝福。」

到現在，我還不敢決斷舅父的死是否合理？不過，他那見義勇爲的精神，一往直前的勇氣，確會與日月長留，而永遠不死的了。

二舅父從弄堂裏走來，噙着兩眼的熱淚，看見我站着那發呆，他一把拉住我，拖着向他家裏跑。我立即離開了號哭的母親，和那陰慘的靈堂。

二舅父家中坐了不少的人，除慰問的親戚朋友外，還有許多來調解這不幸事件的紳士，父親是慰問而兼調解者的一個。

二舅父在接收許多慰問之後，他很感傷地報告事件發生的經過，以及處理的意見，他是那樣的說：

這樣的事件，我想各位一定不會夢想到。就是我這個當事人，在發生以後，都覺得有些模稜之感，因爲這是太意外了。本村與李姓的糾紛，素來是很少的。

「說來說去，只怪這樣的鬼天，一兩個月來不下一點雨。我們種田的人，靠的是禾苗，禾苗又要靠水去養活。天許久不下雨，天然的灌溉靠不住，于是就不得不靠塘裏的蓄水，和山上下來的蔭水。這一次，是爭蔭水起禍的。

「本村的田，大部分在楊梅坂上，村子左右，雖也有一點，但那是非常的少，而且土質多沙，又近河，又低窪，種十年是九年不會收穀的。因此，本村的田戶，對于楊梅坂的田，是特別去肥作，特別去用心經營。因爲它是本村許多生命的寄託者。那曉得今年却特別乾得這樣。

「各位大概都知道，楊梅坂的地勢雖高，普通年成，是不會缺水的。因它有殿德嶺一條蔭水，會長年四季不斷的流，且爲量很多。故本村以及鄰近各村，幾許在楊梅坂上有田的，都沒有作過蓄水的準備。那知道今年確碰上了末年，而鬧出這樣不幸的事件。」二舅的眼淚，隨着他的感喟聲如串珠般的向下流。在場的人們，誰也被哀傷的氛圍所籠罩了，誰也陷入無可奈何的沈默。

「近幾天來，因天氣乾得太厲害，楊梅坂的灌水，也漸漸起了恐慌，蔭水有些不够分配。但本村的田，比李姓的高一步，照引水的慣例，李姓引的水，總是由我們田裏經過。今年天氣乾得這樣，我們的田，尚且灌不足，自沒有餘水灌向下方。老大，今早是因爲李姓強掘我們田上的缺口，想搶我們的底水，起了爭執。而李姓却帶着傢伙(刀棍之類的武器)蠻幹。因此激動了老大的火，他即刻從田上跑回來，提着一支槍，又馬上趕回坂上去拚。

「這次的爭執，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爲爭楊梅坂上的水，爲全村性命所寄託以生存的楊梅坂

上的水，當然不能姑惜任何犧牲。不過，老大過於稍忽，人家有準備，而我們絕無準備。更過於輕敵，在未通知全村以前，就單獨去冒險。否則，這樣不幸的事件，決不會出在我們這裏，這大概是天數吧！

「關於這事件，我絕對不同他們妥協，我決定同他們幹過一次。他也休再想佔我們的底水，老大的死，是為保存我們全村人的性命而死的，我們除傷痛以外，要絕對把握這最後的勝利，才可對得住他，才可對得住這位已經為我們犧牲了的英雄。李姓要各位來，倘不放棄他們野心，那就不用說。

「我決不同他打官司，這個時代，是沒有青天的。誰有錢，誰就贏。談到現在的官，真該倒絕萬代，絕子滅孫；收錢糧的時候，比老虎還要厲害，幾乎想把我們的骨頭都一齊吞下去。鄉下發生了災情，他固然不聞不問，就是我們去報災，還要碰上許多不准的批斥。我們倘使聚集些災民去同他鬧，他就搬上一些土匪或亂黨的帽子放在我們頭上，我們就可任他虐殺，毫不犯法。唉！這樣的親民之官。」二舅愈說愈憤激，愈說愈離本題了。

父親以及許多調解的紳士，在那樣赤日燒天，久旱不雨的時候，誰也是忙人，誰也在為自己的田乾着急。父親迅速截斷二舅的話，匆匆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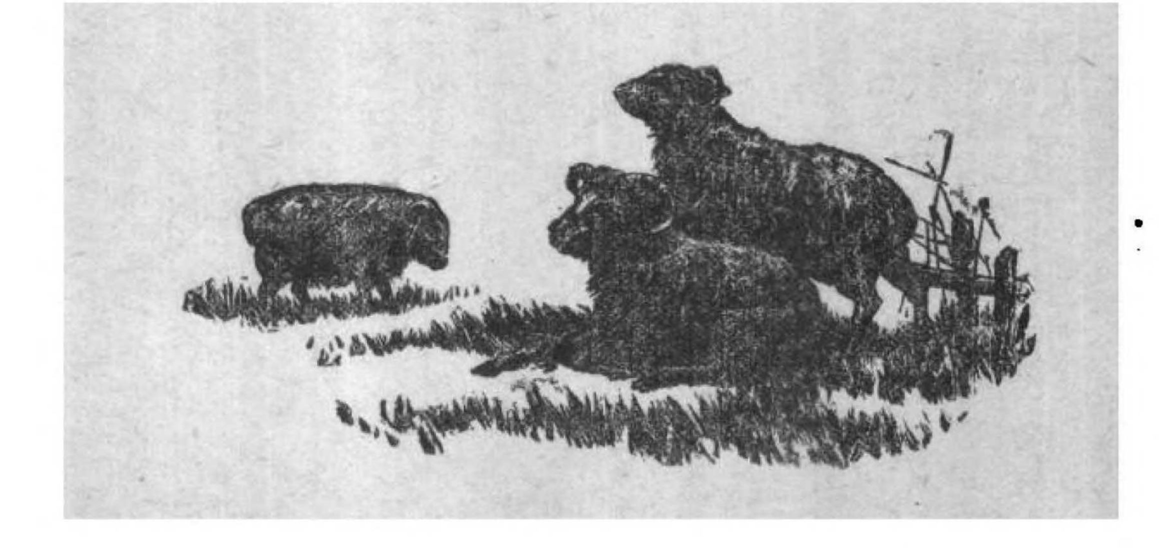
「賢俊，這事情希望你放鬆一點，反正死的已經死了，當然沒辦法救回來。這樣的世界過于爭長競短，似可不必，你們是世代的鄰居，冤仇宜解不宜結。」

「我也是這樣的意思，死者不可復生，氣忿是要看破一點。」居間調解人的劉萬義，也附和我父親的意見。

他們陸續離開了，調解的情形，調解的條件，我一些也不知道。調解的時候，我固然無機會參加，調解以後，我也不曾問過父親，只知道當天晚上就調解清楚了，我似曾從一個人談話中聽見過。

這位家族英雄，第二天就被村人把他草草的殯殮了，第三天被葬在荷花塘北岸的一個小小土阜上。

今年又值大旱，據伯氏自鄉中來談，今年的旱災，為六十年來所未有，且綿延至大江南北。鄉人為生存而爭水，為爭水而械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因此更令我深浸于往事的悲哀！



愛與仇（續）

含沙

幾天以後，我們依然還回到了原來的住處。就在當天晚上，一個驚人的消息傳給我們知道了。

那時，黃昏漸漸地埋沒到黑暗中，無數的蚊虫在室內亂吼。我同琴，因了幾天的勞碌，把帳子放下，一塊兒躺在床上；可是，熱氣壓着我們，翻去覆來地睡不着。驀然間，房門砰的一聲開了，張副官長一磕頭撞了進來。

「起來！起來！去看老鄉去！還說同你們是親戚，快去看看吧，遲了就不行了！」

「誰？在那兒？」

我們立刻就翻起來，望着張副官長正在用手巾揩臉上的汗。他沒答覆我們，祇是伸手到懷中摸出一小片紙來，遞給我們。

琴兒搶過去瞥了一眼，

「霞，還是子魚呀，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他現在在那兒？」我心直跳，等候對方的答覆。

「在海島，前幾天就俘虜過來的，還有傷，並且很重，我今天回來就去找老鄉，一百多人中間就找到他一個，提到你們，他都認識，他要見見你們，快快去看看吧！」

我看到他的態度十分嚴重，我的心好像要跳出口腔來了。

「帶了傷嗎？在那兒？」

「在頭上」。

副官長的眼睜得很大，一支手指着他自己的腦頂門。

我們大家都無話可說，忙着去穿鞋子和衣服，琴的聲音連連地在喉管裏發抖：

「子魚這人真是！他怎麼會到這兒來！他怎麼會到這兒來！」

「副官長，還要勞你的駕，我們一塊兒去吧！」我們要出門的時候，我向他懇求。

「當然！當然！」

海島離海邊祇有幾丈遠，面積也不過十多畝的地盤，在先原來祇是一個火柴公司，現在作爲俘虜的收容所。本來有一個浮橋，現在也因爲收容俘虜的關係把它取消了。我們用木船渡過去，亂嚷嚷的人羣中充滿了怒罵，呼號，歌唱，呻吟的噪雜。張副官長在前面領頭，用電筒的光在擠滿了人的地下找路徑，到一間大屋的一角站住了。

我們的電筒一晃，一個人倏地一下翻身起來，我以爲是子魚，我的心一跳；但那個人忽然站了起來，那樣高大的身軀，我立刻感到了失望。

「現在怎麼樣？」

「越實燒得厲害，他無論如何要水喝，我沒有給他，再說這裏也找不出水來。」

「唉，那是……副官長來了嗎？他們呢？」

微弱的聲音在黑暗中顫動，我發現了這才是子魚，琴拉着我，從人的身上就踏過去，電筒的光照在他的臉上；唉，那裏還是他的臉啊，分別還不上一年，變化就這麼劇烈，看起來，至少老了十幾歲，本來是豐腴的臉，現在瘦得活像猴子，那焦黃的面皮上，糊滿了血跡和泥土，過去

的神彩完全消逝得無影無踪！那眼光，祇剩得微微的一線，快要熄滅了！頭頂上，驟然地包上白布。

「子魚！……」我同琴一塊兒撲過去，所的話湧塞在喉管裏，再也吐不出來了。我握他的手，我第一次握他的手，然而，我相信他的手從前絕不像這樣，祇有幾根硬骨頭！

「想不到會碰着你們，想不到這時……」

我聽出他的喉管裏發梗，我知道他在用盡所有的氣力來向我們說話。我看到他的眼眶裏一股股的淚水湧出來。

「不要緊，我們給你想辦法好了。」我盡量地忍着內心的悲哀。

「不行了，怎麼也不……！」他喘了幾口氣，又說：「已經三四天了！我們是……是最初被解決的！」

這時，琴掉轉身去向着張副官長。

「現在還能够去軍醫處嗎？副官長，就請你去交涉好不好？將來一切手續就由我負責辦理好了。」

「琴！琴！」那樣微弱的聲音，正在說話的琴，那裏聽得到啊！

「什麼？子魚。」我問他。

「……不要去麻煩了，我自己明白，祇要現在能够見着你們，就算是幸事了！我祇希望你們能够把我運回去，使我的母親……。」

人們越圍越多，但都是寂無聲息，祇聽得出子魚的微弱而急促的哭聲。

「你放心吧，子魚！」琴看我說不出話來，他說：「一切事有我們在這兒，慢慢地會好起來的。」

黑暗中看不到大家的臉色，悲哀堵住了各人的嘴，我看到子魚在用盡氣力在掙扎，一支手伸到頭頂去摸索。

「你要什麼？子魚。」我看到他那樣困難，握着他的手問。

「我有一本日記，請你們給我家裏寄回去：……」接着又是哭，上氣不接下氣地哭。

「好了，」我緊緊地 把那隻手給他按着，「現在不用拿，我們知道就是了！」

我想知道他跑到這個軍裏來的原因，可是，那樣的情形，我不便再問他，以後才由他那位同伴告訴我，說是他在回家的中途，把路費掉得乾乾淨淨，陷在武漢，正遇着這個軍隊招考司書，他本來想到裏面去暫時把生活維持着，等家裏的來信，可是，不久就開拔了。那位同伴說他與子魚就同在一個團部裏共事 ，所以他比較知道一點。說是子魚在昨天還告訴他，要是死了，託他給上海他的一個親戚去封信，在那兒的通信處都寫給他了。

我們正在說話的時候，副官長轉來了，後面跟着兩個力夫抬着一付「單舁」（注）我鬆了一口氣，知道事情已經辦妥了。

等到慢慢地把子魚移上了「單舁」，我們跟在後面離開了俘虜收容所。

六

人在差不多絕望的時候，每每發生一種萬一的希望來聊以自慰。我怕想到不幸的結果，我希望醫官的診查不是全部的正確，我希望子魚的傷痕不致震傷到腦部，我希望嵌在那腦骨裏的可怕的東西能够取出來！然而，這些終竟是空幻的妄想，我提心吊膽地望了一個通夜，子魚終於在我們還沒有趕到以前就永別了！

於是，我立刻想到了子魚的一切，甚而至於我沒有看到過的他的家庭和他的母親！我祇有

哭，盡量地哭，我祇有恨，恨人類的殘酷！我怪琴，把一切的責任都堆在他的身上來怪他！

「你們是親戚，你們過去的關係那麼密切，假如對他好一點，那裏會逼到這種地步！你想你對得住自己的姑姑嗎？」

琴祇顧流淚，他任我向他發脾氣，不作聲；等到我發够了以後，他才發出懊喪的聲息：

「想不到……想不到我們竟成了仇敵！總之！我現在祇有失悔，可是　，失悔又有什麼用啊！」

幾天以後，在那個糊滿了汚泥的衣包內找出了子魚的日記；那是一本毛邊紙訂成的賬簿，用變色鉛筆寫的。一翻開書皮，才知道曾經被水打濕過，上面的字跡，大部分已經浸成一片綠色，祇有最後一小部份還殘留着，這是一件多麼不幸的事啊！

以下就是那部份殘留的日記。

× × × × ×

九月二十四日。

起床號在黑暗中叫，把我從睡夢中驚醒，一翻身在草堆裏爬起來，把綁腿綁好，鞋子穿上，拖着手巾從人堆裏鑽進去，在一個大桶中沾水來把臉洗了；（這是幾天來的經驗，要是遲一步，那一桶就成泥漿，我寧願不洗。）然後才跑回草堆，收拾東西。最要緊的是漱口盂（也是飯盌）和筷子，但找了半天，找不着筷子的踪跡！一直找到吃飯號叫了，還是沒有找着；我的心裏明白，一定是那個猴兒副官給我偷去了，因爲昨天才聽說他的筷子失掉了，現在他却又有了一雙！可是，我的又沒有做記號，有什麼辦法呢？好，我又得了點經驗，以後有了筷子，一定要做個暗記。

這是書記處的麻子勤務對人好，他願把他自已的一雙來折成兩斷，分一斷給我。不然的話，我祇有用筆桿來吃飯了。

大隊出發的時候，東方的山頂上泛起淡淡的白光，西方的天邊，還殘剩着稀疏的星兒在那兒喘氣；浸人的晨風飄來　，特別顯得山谷中的寂靜，我們的隊伍一出發就走上了山坡，我們就包圍着山腰的路徑在進行。被黑暗籠罩着，往上望不見山頂，往下又看不見平地，祇是老遠老遠地望去，望着電筒的閃光表明了這條路徑的曲折和長度。

步聲中雜着咳嗽，偶爾發出來馬的嘶吼，震得山鳴谷應，使我懷疑到對面的山上也正在過軍隊。

「軍隊眞是世間上最大的怪物　，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情景，在平時誰敢到這兒來！」

我向着同我一塊兒的書記官說，沒有回答，仍然沉默着在大隊後前進。

不知什麼原因，前面的大隊停止住了，起先大家都站着等，一會兒，從前面傳過來的命令，叫大隊坐下休息，問起來才知道正在翻過一個窄狹的山坎；這時我也隨身躺下去，抱着槍，斜倚在山坡上。

「怎麼的，幹嗎朝身上跨？」

剛有幾個人從我的身上跨過去，前邊就發生了反響。

「對不住！」

「對不住？對不住就完了！」

「說對不住了，你還要怎麼的？」

「你愛怎麼就怎麼的？」

「你是那兒的？」這是另一個聲音。

「師部的。」

「你就是軍部的又怎樣，嚇不倒人！」

「算了吧！走吧！不要管他的。」

這幕劇完了以後，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睡着了。直到人們叫醒了我，天色已經大亮了●

以後仍然和往天一樣，頭上頂着火辣辣的太陽，脚下踏着小石子舖成的小路，一直拖到黃昏時候，才到達了今天的宿營地。因爲駐的地方有桌凳，所以能够詳細寫日記。

九月二十五日。

要是再跟着大隊在路上拖，這樣大的天氣，我實在受不了！本來，一天祇能走上四五十里的途程，要是跟大隊走，就得兩頭黑，並且在中間還少有休息的時候 。書記官同我發明了一個方法，從今天起，不跟大隊走，我們要單獨行動。

按照每天的刻板公式是這樣的 ： 三點鐘起床，三點半吃飯，四點鐘出發。我同書記官却起床來就出發，走到七點過，太陽施展出它的威力的時候，我們的途程已經去了大半，於是停止前進，等到快要日落黃昏的時候，再慢慢地走到當天的宿營地。

起床號從黑暗中把我叫醒連臉都沒有洗，就匆匆忙忙地把綁腿綁上，所有的東西掛在身上，同書記官離開我們的宿營地。

昏暗的天空，還有無數的星星在內；西方的山嶺上，現出彎彎的月兒向着深谷中窺覘。我們連書記處的麻子勤務一共是三個人，大家都沉默着往前走去。

書記官走得很快，他一個人在前頭跑。

「你們都不行吧？」

他很得意地在前面說，我沒有作聲；可是心裏很不服氣，暗地想：

「假如還是像我們一樣，把二百四十發子彈加在你的身上，三八式的步槍掛在你的肩頭，再搭上什麼水壺，飯盒，雜糧袋，軍毯，衣包，你恐怕連爬都爬不動了！」

他祇是腰間吊着一桿盒子砲，連子彈袋都給了勤務兵，却要說狠話！

別看他這樣顯很，剛翻過一個山嶺，在高處望到東方的天邊冒出一片紅光，他就原形畢露了：

「眞要命，我們息息吧！」

其實累我雖是感到累，但還不致「要命，」假如走，我還可以支持的。過後，還是我催着走：

「走吧，待一會兒太陽出來就不好了！」

走下山坡，轉了一個彎，山脚下現出一大片房舍，我的心裏登時高興起來：

「哦，這個地方不小，該可以買得東西吧？」

希望燃燒在我們的心中，更加快了速度，我不住地回頭去催書記官：

「快點！我們到了好弄飯吃，睡覺。」

可是，走到了的時候却使我大失所望！

大半的房舍都祇剩下屋頂，所有的窗戶和門壁橫七豎八地倒在那兒，亂草和馬糞成堆地鋪滿在街上。好容易在一間屋的草堆裏找着了一個老婆子，聽到我們的聲音直嚇得發抖。

「不要怕，我們是正式軍隊，這裏的老百姓都跑到那兒去了？」

「唔唔唔！」

書記官同她說了好幾遍，都得不到明白的答覆，我們互相間聽不懂一個字，最後才由麻子勤務來當翻譯，(他是本省人，)才知道她的意義，說是昨天才經過土匪，老百姓都跑光了！

「他媽的十七軍眞是土匪！弄成這個樣兒！」

書記官向着我發牢騷，「他們在前面這樣騷擾弄得我們連東西都買不出來！」

我們找到一間比較好的房子，叫勤務兵去挑水來作飯，我們就靜靜地睡覺。

這地名我不知道 ，今天的日記就在這兒寫的。下午，大隊到了，聽說離宿營地祇有十

里路。

九月二十六日。

還是同昨天一樣，三點鐘起床就走，仍然在大山谷裏面續過一個山頂，走到了一個很小的村落。村莊雖小，可是比較昨天那個强多了；大概因爲不很當道，離大路約有半里遠近。我們一走進村莊的街，就看到階沿邊坐着一個老頭兒，幾個小孩遠遠地跑去，轉一個彎就不見了。

我跟着踪跡追上去，走進了一家大院裏。

「喂，還有雞咧，伙計！」

書記官喜得心花怒發，我們一直走進了中堂。一個老婆子扶着一條拐棍從裏屋走出來，堆起滿臉的笑紋，向着我們呱啦呱啦地不知道在說什麼。

「這眞好像走到了外國地！」

我向着書記官笑。最後，仍然要勤務兵當翻譯，書記官在身上掏出一塊錢來，向老婆子提出了他的要求，要賣幾隻雞給我們吃。

「呱啦呱啦！」

還沒有等翻譯出來，我們就明白了對方的意思是不要錢。

「她叫我們自己去捉。」勤務兵更清楚地譯出來了。

「那怎麼成！你告訴她我們不是土匪，不能隨便吃老百姓的東西不花錢的。」

又經過許久的爭執，老婆子才接過了錢，走進屋裏去；一會兒，我們在街上看見的那幾個小孩也跑出來了，都去圍着捉雞，寂靜的院子裏，登時就熱鬧起來。於是，書記官又提出他的要求，叫勤務兵去找酒，但結果沒有找來。

今天的飯吃得太痛快，一月多未曾享受到的美味。

由勤務兵的翻譯，知道這地名叫牛兒嘴。

大隊沒有到這兒來，我們在黃昏時候又開始走，到了宿營地已經在吃飯了。

飯後，把口令發下，今晚特別是：「精誠」；普通是：「團結。」把照例的公事辦完以後，睡了。

九月二十七日。

還是同往天一樣，我們三個人三點鐘就起身來走。太陽出來以後就找到一個地方吃飯睡覺。

今天卻弄得太糟糕，我們沒有注意到宿營地比往天還要遠十五里！仍然到了黃昏才離開我們的休息地，一直走到天色都黑盡了，找到了一個村落，碰着些落伍的弟兄，問起來才知道離宿營地還有十里！

還有什麼辦法呢？祇有等到月光起來了再趕，一直走過了那條街，轉一個彎，聽着水聲嘩啦嘩啦在山脚下吼，用電筒照去，看到一個橋。就橋頭的一家門首，找着了一個婦人。叫勤務兵去同她說，我們在她家裏息息，她立刻就把我們領進去，一間很規矩的房間，還有床和桌椅，祇是沒有燈光，我的心裏一動，反轉不敢在裏面睡，我懷疑那個婦人有什麼陰謀，就讓書記官和勤務兵在裏面，我把身上的負擔完全取下來，並且把書記官那桿盒子換來揹上，就在大門首把門板取下來躺下；可是，無名的恐怖征服了週身的疲乏，翻來覆去地總睡不着！

我祇得爬起來向街上走去，望着一家門首發出昏暗的燈光，走進去一看原來是藥舖。幾個落伍的兵在地下睡着了；櫃上一個商人坐在那兒，看到我進去就站了起來。

「請坐！請坐！官長！」

我很奇怪，他的話能使我勉强聽懂。問起來

~知道他常常在省裏，他說的不是本地話，因了這樣的便利，我們就離開了。他把水煙袋遞給我，更使得我興奮。

「好久就沒有找到煙抽了……」。

說是這地方叫黃坭溝，翻山過去就是五里坪——大隊的宿營地。

夜半後，彎彎的月兒爬上了天空，巍峨的山巒現出朦朧的黑影，我去把書記官他們叫了起來，向前途走去。

今晚上通夜未睡。

九月二十八日。

渡過橋，走上了窄狹的山徑；左邊是高高的山坡，右邊是深深的水溝，兩旁長滿了森森的蘆叢和亂草；我一邊走一邊提防着，恐怕從蘆叢中跳出什麼匪人來打刦我的槍。我的心跳得同步伐一樣地快，無數的虫聲更顯得寂靜的可怕！爬過一個山坎，又走進了一個大山窩；忽然間，鴞的鬼叫衝破了山谷中的沉寂，駭得我週身發毛！螢虫在空間亂飛，使我覺着是遠遠的燈火。我提心弔胆地走，又繞了一個彎，爬上了一個土堆，望着遠遠地——大概有三四里——的山腰上有幾個燈光，向着我們走來。我們在土堆上停住了，書記官聲過我的肩頭低聲細氣地在耳邊說：

「看到沒有？那是什麼？」

「我們暫時找個地方躲一會兒。」

我說着，大家就抓着路旁的亂草，攀着坡下的小樹和葛籐，溜了下去。

我們都在忙着抽出子彈，用盡氣力輕輕地扳開機子，耽心着發出聲音來惹起對方的注意。

「這一定不是我們的人，是我們的人不會向這面走；也不會是老百姓，老百姓不敢在這時在這樣地方走。一定是土匪。」

我抱着槍，向他們發表我的推論。

「沒有關係」，話雖如此，我聽出了他的聲音在發抖，「他們到前面轉拐就能够看到，假如人少，我們就幹，假如人太多，就讓他們過去」。

我們集中着全部的注意力望着那幾個燈光移動，互相向很清楚地聽出了大家的心在急促地跳。所有的槍尖都瞄準着拐彎處，等候着目的物的到來。

燈光越移越近，我耽心着我的眼光不中用。

「注意！注意人數」

一個一個的黑影轉過來，我嚇嚇地數着。

「六個。」

微微的聲息還沒有吐出來，書記官的吼聲給我嚇下喉管裏去了：

「那裏來的?!站住！」

「十七軍的」。對方的人們是站住了。

「你們那兒去？」

「我們連部的特務長開小差跑了，還帶得有幾百塊錢，幾桿槍，我們要轉去找他」。

這才使我透過氣來，我們才從溝邊爬上了土堆，往前走去。

到了五里坪，正遇着大隊出發。

這個地方很大，有幾百人家，可是仍然找不到老百姓。我們走進昨晚上團部駐的一所房舍，望着門外一個大匾，——進士第。

正在出發的同事告訴我們，說是樓上還有許多山貨，我們去找了些尤魚，海蜇，命鉤出來又找些江米和以仁來煮了一大鍋。把東西煮上，我就去睡着了。

醒了以後，不知道勤務兵又在那兒找到那麼多的白糖，於是我們就吃糖稀粥。

可是，等了吃飽以後，稀粥仍然剩下一大鍋。

「你到外面去看看，有落伍的弟兄就叫進來吃飯。」書記官向勤務兵發命令。

不一會兒，外面忽然走進了一批人，一看，還押着一個老百姓雙手反過去綁在背後。

「這位官長昨晚還在我的舖上抽烟咧，」那個老百姓一看到我就直嚷，「求你救命呀！我完全是冤枉！」

「什麼事？同志，」我沒有管老百姓，向押他的人問。

「因爲我們的特務長開小差，還帶得一桿槍和幾百塊錢的票子，我們追回去找他，在他的舖子上問，他說沒有在裏面，以後我們進去查，特務長從他家的後門跑出來，給我們打死在溝坎上，去看他的槍和錢都不見了！我們回來叫這個渾傢伙交出來，他抵死不承認！」

「這還有什麼說的，」我向那個老百姓說，「你交出來就沒事」。

過後，我不願意再說什麼，抽身去寫日記。

今天可吃了大虧，頂着精晃晃的太陽走了一整天，好容易拖得精疲力竭了才趕上大隊的駐地。

今晚的口號普通是「前途」，特別是「光明」。

九月二十九日。

因爲昨天太疲乏，一直睡到吃飯的時候才爬起來。祇得跟在大隊的後面走。漸漸地走上了很陡的山坡，路徑越來越窄，隊伍變成了單行前進。跟在後面的馬匹全不聽指揮，一拐一拐地祇在路旁的坭草上走，無論你怎樣打也趕不上當中的石子路。所有的馬掌已經磨平了，那些畜牲也勁不起堅硬的石子上所受到的痛楚！

我穿的一雙破皮鞋，（在從前曾經換過幾種樣式的鞋，穿兩天草鞋，把脚後跟打破了，換過平底布鞋又把脚板磨出幾個大血疱！）在那堅硬的石子上震得我的腦筋一股股地發痛！

驀然間，後面發出一種龐大的聲音引起了大家注意，回過頭去望到一匹馬滚下崖去了。

「跟上去！不要站住了！」

我不能停留在那兒去追究那畜牲的結果；祇感着自己身上的負擔越來越重！好容易爬上了山頂，望着一片陰凉的樹下，人們都堆集在幾桶水的週圍等候着，嚷着搶着；我的喉管也正乾得焦辣辣地痛，可是我沒有勇氣去同他們奮鬬。我坐在樹根上等，那一堆戰士漸漸地散開，我去打了一水壺過來，喝了兩碗，並且取出身上帶着的濟衆水來沖着吃了幾滴；一股股的凉風吹來，汗濕透了的身上感着陣陣的冷氣浸人。我把軍氈和衣包取下，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好像剛閉上眼，忽然有人把我抱起來：

「走！走！後面沒有人了！」

一看，原來是書記官；果然，四週忽然變得這樣寂靜，聽得着樹上的蟬鳴。我趕緊把一切的負担加在身上可是那兩肩和大腿，那樣地痛，幾乎不能動彈了！站在山頭望去，人們牽成長長的彎彎曲曲的線，又消滅到另一個山頭去了；那酷烈的陽光，晃得我的兩眼發昏；那一起一伏的山嶺，威嚇着我的兩腿打戰。

「翻過那個山頂該已到了吧？」我帶着滿腔的希望向書記官發問。

「說不定。」

走吧！祇要爬得動也得走！無可奈何地又走下山坡。

「我看你還不錯！」書記官怎麼不稱讚？他的身上祇揹一桿槍，他有勤務兵替他代勞；然而還是趕不上我！別看他那麼一個大漢子，簡直是草包！然而，他却會說，會叫別人吃苦耐勞！比

如我們當司書的人都要揹槍支子彈，他要很熱心地解釋：

「因為軍隊上最要緊的就是這東西，我們沒有後方，將來作戰完全靠現在帶去的用，所以無論誰都要帶槍。」

是的，他也帶一桿，但祇是一桿盒子砲，其他一切都在勤務的身上啊！

「華城這個地方想來很大吧？」

我又帶着滿腔的希望問書記官；走了這麼久，經過的地方都是連幾個銅子的東西都買不出來。聽說這是廣東的境地，我想至少是一個縣城，紙烟總可以買到的。

「說不定。」

好容易拖到了，時間大概在午後五點多鐘。

在山坡上望着的時候，我耽心着還沒有到，那些房舍祇聚集着很小的一團，看起來至多不過幾十家，祇是一個小小的村落，那裏有城！等到走下去，看到地下睡滿了人，每家門口插着旗子，我失望這就是今天的宿營地——華城。

找到了我們的團部，祇有兩間狹小的舖面，舖板和門板，桌子和凳子，早就別人占完了，我好容易找到了一捆谷草，在階沿邊舖起來。

我趁大家沒有事的時候，振起精神來伏在舖上寫今天的日記。

× × × ×

這仍然是昨天的事情：

剛要喫飯的時候，書記官把師部來的命令交給我，要我馬上抄一份來發下去！在往天，喫過飯就好睡覺，至於命令口號的傳達，那是晚上的事；然而今天這樣早就要發，一看命令，今天還要走，喫過飯就出發！宿營地改到定州！還有四十里！這不要命嗎？

不久以後，集合號在街上吼起來；接接連連地向河岸流去，隊伍都齊排在沙灘上。

這時，天邊的太陽埋沒在一大片烏雲中，無數的陰霾迅速地向天空奔馳，平地襲來一陣陣的暴風，散佈出無邊的黑暗，霎時間把遠的山近的樹完全吞蝕了。開始是隆隆的雷聲，接着就是豆大的雨點密打下來。前進號就在撼地震天的變動中悲鳴，我立刻取下捆在身上的油布來蒙在頭頂上，咬緊牙關跟着走去。

頭頂上好像大瓢的水傾瀉下來，幾乎找不着一點兒空隙來出氣了；腳下好像是河在流，我不到路徑了。我祇挨來着前邊的背，蹤着腳跟慢慢地前進。

可怕的黑暗很快地逼攏來，這時大隊穿進了山嶂，正經過一個橋樑，扯到河岸上。雨聲和水聲在四處狂吼，風聲和雷聲在空中呼嘯。有時電光一閃，可以望着兩旁的樹林在無可奈何的壓迫下拚命地搖擺，山坡上在朦朧的烟霧中濺出一片水花在跳躍。今天的行軍沒有感到疲乏，祇是充滿了恐怖，一點兒也不熱，祇是週身止不住發抖！

「哎呀！馬掉下溝裏去了！」

在吼聲震盪中，離我的前面不遠的地方忽然發出一聲巨響，接上了一片人的噪雜。

等到走過去一看，原來正在通過一個窄狹的小橋樑；又翻過一個山嘴，走上了河坎。

「前面把馬燈熄了呀！晃着我們看不見路走！」

又是一片吼聲噪雜，幾個燈光都同時滅了。

走到了一個小店兒，大概有兩三間人家，屋裏燒着火，擠滿了的是人。我走進裏去，再怎樣也拖不動了！問起來離宿營地還有十幾里！我就在這兒都不願再走，我去找一堆草來鋪上，把飯盒裏的冷飯弄來吃了以後，倒下去就睡着了。

九月二十日。

今天到了定州。

兩個月來沒有到過這樣的大地方。大馬路，有電燈，還有飯館和酒店，紙烟也能够買出來！我們的團部就駐在一個教會學校內，那是一律的洋房和地板。走進這樣的地方，我覺得很興奮，我不管週身怎樣痛，八九點鐘到了以後就到街上去跑了一個大轉圈，差不多凡是買得出來的東西都吃到了。

聽說要在這兒駐幾天，整頓部隊，大概出去不遠就要同敵方接觸了。一看地圖，我們的路綫一天天地漸入佳境，要經過的都是繁華地。不管將來的運命怎樣，對於前充滿了的是歡欣鼓舞。

下午睡一覺起來，寫了兩封信——一封家信，另一封給霞寄上海去，報告我的消息。過後，把所有的衣服洗了。晚上，補兩天來的日記。

今晚的口號，普通是「出奇」，特別是「取勝」。

十月一日。

今天沒有出發，除了照例的公事，就是睡覺，到街上去吃東西，此外無事可記。

晚飯後，明天出發的命令發下來了。明天的宿地是大河壩，離這兒是六十里。

今晚的口號：普通是「神速」，特別是「進軍。」

十月二日。

在行軍的時候，第一個問題是飲食，祇要這種困難解決了，能够減少多少疲乏。天氣仍然一樣地炎熱，祇是道途平坦多了。沿途多可以買到飲食，並且還有各樣的水菓；人們的臉上都現着煥發的神彩，都不像過去那樣沉悶，大家談着，笑着，走着。

六十里的途程，毫不感到一些兒疲勞，就在黃昏時候走到了。

想不到這兒也是小小的城池，祇是在城裏都是住宅，所有的買賣都在東門外的沿河一帶。這個城的地勢是三面環山，一面臨水。所以在我們的部隊一到，就在山頂上去放步哨。

河邊上靠着兩支小汽火輪，晚上聽到它的叫聲，不禁引起了在武漢江邊上的回憶來。這條河直通海口，小火輪一天就可以到達華南著名的大商埠。

聽說前方已經到了海口，並且節節勝利正在向省城逼進，我們的部隊就駐在這兒聽候命令。誰知道消息是真假，我惟一的希望早些到達目的地，好設法回家去。還不是看看就要到了嗎？

今晚的口號；普通是「浪靜，」特別是「風平。」

十月三日。

今天沒有出發，無事可記。

祇是一沒有事就跑到江邊去望着那支小火輪，或希望明天就能够把我運到海口去！

今晚的口號；普通是「前方，」特別是「勝利。」

十月四日。

又空等了一天，仍然沒有出發的消息。

今晚的口號普通是「肅清」特別是「殘餘。」

十月五日。

事情總是這麼彆扭！從前怕出發，却天天都在路上拖；現在望出發，却又老是待這兒！看看

要到海口，停頓在這樣的地方，我直想不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晚上聽到書記官傳來的消息，說是十七軍已經繞道去攻下了江州，說是有一小部份敵軍向我們這面潰敗，現在我們要在這兒等候着來包圍着解決那部份敵軍。

今天又給母親和露爸去信一封。

口號：普通是「嚴防」，特别是「後備。」

十月六日。

整天仍然沒有批發的消息。

黃昏時候，出發的命令下來了！可是，一般的情勢看起來却非常嚴重，出發的路線却使我大失所望！我們不由水道順流而下，却要走旱路，還是步行！

在這樣的夜晚突然要出發，並且要到達的地點又沒有指出來！命令下來衹是叫立刻準備出發，可是不準吹號，不準燃燈，我的心頭好像壓着石塊直跳。

全師人都聚集在河邊等候着兩支小火輪來回地運，直到半夜過才渡過河對岸；因了長久的恐怖和焦愁，感到難於支持的困倦，我就倒在一家門首睡着了。

到了天明，隊伍並沒有前進，團部的住處分配在一家民房。

聽說這地名叫柳村。

還是兩天的日記。

昨晚的口號忘了，今晚是「機警」（普通），「圍攻」。（特別）。

要睡的時候聽說團長病了，並且很厲害，今晚連飯都沒喫。

十月七日。

今天一起床就聽說有一部份敵人敗退來了，說是祇有兩團人，都是不難解決的！到了下午，聽說敵人正在渡河，說是等到渡河來再去包圍着解決，以便好一網打盡！我們的全部隊伍總共有一師多人，那還有問題嗎？

可是，並沒有看到我們有什麼佈置，我眞有些懷疑，然而我又不敢懷疑！

最可慮的是團長的病越發厲害了，今天整天沒有喫飯！

今晚的口號：普通是「臨準」，特別是「敵人。」

十月八日。

早餐起來，就聽到很密的槍聲，聽說第一團同敵人幹上了！可是我們這一團還沒有動靜。

今天的口號下午就發了下來，普通是「奮勇」，特別是「殺敵」。晚飯後，出發的命令也來了！這次是戰地行軍的程序，我們第二團的任務是占領駱駝山的山頂，隊伍由參謀長領着出發，全體的人員，就是軍需副官和書記都要一律參加；這是軍令，沒有理由來違抗的！

仍然是不準吹號，不準點燈，甚而至不準吸烟，就連皮鞋都要換過。我沒辦法，祇好找到一雙老百姓的大而且破的布鞋來綁在脚上。

在寂靜的黑夜裏，隊伍默默地慢慢地前進。走不多遠，由前面傳達過來：「蹲下！蹲下！」靜靜地蹲下，過了一會兒，又跟着慢慢地向前走去。

在中途，經過了一間茅草房，原來是第一團的衛生隊，裏面躺滿了傷兵。

「喂，你們是第二團？快點上去吧，第一團已經沒有子彈了！」

參謀長在那兒打聽前方的消息，我經過的時

[illegible]着黑暗裏有人在這麼說。

過去不遠，就開始爬山。我走了兩個月的山路，沒有爬過這樣陡的山！沒有找到路徑，也沒有攀着樹枝，祇是吊着一塊塊的崖石往上爬，顧不得山上的水往身上流，看不到草刺往臉上和手上刺，祇耽心着山頂上已經有了敵人，向着我們襲擊！

「不知道上面有沒有敵人啊？」

我偷偷地向我側邊的書記官說。

「不會的！前面有我們的偵探，還有步哨，還有尖兵，不會的！」

我鬆了一口氣，我自己笑自己太外行。一大意，脚下一滑，跌回去一丈多遠！我又立刻爬起，雙脚祇是打戰。這一跌一開始，兩腿總不聽指揮，在崖石上亂拌！黑暗中望不見山嶺有多高，祇好不顧一切地往上爬。

好容易爬上了山嶺，望着東方的海邊上冒出一團半圓形的紅光。

參謀長立刻叫了一個參謀去同第一團聯絡，並且在懷中掏出一張紙出來，看了一會兒，就叫身旁的號兵吹喫飯號。

號聲吹過，，從前面的大山後立刻響應着回答。

「走吧！下去！」

參謀長在前面開道，隊伍跟着在葛籐和亂草中溜下去。這樣比較省力多了，很快地就滑下了山坡。

繞過對面的大山，站在山嘴上就很清楚地聽着前方密雜的槍聲。

這時，太陽已經爬上半空，望着槍聲爆發的前方祇是一片烟霧，掩着了一切。

在山嘴上把隊伍集好，我同書記官參加在第五連，跟着參謀長溜下了山坡，沿着山下的溝邊跑過去。前面的土堆掩護着，金晃晃的陽光照在土堆上，敵方的彈着點密密地打過來，濺得一團團的塵土飛揚。隊伍掩護在土堆旁，等候機會參加上去。

驀然間，土堆前伏在那兒射擊的戰士往後奔過來。

「前進呀！前進呀！」

站在前頭的指揮官仍然沒有動，手槍不停地在空間擺。退下的人們又重複回轉去。

「衝過去！衝過去！」

參謀長一面喊一面跑，那個號兵却伏在土堆旁動也不敢動。

「你走不走？」參謀長翻轉身來，手槍對準號兵的頭，「你再不走老子就把你打了！」

這才跟着跑了上去，前進號雜着人的罵聲驅散了人們的恐怖。我覺得我選擇的地方很安全，在兩山間的大縫裏躲着，祇要敵人的槍彈不會倒拐，那我就萬無一失的！

可是，我仍然耽心着天空中的大砲彈飛得太慢，我怕它掉下來！槍雖是給我揹過兩個多月，但我連打靶都沒有練習過；我在那兒蹲着起先是不敢放一槍，祇是呆呆地聽着山頂上的機關槍不急不徐地連連地爆着，聽着那大砲彈在空間慢慢地叫過去，那些步槍的小子兒倏倏地從我的頭上飛；這一切的聲音輸入了無限的恐怖，我想起有人說是放槍可以壯胆，於是我才開始扳動槍的機子。我的眼看不到一個敵人，祇像着那濃烟的地方射擊。

一直到下午，我所有的子彈也被我消耗（祇是消耗）完了，我聽着四面可怕的聲音，蹲在那兒動也不敢動一吓。我忘却饑餓，忘却了週身的汗水濕透了軍服，祇好像喪失了知覺似的呆在那兒。最後，我的身旁有人在叫我，一看是書記

官。

「我以爲你打死了呢？起來吧！」

「啊，隊伍呢？」

「不知道在那兒去了！」

「怎麽還有這麽多的槍聲呢？」

「大概山上還在幹吧！」

我這時才感到了熱氣一股股的冒，沾滿了泥的馬褲悶着難受，我把裹腳扯掉，透一點兒涼氣。

我同書記官不管土堆旁躺着呻吟的傷兵，在死屍裏踏過去，飛快地繞進山嘴。「找一家老百姓去想辦法喫飯吧！」

「我們的隊伍是前進了嗎？是打敗了？」跑過山嘴，知道山上望不見我了，才放緩步伐，問書記官。

「恐怕是凶多吉少！」

「還找得着我們的後方嗎？」

「那怎知道在那兒？」

我們找到一家人戶，裏面已經有了十幾個兵，一看都是一團的。

聽到山頂上的號音，我不知道是敵人還是我們的人；就是那十幾個兵也沒有人聽得出來！

「恐怕是敵人吧！」有一個兵說。

「……一定是敵人，」另一個兵強着說，

「起先我同幾個塊兒上去，山頂上問我們是那一團的，我們說是第二團，馬上就是一排槍打下來，就打倒我們的兩個弟兄，他媽的！」

「恐怕上面沒有聽清楚吧？」這是我的希望。

「哼，那還有聽不清楚的！」

「未必沒有抵抗力了，他們還要打嗎？」這又是書記官的希望。

「那不打?!他媽的歹毒得很！這次我們的弟兄至少也掉了一半！明天來要是好說那還行，要是硬幹我們就幹！橫順是死，總要抓够本分！」

「對的，我們也有十幾桿槍！」

「要不，我們就拖上山去！」

我知道沒有我們插話的餘地，我喫過飯就寫今天的日記。

這時祇有聽運命的支配，不管明天的情形如何，找地方睡了。

注：單簽，軍醫處抬傷兵的。

一九三四，八，二七夜半脫稿。

瘦牛

陳昌裕

瘦牛之毛黃且落，瘦牛之骨露稜角。
朝耕田，暮耕田，筋酸骨轔淚漣漣。
農夫持鞭丁一揚，駭得老牛斷肝腸、
問此牛——胡不養之肥而耕？
人且多餓死，那管牛之生。

原文献残缺